

美國生活

天下叢書
陶亢德編



3 0661 3335 0

新華書局發行

D-740
752.89
399
2

天下叢書
陶亢德編選

美國生活

浙江圖書館文具公司代理發行



A389249

日本書紀卷之六

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十一年
乙未年

目次

美國生活論.....	一
白宮二十四小時.....	一一
總統候選人的資格.....	一六
國會素描.....	三〇
國務院內幕.....	三九
大學學雜費.....	四六
大學出版部.....	六一
大學畢業生的出路.....	六九
航空學校.....	七六
空中學校.....	八五
報紙論.....	九五
新聞專業.....	一〇〇

民意測驗	一〇九
無線電討論會	一一六
捐稅與公益	一三三
青年的政治運動	一三〇
青年飛機師	一三九
自尋煩惱的婦女	一五〇
商航機上的女侍	一六一
女店員生活	一六八
紐約的飯店女招待	一七五
看台上的婦女們	一八〇
好萊塢與婦女時裝	一八七
好萊塢的魔力	一九八
好萊塢觀感	二〇九
商店竊賊	二二二
夏季生活	二四〇

美國生活論

在她的繁榮時期，經濟恐慌時期，和早期新政時期，我都曾到過美國觀光。這一次我又舊地重臨了。現在我以一個異國人的地位，把這四次環境迥異的旅程中所得印象，加以比較，的確是一件極饒興趣的事。

讓我們先把這四個時期的代表徵象，加以辨認。

一九三七：整個紐約都在建造摩天樓。祇有天空才是美國的限止點。奢華的住宅不會嫌多；汽車工廠的出品祇是嫌少；股票的價格漫無止境地上漲，而釘緩器尖銳的銷聲聲，又往往擾亂着滿哈坦的夜景。

一九三二：第五街上，一種淒厲的聲音哀求着：『買個蘋果吧！買個蘋果吧！』失業人排着長列，站在廊簷下，乞求食宿。當舖空空；旅館也門可羅雀。這一次經濟恐慌，

使我感到當地人民的生活，逐漸艱困起來了。四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看到的是——一個生氣勃勃而舒適健全的美國，但是目前，却變成了一塊支離破碎而雄心全休的荒土，決難相信牠再有能力以恢復舊觀了。

一九三三：是新政開始的年頭。我曾在一個酷熱的夏夜，參觀過華盛頓那裏的一所屋子。在一塊乾枯的草地上，站着幾個青年——脫格威爾 (Rastford G. Tugwell) 和勃爾 (Adolf A. Berle Jr.) 也都在內——眼望着彩爛奪目的焰火，在射放悅人的光輝，反映出奇異的射線。在夜的黑暗裏，一個人會揣想到，在全美廣漠的國土中，當時正有着成千成萬的民衆，都懷着一顆至誠的心，急切地等候着演詞的廣播。

一九三九年：在這次遊歷中，我並不會得到這個奮激時代內任何清晰而燦爛的印象。這一次我看到的，不是興盛時代超樂觀的美國，也不是經濟恐慌時代慘淡的美國，我看到的，却是個特別合理化的國家。十五年前，友人西格非 (Andre Siegfried) 君曾寫過一本書，名爲『將屆成年的美國』。當時我以爲牠未免過於誇張。但是目前這已經成爲事實了。美國現在正在成年時代，過去那種未成熟的恐慌，已經解除無遺。她雖然明知其

國力並未完全復元，但已無將亡之象。目前國內的農民，誠然還有困難留待解決；而失業與貧困的情勢，誠然還沒有轉變，但是美國的國民中，即使那班不滿現政府行政的人，也都深知他們已經不在難以挽救的經濟威脅之下了。他們想得對不對呢？

若要評衡美國的繁榮程度，決不能單看紐約，因當地為歐局風雲與股票市場的行市所擾。但是人們跑到西部的中區時，他們見到的，却一樣是繁盛與旺之象。

無論何處，火車總是擁擠。在大城市要住旅館，如果不先預定，往往有向隅之虞。市鎮裏電梯上上下下的，都是些城裏來的強健而有生氣的青年，胸襟上揚着紅綢條，標明其姓名與來處；準備參加什麼集會。人們在看到這些體格健全，精神奮發的人羣時，不由不感慨歐洲各處旅館的冷清了。

如果你愛聽建築房屋時的喧鬧聲——除了世界博覽會的廣場外，在紐約其他地段已經聽不到了——那末請到達拉斯，明尼亞波利斯，亞特蘭大，或是格林斯波羅去。在那裏任何地方，你可以見到光亮的新住宅區，採用最風雅的式樣；以這種美麗房屋的數量之多，你從前以為美國是否有這許多美滿家庭的疑問，大概可以消釋了。在美國，你可以

看到學生上萬的大學，而每年還有許多莘莘學子，爲學額所限，不得其門而入。

這些新興的城市，對於牠們的成就，頗自誇耀。同時又儘量使其美化。他們需要博物院，交響樂隊，和鄉間總會，甚至還以重金從紐約芝加哥各地，聘請甚負時譽的歌劇團，來此表演。有時如果有知名學者來美遊訪，他們也必多方設法，請其公開演講。這裏的百貨商店，可以和第五街上的相比擬；而這裏的書店，也可以使有愛書癖的人欣喜。所以一個異國人在這裏遊遊以後，雖然明知時世艱難，却不能不感歎當地的物資富足，氣象昇平。

「你的話誠然不錯，」悲觀分子說：「但是你所看到的，祇是少數烟酒汽油商的局部繁榮而已。多數美國國民，却仍在經濟恐慌中掙扎生存。」這一點在美國某個部分，確是對的，不過我目前並不企圖怎樣研究美國的經濟情況，我要說的，祇是其概況而已。試看無論在斯勃林非爾，密蘇里，辛辛那提，或是俄亥俄，電影院和酒菜館，總是擠得水洩不通，而在大街上，人們的穿着，也遠較一九三二年時爲好。因此我覺得，美國某些區域內的貧困情況，誠然悽慘，但其大致的生活程度，却比歐洲各國，高出許多。

「你這句話也對，」悲觀分子又說：「不過整個景象是不真實的。其中儘有許多人民，却在向政府機關或是社會公團，支領着一無生產工作」的薪水。」

這話也許真的，不過美國這部機器，既然在動，我不想把牠拆開來細看。如果把牠與歐洲的慘淡情形相比，至少還算是成功的。

美國是否應該成功呢？應該。因為事先牠會經費過一大番力量。一個旅行者，前後兩次遊過美國後，對於其間的進步，所得印象頗深。同時他對於美國商賈費盡心力，要謀取顧客好感的那種完備周到的服務，也覺得其所以成功，絕非偶然。一個美國人，無論其地位如何，從來不想：「我怎樣才能工作少而報酬多？」他們只想：「我應怎樣加緊工作，才能把報酬增高？」就因這個哲學，產生了一種有益國家的忠懇心理和創造力量。

例如旅館事業，在某幾個大城市裏，都經營得非常仔細有緒。旅客們在他房裏的寫字桌上，往往可以取得各種式樣的紙張，電報用紙，別針，和橡皮圈等，應有盡有。桌上的墨水缸，從來沒有乾涸的時候，而鋼筆尖也往往光潔明亮，不沾鐵銹。有一次我要了

一杯茶，侍者在送上時，茶托裏還附着一朵薔薇。由於計算機的幫助，賬單也是常常預備好的。托洗的衣服，送收很快，有一次我在一雙襪子裏，發現一張小簽，上面說，他們摺襪的方法是「同教母的一樣」。這雖然帶些滑稽，但亦殊足引人好感也。

美國對於文化工作的進行，也不遺餘力。在某幾處地方，其成效非常卓著。愛好音樂的人，在此地可以比歐洲享受得更多。而當地藝術品的收集，也可以與世界第一流相比。即使是辛辛那提或辟資堡那些地方的博物院，也非常有趣，院方儘量用聰明的方法，以收集而得的奇物異珍，去吸引觀衆。

看到了這些狀況以後，我們是不是應當說，文化在歐洲受到致命的損害，已在這裏覓得了牠的棲身之所？這是未免過甚其詞了。由數百年來習俗的支持，我覺得對於藝術技巧的欣賞力和創造力，巴黎比美國爲高。雖然博學之士在美國大學裏也能找到，但是大部分學生，却不能像我們巴黎大學的畢業生一樣，具有健全的學識。

美國各地公民支持教育機關的努力，誠然極足敬慕，但是這些教育機關的社會生活，却比學術工作更爲重要。在許多學校裏，教授的科目特多，但對古典文化的講授，却大

加限止。一種將智識和文化混爲一談的傾向，行將成爲時尚——每個雜誌都在刊載，使人不重理解而專憑記憶來判斷。所以美國的教育制度，是需要徹底改良的。

此外還有一個危機，威脅着現代美國——就是那種懼怕現實而存心逃避的傾向。美國國內，電影，無線電，汽車，和美容品這四種主要事業，就是幫助美國人逃避到理想世界去的東西。

舊式的歐洲人民，往往藉閱讀以逃避現實，但美國人則不然，他們藉看電影以逃避。還有什麼害處呢？因爲電影的描寫人生，往往不能像好小說那樣精微而真實。且因大眾的愛看大團圓，影片商便把千遍一律的電影故事，搬到千千萬萬的觀衆之前。因此所有影片裏的角色，幾乎都是虛擬的：例如那種粗暴而能幹的商人；樂天知命的波希米亞人；充作流氓幫手的皮匠，竟至於還有叢林裏的野人泰山等。

這種影片放映的結果，使美國成千成萬的青年，羣起效尤，以日常在電影院裏耳濡目染之所得，便在他們真實生活中，扮演起影戲裏的角色來。就是大眾對於外交方面的見解，也相當受到影片的影響。電影誠然是一種教育的工具，但同時也會產生誤人子弟的

結果如下：

我講這些話，並不是指摘美國的電影製片商。事實上，他們也就是在適合觀衆的要求而已。這事非常自然，因為他們要維持營業，除此別無他法。我只希望大家注意到美國必須提高欣賞好書的傾向，要讓向電影院裏「逃避」一樣的普遍。因為好書裏的確蘊藏着人類文化的奧旨。美國人的竭誠欽慕演技卓絕而麗質天生的大明星，誠然沒有什麼害處。但是讓到建設人類崇高思想的功蹟，這些電影明星却絕不能取荷馬，莫里哀，或莎士比亞之位而代之。

美國人那種「與時事俱進」的慾望，是很足稱道的。一九三一年時的美國與一九三九年時的美國，其顯著的差別之一，就是目前對歐洲政事，已具有更敏銳的興趣。這種興趣則在西南東三部，都顯然可見。

這種興趣之增加，大半由於美國民衆目擊自由國家與獨裁國家間爭鬥所致。美國民衆已經選擇過站在那一方面，不過選擇之後，刻刻轉變，因為美國羣衆是易動情感的。就大體上，美國似乎已準備接受華盛頓方面關於這些事件的決議。因為國民的常識，已

經預先看到危機了。所以有一次，在聖路易到達拉斯的火車上，一個美國商人問我說：如果我們明天醒來時，突然發現英國海軍法國陸軍，均已不復存在，而飛機的航程直徑，竟加長了十倍（這是很可能的事）時，我們到那裏去呢？」

這種對危機的憂慮，對毀滅的恐懼，雖然目前正牽累英法人民的生活，但是在美國人看來，牠還祇是一幅模糊而遙遠的畫景。所以當前所需要的，是要喚起美國民衆的想象力，使他們知道，當地的這些城市，學校，和工廠，雖然離大西洋有兩日的火車行程，而離歐洲尚有六日的航程，但總有一天會像「舊世界」一樣，慘遭侵略者的蹂躪。因爲在目前，僻處內布拉斯加和密蘇里各處的人民，早晨看報時，往往大感興趣，有時竟大動感情，絲毫不像倫敦巴黎的人士那樣，提心吊膽，惶惶終日。

這種安全的意識，會使一個作客於此的異國人，在腦膜上刻下一個深於一切的印象。他想：「美國是何其幸運呀！」從火車的窗口，望到外面的平原，廣袤無際，居民疏落，富源滿地。因此某些美國人在這種環境之下，竟還憂慮着他們國家的經濟前途，不禁使人失笑。美國既已擁有一個消費者達數百萬人而需要永不飽和的市場，同時其國內

的稅額雖大，却不會使中層階級的資產難以擔負，然則他們又何憂慮之有呢？他會覺得疑惑，而妒忌起來！

於是他會想到歐洲，人口衆多，而土地狹窄；其中貪婪的國家，不辭地囁囁私語；不住以軍器相脅；互相踏踐，以擴張其領土勢力；矚視着美國這塊豐饒的肥餅，他不禁戰慄了。（Andre Maurois作 汪德餘譯）

白宮二十四小時

總統府二層樓上橢圓形的書室中，燈光至深夜還未熄滅。臨本雪爾佛尼亞街的大鐵門，關閉早於常日，新近已增添人數的黑衣侍衛守護着一切通到總統府的路徑。不過北面的便門則依舊燈光雪亮，有許多個捷足的信差，在總統府和對街的國務院之間往來遞送公文。

這就是世界不靖時期中白宮的夜景。總統羅斯福正在其中運用他的腦筋，企圖將眼前的歐戰限制於其本境，不再擴大開來。並致力於本國的國防，以備可能的侵略。再加上依舊穿着禮服的國務員，每晚在夜半過後從一道邊門走進去，這幅圖像的景物便完備了。羅斯福或正在和美國駐比京倫敦巴黎的大使館接談，或已接到羅馬的消息說，義國軍隊不久將向某處開拔，並已預備再作一次和平運動等等。每天的夜景，差不多是一成

不變的。

羅斯福常常坐在早晨六點鐘時坐到他辦公椅上，直要坐到旁晚六點鐘纔退，但這短促的白天時間，實不足以使他從容處理他的全國軍隊總司令和全國外交機構首腦的繁重職務。在歐洲戰事是隨着鐘的滴針而進行，片刻不停；在白宮中，總統的辦公時間簡直就是廿四小時制。

剛在一個月之前（指去年四月間），羅斯福差不多用小孩子一般的高興，計劃他那遲延已久的太平洋沿岸和柯拉赫和之旅行；他預擬在六月間議院休會後起程。現在這張劃有藍鉛筆記號的美國西部地圖已經捲了起來，塞在寫字檯的一隻抽屜之中，而原來掛這幅地圖的地位則已換上一幅歐洲戰事地圖了。羅氏新近毫無笑容地發表這會棄世事的旅行，已經取消了。

總統的暑期旅行已隨着襲擊荷蘭比國和法國的颶風而俱逝，改縮為乘舟游行距離白宮極近的橫諾麥河了。

因為這件世上最複雜的工作，處理上已一天困難一天。美國總統的公務本來已經非常

煩重，但現在又加上了維持美國中立，和調度全國軍事工業，以期完成一個規模之大爲一九一八年以後所未有過的國防計劃的雙重責任。這幾種職務，單是其中的一種已需全日的工夫去處理，何況併在一起，而若在一個人體力不及的人，則僅僅其一部份即可以把他累死了。

長久之前，羅氏即認自己爲一個用新的進攻計劃以抵抗造成不景氣的各種動盪不定的經濟動力之衛士。他在近來向議院所發表的意見中，屢次提及他以總司令的地位所應負的責任。據他的見解，他應在處理內務和陸海軍設備上對民衆直接負責。他認爲如若這種國家大計的處理必需他坐到清早四點鐘，以便批閱各處來的國外報告，則他必躬自爲之，決不叫旁人代辦。

他有時也需專家的協助和指導，如德軍用閃電戰術侵入歐洲低地各國之夜，他曾召喚國務院中幾個專家來加以諮詢。但國外各使節的報告一天送進來，則羅氏必一天坐在本雪爾佛尼亞街一千六百三十號屋中等候批閱。

往常羅氏於走去辦公時，常在白宮和辦公處之間的池中去作一次游泳。現在已沒有這

種空閒，他祇得用早晨一次淋浴和一次按摩來替代這項遊樂了。

不論他夜間辦公到什麼時候，他總照例在早晨八點鐘進早點。歐洲的時局常使他整夜不得睡眠，但他從不在白天打中覺。他在床上吃過早點之後，即喚進秘書人員幫他拆閱一籃子已經審慎剔選過的信件，並口授必須即刻答覆的覆信。

羅氏每天必在未換去浴衣之前即分派下人們的工作。他有時將允見的客單臨時加上一兩個人，這就是羅氏廣採博聞的方法。即在國際風雲這樣緊急的時候，他還要抽出時間去聆取各色人物的談論，以便他可以拿來互相比較和發明。

在對面的辦公處中，地板上每天透起新擦的蠟味。在總統未到之前，一班陸軍海軍和財政部官員早已在鄰室中等候。白宮引導官派德·麥基納的公事桌上裝有電鈴一具，這鈴響時即指示總統已經來到。從這時候起，總統即須如囚犯一般坐在他公事桌的後面，而這桌子也就是他的辦公桌和餐桌了。

總統每天的辦事程序是早就預先規定的。許多新政府機關中的重要人員現已改用廿餘年前和羅斯福一同從事於備戰任務的舊人物。總統所允見的客單中，現已泯除了黨派

的界限；以前在一九三六年極力反對他的政策的共和黨員，現在也和擁護他的民主黨員同樣進出白宮的走廊中了。

替總統填寫客單的人員，也已消除了黨派的意見。四年前共和黨的先驅人蘭頓和他的同志諾克斯，現在已變爲常和總統相見的人。隔了沒有幾天之後，潘興將軍和總統在那間橢圓式的室中一同吃飯，後來總統又卽在這一間室中，將德國飛機故意轟炸法國平民的慘事告訴洽澄與將軍聽。

駐在白宮四週的祕密偵探很多，他們對於幾個進出自宮的老年人如勃那特·巴羅區和路易斯·陶格拉斯等，都有些詫異。因爲這種偵探都是青年後輩，所以不知道這幾位老者實是總統現在所極爲信任的軍師。

總統除了接見有關國防計劃的官員如參謀部長馬歇爾將軍，海軍作戰主任斯太克上將，參議員華爾虛，衆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波孫等人之外，還須和國務員華勒斯，聯邦放款主任瓊斯談時事的最後發展。副國務卿韋爾士攜着幫辦般爾也是常在白宮中進出的一個人。

在白宮的辦公鐘點終了之前，說不定還有各種宣言和命令發出來，如重申中立的宣言，和禁止美國船隻在歐洲戰區中行駛的命令等等。同時白宮中的辦事職員也帶着速記的記事錄，奔來奔去的傳達使命，其中或是去約某實業家於下星期來見總統，或是去傳達一個解決機械工具產量發生障礙的方案，或去傳達國防經費的籌款計劃。

辦公處二層樓上的電報室乃是一個極混亂的地方，對總統之最近的國防宣言的反對和贊成的電報，從國內各地如雪片般地拍來。這種電報大部份都達到總統的公事桌。

對面國務院中的電報室，也片刻不停的接收來報。所有來報，不論日夜，都隨到隨翻，隨即送到白宮去。此外還有通達歐洲各使館的長途電話，可以由總統和各使隨時接談。從這些，你便能了然羅氏的公務是如何的繁重了。

但政府的日常公事並不因戰爭的意外事件而被輕忽。所以總統於海陸軍長官辭出之後，他並不就此停止辦公，而還須和別人討論日常事件，如和工人聯合會會長大衛·拉塞討論工人救濟經費的辦法是否合宜之類。

他們的談話或許會被國務院的比國協約軍情形危急的報告所打斷。這時總統必向客人

道歉請他稍等片刻，去接國務院的電話。停一會，他必又向來客說：『你如已聽見我所說的話，儘可忘了它。』這時或許還有一個西部中區的代表團等候在客室中，要向總統請求答允再度加入競選，而說除他之外，十一月間，沒有其他的民主黨員能夠當選的。羅氏即藉着這般的意見之交換，乃使他能有以應付次日公事上的需要。今天來求見的人也許就是明天要求變更國策的人。不過羅氏本心是個主張宿命論者，所以他相信『多行不義必自斃』。

總統於每一星期中必避開一切新聞記者驅車出去游玩一次。據白宮中的人員說，羅斯福也歡喜享受片時的清靜自在，而這片刻就是他享受的時候了。

(By Felix Belair Jr. 景明譯)

總統候選人的資格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於數星期後，即將推舉總統候選人。（按現已選出）每一個推舉出來的候選人，都希望獲得多數，而在十一月的大選中可以勝利，俾自明年一月起，即可開始執政四年。

每一個總統候選人都可以說：「我與憲法所規定的條件完全符合：年齡已滿三十五歲；生長於本國而在本國住居至少已有十四年之久。」

然而無論任何一黨，將來獲得勝利的人，一定還具備其他的條件。如欲吸引人家投票，博得人家信任，則捧場者應該說明他們的代表是一個「理想的候選人」。

至於理想的候選人究竟應具何項資格，則各人意見，頗有不同。最準確的辦法，還是將過去當選的總統作一研究——尤其是最近的幾任總統。所以民主黨方面如果再舉羅斯

福總統，倒是頗為有利的，因為他們可以說羅斯福既被兩次推選，自然很合大眾的意思。然而反對的捧場者，也不妨說要決定總統的標準，決不能單看一人，而須作一普遍的研究。所謂理想的候選人者，應該是南北戰爭以來的十三位總統（包括羅斯福在內）以及五個連任總統的總和；他應該具有他們所共備的特性。

那麼這些特性是什麼呢？

政 治 區 域

第一，一九四〇年的總統應該來自政治態度不甚明顯的一州。鄉土觀念往往使本州的候選人易於被民衆所推舉，而政黨方面在選舉時也都注意及之。自從南北戰爭以來，祇有一任總統，當選時未得本州之助。那是在一九一六年，威爾遜總統於熱烈競爭中獲得連任，而新澤稅州却並未推舉他。

假如本州票數根本不多，那當然也無甚用處。假如該州投票結果早經預先佈置妥定，那麼即使增加，事實上也無大裨益。

紐約為最大的二州，其政治態度則有些曖昧，但在過去十三位當選總統（包括羅斯福

在內)中，却有三位是來自紐約的。俄亥俄州在美國居於第四位，其政治態度更不明顯，而十三位中，却至少有五位是來自該州的。

賓夕法尼亞州和伊里諾斯州的人口，均較俄亥俄州為多。但是在一九三二年民主黨獲得極多數之投票而推翻政治舊習之前，這個賓夕法尼亞州，即使政府反對黨的候選人不是該州人氏，而民主黨的候選人反自該州推舉出來，他們總是投共和黨的票。同樣，伊里諾斯州是最靠得住的共和黨區域，可是在過去七十五年中，從未有過一個總統來自賓夕法尼亞州；而來自伊里諾斯州的，也祇有一位而已。

這位唯一來自伊里諾斯州的總統乃是格蘭忒。他過去擔任軍官，所以政治方面，並未與特殊一州連絡。他之所以劃歸伊里諾斯州者，祇因南北戰爭爆發以後，他偶然到伊里諾斯州嘉蘭那地方他哥哥的店舖裏做過事情而已。

南方沒有什麼政治態度不明的大州。民主黨認為非常『安全』，因為自從南北戰爭以來，他們那邊從未產生過一個總統候選人。這個事實，足以證明美國現任副總統加納和國務卿赫爾不會當選，因為他們是從得克薩斯和田納西州出身的。

共和黨中的托姆斯·杜威，佛蘭克·E·加納，和溫台爾·威爾基，以及民主黨中的郵務總長法萊，和檢察長傑克遜，都自政治態度不甚分明的紐約州出身，因此較為有利；他若參議員洛勃忒·A·塔虎脫和民主黨中幸運兒約翰·W·白利蓋州長，則皆自政治態度不很明顯的俄亥俄州。另一個民主黨中的幸運兒助理法官奧文·J·羅次，是從賓夕法尼亞州出身，該州土地之廣，為全美第二。但該州人民，則未必擁護政府反對黨。參議員亞述·H·范德堡的出身之地密歇根州，態度又很曖昧，所以在舉區域中，列於第七。約瑟·W·瑪丁的馬薩諸塞州，乃是共和黨區域，列為第八。羅·V·瑪克諾脫的印第安納州，則為民主黨區域，列於第十一。

年 齡

以總統的個人資格而言，年齡當為第一條件。理想的候選人，年紀應該在五十二歲左右，這是南北戰爭以前諸總統初任時的平均年齡。參議員塔虎脫，法萊，農業總長華爾斯，都在五十二歲左右。羅斯福初任總統時，也是五十一歲，現在則已經五十八歲了。在過去七十五年中，被選入白宮去的，沒有一個人的年齡超過六十歲，也沒有一個人

年齡不到四十歲。

如以年齡及政治區域而言，七十一歲的加納和六十八歲的赫爾，他們又都是南方人，恐怕都難獲選。不過，如果遠溯上去，那麼華盛頓與傑弗遜二氏就任連選總統時，年紀都已在六十之上，而傑克遜的就任連選總統，已高壽六十有五了。

柴却萊·泰羅，初任總統時六十四歲。詹姆斯·布卡南六十五歲，威廉·亨利·哈禮孫六十八歲。哈禮孫可說是年紀最老的總統，可是一九〇四年時民主黨推舉的候選副總統，西維基尼亞州的參議員亨利·嘉薩威·大衛斯，却已高壽八十一歲。如果當時民主黨獲勝，而阿爾東·B·帕刻又已物故的話，那麼總統之職，也許會由這位老公公擔任的。

今次競選中，杜威的年齡（祇有二十八歲），恐怕是最嚴重的不利之點。不過總統的年齡，似有減小的趨向。譬如南北戰爭以來的初任總統的年齡，平均為五十二歲，但是以前諸總統的年齡却是五十九歲。

歷來年齡最小的總統要算是羅斯福了。他在四十二歲時，即被推舉為總統候選人。他

那時的年齡，與杜威現在的三十八歲，似亦相差無幾，而當時的投票人，都以為羅斯福是極有希望的。

如果杜威獲選，那麼民主黨份子也決不能因他年輕而施以攻擊。一八九六年，威廉·裘寧斯·布賴安以三十六歲被推為候選人，與憲法所規定的年齡祇多了一歲。

民主黨方面，此後於一九〇〇及一九〇八年時，又曾兩度推舉布賴安。但政府反對黨，則從未將落選的候選人，重加推舉。如果前例確可援引，則今次的漢勃忒·胡佛及阿爾弗烈特·M·蘭頓兩氏，似均不會入選。

政治經驗

若以政治經驗而論，則理想的候選人應該做過州長，或者做過議員，或者兼而有之。自從南北戰爭以來，所有初任及連任的十三個總統中，六個（包括羅斯福在內）做過州長，五個（也包括前舉六個中的人）做過參議員或眾議員。南北戰爭前的十三個總統候選人中，有三個——格蘭忒，威廉·好華·塔虎脫，和胡佛——是從未進過政界，當然也談不到彪炳的政績。後來在格蘭忒任內，詐欺取財，頗多壞事。而在塔虎脫與胡佛任

內，雖然努力從政，但在改選之時，到底爲人家壓倒了。

因爲沒有政治經驗而落選的例子，自南北戰爭以來，至少可以找到三個，都是民主黨份子。那是在一八七二年的格里萊，他是報紙編輯；一八八〇年的罕科克，他是兵士；以及一九〇四年的帕刻，他是法學家。罕科克在一八八〇年發表的那篇競選演說，非常滑稽，他竟揚言「關稅是地方性的」，可見他絕無政治經驗。

在今次競選中，參議員塔虎脫與杜威兩人，對於國家及國際問題，經驗似乎太少，以致非常吃虧。俄亥俄州出身的這位參議員，自入參議院以來，祇有一年半的歷史；他以前的政治經驗，可說只在俄亥俄州的議院裏做過七年的事情。此外，政治經驗缺乏的，尚有下列諸候選人：共和黨的威爾基，加納，和羅伯次；以及民主黨的傑克遜，和助理法官威廉·O·陶格拉斯。

爲以上諸人捧場的人，不妨舉出威爾遜和林肯兩氏的實例，以便表明政治生活的缺乏經驗，並不是當選總統時的極大障礙。烏特羅·威爾遜氏，二十五歲自大學卒業後，直至一九一二年被推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其間只做過一年半的新澤羅州長。林肯氏也只

在州議院中擔任了七年事情，此後在衆議院中平庸地做了兩年，而這兩項職務，離他當選總統，爲期也甚遠。林肯在被舉爲總統候選人之前四年，曾經活動過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而落選，兩年之後，他在參議院中爲人家排擠。

宗教關係

理想的總統候選人，以過去事業爲證，應該是基督新教徒。在美國總統中，至少從未有過一個不是信奉新教的；而在多數黨的總統候選人中，祇有過一個不是信奉新教的，那是一九二八年的阿爾弗烈·E·史密斯。第一個共和黨候選人，一八五六年的約翰·C·弗雷蒙將軍，曾被人誤認爲天主教徒，因爲他們知道他父親是法國人，而他自己結婚時，曾由天主教神父證過婚。

口才

候選總統的有些條件，是近幾年來才變爲重要的。譬如自無線電發達以後，口才就變成很重要的條件了。一九二八年胡佛當選時，非常簡單，並不需要什麼出衆的播音技巧；但是當時胡佛與史密斯競選，却也有許多地方是很特殊的。

如果胡佛在一九三二年時早已具有他在一九四〇年時表現的播音技巧，那麼在改選時他一定能夠多得六州的擁護。同樣的，如果蘭頓在播音時的口才，也像他向少數聽衆作非正式談話時的動人，那麼他在一九三六年時一定可以多得兩州的擁護。胡佛與蘭頓之不幸落選，都吃了播音口才的虧。

當時的情形，頗與現在不同。全國以華盛頓爲表率，他是一個實行家，口才是非常拙劣的。傑弗遜總統不但不善於作公共演說，而且在大庭廣衆之間被人嚴問，他就要畏縮戰慄。因此之故，華盛頓總統的先例被他打破了，接下去的一個總統是約翰·亞當斯，他曾在議會的年會中發表了一篇演說詞。

如果播音事業在前三十年已經完成的話，那麼威廉·麥寧斯·布賴安在一八九六年時大概會當選總統的。他是一個最動人的公共演說家，他的音調簡直與樂聲一樣。然而他雖擅演說，聽到他演講的人，却不到選民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相貌

理想候選人的另一個必備條件，是相貌堂堂。過去的候選人，對於此點並不十分重

要。馬迪孫總統頭腦清楚，人民都稱他爲「憲法之祖」，可是他身材矮小。貌不驚人，然而當時看見他的人很少。

即使後來照相盛行，而一個貌不驚人的候選人却照樣仍會當選。譬如，林肯就自以爲是美國最粗鄙的人，而格蘭志也長的並不漂亮。

現在有電線傳影，活動電影，和精巧攝影，所以一切表情，一切動作，都會呈現在投票人之前。所以我們的理想候選人，爲了具備一切條件起見，必須使選民以爲他的相貌，正是總統應有的相貌。

林肯以前的十五個總統中，十三個是沒有鬚鬚的。林肯以後的六個總統中，却有五個是模仿他那種于思于思的樣子。即使後來鬚鬚沒有了，也總留一撇小鬚鬚，以示不忘故法。克利夫蘭，朋吉明，哈里遜，第一任羅斯福，和塔虎脫諸總統，上唇都有點兒毛茸茸，這是無理可解的。

最近的五個總統，都按最前的往例，未曾留鬚。今年競選中，兩黨知名的十六個候選人中，只有一個有鬚，一個有小鬚鬚一撇。此外，尚有一位少數黨候選人也留一撇鬚

跪，此點倒與歐爾·勃特寶，托姆斯，愛德門·杜威相同。

在今次的候選人中，要算麥克諾脫的相貌生得最漂亮了。

道德

現在的理想候選人，較之過去的總統候選之更需要個人道德的潔淨無疵。安得羅·傑克遜曾允許他太太的第一個丈夫與他太太離婚，因而受人非議；傑克遜於允許離婚前兩年早與他太太結婚，因此大家以為他預有計謀。但是傑克遜在當時照樣高踞總統之位。還有一個早期的總統，酷嗜杯中物，而格蘭忒總統，據說也不是一個絕對禁酒的人。在一八八四年的總統競選中，格洛維·克利夫蘭曾坦白承認他是私生子的父親。然而他到底也在白宮中做總統了。

太太的條件

尚有一種新的重要條件，乃是關於總統候選人的太太。大約在開國以後的一百二十五年間，投票人不大顧問到候選人的太太。即使有許多總統夫人自杜雷·美第孫至威廉·好華·塔虎脫太太，對於政治方面也頗有影響，但是她們的影響總是在幕後，在社會環

境中的。

時至今日，由於安娜·愛莉諾·羅斯福的七年多活動，今後總統夫人的事務，似乎偏向民衆方面。如果羅斯福夫人自身並不參加公衆活動的話，那麼一班稱她爲極端主義者的人，也許對她就要不滿意了。

所以參議員塔虎脫的政治幹事，把塔虎脫夫人作爲她丈夫競選活動的重要份子，乃是一個最高妙的策略。有時候塔虎脫不能出席，太太竟代丈夫發表演說。而最近杜威作巡迴演說，大家以爲還不如讓杜威太太來演說的好。（By Burton Benedict作司馬聖譯）

國會素描

所有本憲法內認可之立法權力，必須全部提交美國國會，其中設參議院及衆議院各一。

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一節。

全美約有五百多個不同的國民，齊向國都華盛頓進發，準備由他們這些新經解放的國民，確認其國內的立法權，而授諸政府。他們這次集會，正像其祖先一百五十一年來例會的情形一樣，做着應做的事情。星期四日中午，當議長的小槌，在桌上開闢作響後，這些人都公然成爲『美國國會集會時參衆兩議院的代表』了。

他們在會場裏站了一刻，一面由代表兩院的耶教牧師威穆士在黑暗世界中賜的這種自由指標，同時並祈求天堂降福，謀取審慎的天德。當時耶穌教，天主教，及猶太教徒，都站在一起，無分軒輊。

在透個以個人爲單位的集會中，男男女女（女子出席總數爲五人）組合起來，看去並無顯著的區分。其中雖然有幾個穿着比較特致的衣裝，或修着比較奇怪的髮式，但大致看去，他們整體地呈顯着一種美國中層階級的剖視，每個人都穿着他最時髦的衣服。

在這些衣冠褶釵之中，計有律師近三百人；商賈六十餘人；銀行家與保險商二十人；牙醫師四五人；小學教師三十四五人；傳教士多人和新聞家九人；此外，還有一個世界最大牧場的場主；一個全美最佳楊梅林的業主；一個業餘魔術家；和至少六個渴望就任總統的人物。

其中有些是從捷克，法國，英國，及威爾斯移民而來；有些則是愛爾蘭，蘇格蘭，波蘭，及斯干的那維亞第一代人物的後裔。有些男人和女人申說他們的祖先是「五月花」號上的搭客；有些竟說他們的血統，是系屬那些抗拒新教徒登陸時的印地安人的（新教徒係指一六二〇年爲避免英國教禍而從荷蘭丹爾嫩芬乘船赴美之一百二十人；即爲美洲合衆國之始祖——譯註）。其中尚有黑種人一人。

這些出席的議員，來自全美各地，有的竟遠至華盛頓的霍冠安姆，及佛勞立達的邁安

密。此外還有各地的委任代表及駐外代辦，來自拍托里科，阿拉斯加，夏威夷，及菲律賓等地。

要敘述這些流處各地的人物怎樣會到首都來的歷史，就寫五百多個故事也寫不完。大部分人所以來的原因，因為他們曾經允諾過當地的人民，決定依照羅斯福的意見而從事選舉。有的却受命專事阻撓總統吹噓的一切計劃。其中有好幾十個分子為懲惡其當地人民委選他們為代表起見，便向人民允諾，表示此行歸來，必將促使政府在當地造橋樑，建學校，築公路，並畀予一切農業的利益。有些却藉着他們的吹拍工夫，高升到政治家的地位。此外還有少數分子——五十年來恐怕就算最少的——却由美國大都市區域內一般自私自利而由人壟斷的政治團體所派遣。

但是無論這些人物的來路如何，背景如何，在好幾萬個民衆的心裏，總有些東西，間隔着他們與這個集會的各個會員間的關係——因為在二十九萬人中，祇能選出一個衆議員，而一州中，也祇有兩個參議員可推，誠以祇有最適宜的人物，方可代表他們出席國會。這些議員中，有些浸沉於宦海，已經數度出入華府之門，因此對於治理的藝術，似

乎已經駕輕就熟。有些都是學者，其學識才具，儘足以適合任何學位的標準。有些是趨炎附勢的勢利分子，有些是隨波逐流的機會主義者，而有些却是飽食終日尋求刺激的富翁。此外，在一般人的眼光裏看來，其中多少還有些一無才能的膿包在內，這些人都自認是些『富於理想的人物』，但是所謂『理想』者，祇是他們的自言自語而已。

以個人來講，這些男女議員，並不比華盛頓那班與他們接談的政治人物爲好，但也並不比他們爲壞。這些議員，隨身帶來的是他們自身或一部分的自私與虛榮心理。其中有十分之九在內心都燃燒着一種慾望，而後竟至變成了一種決心，要在華盛頓永遠維持他政治的地位。當他們坐在國會議事廳對面長方形的會場裏時，便摘錄着模擬着試行中的理想民主制度。就由於這些行踪和行動，他們對一班不耐煩的理論家動人地說道，在施行理想的民主制度時，必須屏棄目前民主政府的那種遲慢，蠢笨，而一無效能的方法。牧師的新禱，將完未完時，兩院裏便已起了嘈雜的談話聲。有許多議員跑到別人座位旁去交談，有些却隔着桌子呼着『老吉』『老蜀』或『老克』等等的小名，表示他們相互間的關係，經多年的同事，已經達到很熟識的地步了。在參議院裏，這種個人間的

友誼，更有顯著的表露；以參議院中議員人數之較少，任期之較長，因而合作又較密切，所以事實上，這個議院，早已與總會無異了。

不過，主席人員想竭力抑制的那種議會裏的騷動，却並不是全部由於議員間的交誼所致。其形成的原因，是由於許多議員，在第一次集議結束後，往往就立刻開始工作；而在衆議院裏，議員們又往往同時擁到議長的桌前，爭先向票箱裏投票。

在參議院裏，議員們都常常在會場裏跑來跑去，找人說話，商議着某種瑣屑事件的情勢。這時候，議長便站起來，大叫『靜些靜些』，設法把嘈雜的聲浪壓低，以便計劃出後幾天中議會的程序，議院集會時，儀式是不需要的；因為最近的集會，已經是七十六屆了，既然以前七十五屆的會場中，都不曾注意到儀式，這一次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因此，在議長叫了幾聲『靜些靜些』後，議會便開始了。

美國的這種國會，完全是一件土產。其形式與裝飾，在某方面，與歐洲各國的國會頗為相似，但其整個部分，却像玉蜀黍筍包一樣，絕對是美國的土產。

牠之所以能代表人民，正因為牠足以代表人民之故。牠的短處，大體上也就是人民的

短處；而牠的改革也完全由於某些人民的需要改革使然。如果議會一任那些有組織的勢力集團的意志，而東傾西倚，其原因正由於議會本身已覺到了民意之所歸。如果妥協政策發覺錯誤，承受人民責備的，就是這班組成這種特殊美國化機關的男男女女。

國會在上一星期召開時，各議員的面部表情，顯然露出他們已經確知本年是個政治競選年了。而國內相似的這種組織，却沒有一個能像他們一樣富有自信。國會當局對於這方面所以能如此敏感者，其原因是由於國會的決議是政治性的，而其成敗却完全取決於政治的手腕。

國會中決定『人民各種需要』的方法，是其中四百三十五位衆議員與九十六位參議員的事，但是其決定的標準，却根本沒有。在幾個萬貫家財的參議員中，有一個專門採用連續運動與測探代表區民意的方法從事參政，據說他在這一方面所耗的資財，遠比他每年年薪的所得爲多。概括地說，每一個參議或是衆議員，都有極密切的朋友，常常代他們刺探代表區內民意的一切，由此左右該議員等在華盛頓的參政方針。有許多議員往往爲清白的政治良知所動，而與民衆私下相商，有些却根本不肯費此功夫，因此祇聽其代

表區內各巨頭的吩咐。

新政施行後的第一年，立法部得以附屬於行政部的著名事實，就應當歸功於國會這種政治的覺醒。目前由於羅斯福總統的深得民心，因此他在碰到國內各種重要的問題時，其對議員的選擇，便變得很容易。所以議員們對他的支持，也逐漸減退下來，因為他們自己頗有信心，知道羅斯福總統的聲譽是可以繼續下去的。

但是有一件事却使國會變成了個神祕的東西，而迄今為止，牠尚是一種「未知量」。這就是地方性的利益。

事實上，普通一般人都知道，所謂國會者，並不是個國家的機關。牠祇是全國各地代表的集會而已；當各議員的地方性利益有了增加，或是社會安寧，勞工關係，人類救濟，及國家防禦等等問題發生而需要全國加以商議的時候，國會才帶着些國家性的意味。過去幾年來，美國國內這些較大的問題發生後，為什麼竟缺少領袖分子，為什麼竟不向白宮請示，這些責任都應當由國會裏這種「地方性格」加以擔負。

正由於其中人物及組織的怪格，美國國會是個行動遲慢的團體。牠辦事的不力，無異

已變成了牠的商標。然而有的時候，牠的行動，却特別的迅速；使一班獨裁人物，也感覺虛驚而嫉妒。但在事後，人們又往往批評他們，對於重要事件，欠加考慮。反之，如果他們循着向來的步子搖擺而行，人們又要叱罵他們做事怠忽了。

所以在我們這種制度之下，國會方面要快跑慢走，可以一任己意；而民衆方面，要叱罵批評，也屬分內的權利。甚而至於把這種批評，一變而爲行動，當議員們在規定時間內候選時，便把這種行動，在投票區前施展出來。

在目前這個時代，世界大部分的土地，都處於驕傲的獨裁者的統治之下；其他大部分，便不得不暫時民主化起來，對抗獨裁的勢力。這個時候，美國的國會在許多民族的眼光裏，以爲是一盞明燈，一個反抗。牠無異是一塊試金石，試驗着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本身——對於民主政體，有沒有真誠的信仰。

僅僅歌頌理想的民主政體是不足夠的。這塊試金石是在試驗我們是否願意忍受美國國會所代表的民主政府在施政的各種方法，或竟不贊成這個理想。

要知道美國國會的穩固，最好指標，就是以下這個事實：國會的根基，深深地依靠着

全美中層階級的利益和企望。牠在人爲的「化妝」之下，證明是絕對地代表着這種龐大的階級的——這個階級是測驗國會內衆議員的另一證件，形成了美國公民總集團的屏障。

站在代表全美各城各鎮各村或甚至各鄉的那些參議員與衆議員後面的，是千百萬個農夫，地主，實業界的薪給階級，職業界的男男女女，秘書，辦事員，店東，小學教師，及技工等，他們組成了這個國家的中層階級。

這些中層階級分子，雖然在二三四十年前，曾制定過那種最不平凡的方法，以應付當時危急的經濟情勢，但我們仍不能視其爲徹底的積極分子。同時在美國國內某些地段，當他們發洩着對勞工制度的怨憤時，我們也不能視其爲不仁的保守分子。這些中層階級的國民，是由於產業的利益及經濟的希望，因此便因支持着美國民主思想的經濟制度，緊緊地連繫了起來——他們有些要還債，有些希望積聚些寒雪糧，以備急需，而有些却企圖利用美國的保險制度，作爲積財置產的捷徑。總而言之，他們大部都是些鑽營分子，熱烈地鑽營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Turner Cartridge 作 井水譯）

國務院內幕

在第一任國務卿傑弗遜之下創設國務院時，全院僅祕書五人，公使三人，以及與領事館有關之人員十六。當時華盛頓駐外公使，為數僅四。

當時名稱爲『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而非國務院，及聯邦會議授以內政職掌始改今名。故目前的美國國務院，不僅執掌外交事務，且亦負聯邦憲法，紀錄及合衆國國璽保管之責。

此後國務院逐年擴大，一八三八年本院增至五十人，在外公使九人，使館祕書九人，參事十一人，領事六人。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國際地位日見重要，國務院機構飛速擴張，時至今日，本院及海外之高級官員共達七百三十九人，下級屬員多至二千六百人。其中六百人在院服務，餘均駐節海外。

但國務院預算却年僅一千六百萬，爲政府內部數額最少者。若除去領事館證明查證及其他收入之解繳國庫的一千萬元，是則實支豫算，數僅六百萬元。

國務院大門面朝本雪爾文尼街，四層建築，古色蒼然。國務卿辦公室甚爲寬廣，臨窗外眺，世界大戰遠征第一軍紀念碑及華盛頓紀念碑尖頂盡收眼底。牆壁一面，安有解姆士·麥迪遜的大理石胸像，下懸國旗與國務卿旗（旗爲赤地白色，圓型，內縫入合衆國紋章，四隅附以五角之星），壁之另一面掛着華盛頓，麥迪遜，約克遜，林肯，格蘭特的版畫。

在此室內，歷任國務卿或密議重要外交問題，或接見外國使臣，或簽署各種條約。總而言之，此室爲美國外交的中樞神經，指揮駐外使臣活動圜的司令塔。

國務卿周圍常有一組外交專家圍繞，恰如陸軍長官之有自參謀總長以下至中堅將校的圍繞一樣。以一組外交專家組織的所謂「國務院參謀」之參謀長，卽副國務卿是也。參謀則是法律顧問，亦卽候補副國務卿。

美國的基本外交政策，不隨政局變動而變化。誠然外交政策的彈力性與傾向有所變

動，往往着重之處有所轉移，但在基本性質上却幾無變化。要之美國外交已包含於國史之內，既已久經試驗完竣，絕不致受政黨政治的影響。對於歐洲政治經濟財政各問題的美國政府態度，原是歷經多年按步徐徐發展，關於南美問題，亦不能抹煞過去紀錄。

當然，國務院未嘗不從抱清新見解者所提倡的新意圖中得益，但即使如此，也以擢升政府樞要官吏之時，不與悠遠傳統背道而馳的方針爲限，不能有外交政策之劃時期的變更。事實上國務院是以非常努力，經選拔上級幹部以保持聯續性的。所謂專門外交官制之所以在過去四十年間成爲牢不可拔的勢力者，其故亦卽在此。

而且和英國的外交次長之不隨外相更選慣例留任相似，美國副國務卿的位置非常重要，人選極爲嚴格，不論政府的政治色彩如何，副國務卿的要職，習慣上總是任命熟悉美國外交傳統的專門家。

自一九一九年創置副國務卿一職以來，當任者大抵是外交界中的有能之士，或是國務院中的有經驗者擢升。例如一九二一年共和黨的哈定繼民主黨之威爾遜爲總統時，就任命一九〇二年以來站在外交前線活躍的亨利·P·弗雷却爲副國務卿。一九三三年羅斯

福總統亦任威廉·費力浦斯爲國務卿赫爾的輔佐，蓋費氏在共和黨休士國務卿之下任副國務卿兩年，以才具幹練見稱，羅氏任之，卽所以保持外交聯續性也。

副國務卿任期無一定，大體一年至三年。現任副國務卿是威爾斯，生於紐約，卒業於格勞頓學校及哈佛大學，一九一七年入外交界，專駐南美各地，爲國務院的南美通。初爲外交官時，卽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解決多米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的糾紛見稱，後受命往洪都拉斯，不久辭職。一九二九年任派往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道斯財政使節之一員。

今雖駐節海外，但與韋爾士一樣爲美國外交界不可或缺的人物，是駐日大使J·C·格魯。氏生於波士頓，與韋爾士同爲格勞頓學校與哈佛大學畢業生(羅斯福亦然——譯註)，與老羅斯福有友誼，一九〇四年入外交界，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爲候補副國務卿，曾任駐土耳其大使，後調任日本。

次於副國務卿的要職，是國務院法律顧問，現任此職者爲摩爾。

美國外交政策雖堅持傳統，但也未必始終如一，所謂傳統的「孤立政策」，上次世界

大戰之際即已放棄。且美國在經濟上不能遺世獨立，美國民衆又愛好和平，渴望政府在適當範圍之內，與各國共爲和平努力，因之有關協力的實際問題就層出不窮，國務卿也就不得不加考慮。而且國務卿不能自由行動，須受白宮的直接指揮，因之不但須考慮議院情勢，且須注意輿論傾向。總而言之，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一切勢力之綜合而決定者。

英國的外相在施行自己政策時，須求內閣多數之贊成，不能以首相允准爲已足。美國的國務卿却只要得總統之允准，無須向衆求支持。總統對於此一問題要否咨詢閣議，一任己意，並無強制。美國內閣不如英國那樣限於議員組成，故無否決權。所以決定美國外交政策者，僅總統一人而已。

但總統雖可自下問題之最後決定，却不能不考慮上院外交委員會的意見，她與英國的內閣處在同樣立場；尤其與外國締結條約之際，更不能漠視上院外交委員會的勢力。

當威爾遜總統自巴黎和會歸國之際，不在紐約或華盛頓登陸而特在波士頓上岸，所以如此，是因威氏受當時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亨利·洛治反對，特在洛治故鄉上岸，借當

地的盛大歡迎以向洛治示威。舉此一例，可知美國總統對上院外交委員會的顧慮。實際上凡事之關涉外交者，總統不敢小覷上院外交委員會之勢力，故與其徵詢關係之意見，毋寧注意上院外交委員會之勢力。

總統對上院外交委員會誠有顧忌，上院外交委員會對於國民的一般輿論也不能漠視。換句話說，國民輿論正經由上院外交委員會而表現。雖說美國處理外交問題的組織甚爲完備，更期尊重傳統，但支配外交政策的力量却是國民的輿論。

某一外交問題的社會一般態度，國務院無論如何不能不予注意，總而言之，社會輿論足以左右國務院的行動。報紙的社評欄及新聞欄，雜誌記事，無線電播音等等，一方面表示輿論的縱斷面，說明團體及一部分人士的意見，一方面宣傳家及專門家的個人見解亦由此公表。國務院爲洞悉民衆反應計，就以縝密剪取綜合整理之方法，對報紙雜誌無線電的情報意見細加檢討。

因爲國民的意見立即反映於議會，所以議會的態度亦同樣重要。這是說上下兩院議員常與自身選舉區民衆保持密切關係，兩院卽是一般輿論之檢查。議會的議事錄以此極受

國務院注意，和一般新聞同樣嚴密閱讀。

要之，國務院雖具有精密機構，但不能自由行動。國務院活動的最高指導者為大總統，其基礎則置在一般輿論之上。國家重要外交問題，特為輿論所左右；換言之，支配美國外交政策各種勢力之中，最為重要者當推一般輿論，漠視輿論的外交政策，在美國蓋未之有也。（Fry B. D. Hulien 司徒然譯）

大學學雜費

在全美，儘有好幾百萬個學生，雖然本身一無過失，而運氣却不好，選不到適宜的學校，因此無異變成了圓洞裏的方塞子。美國每年所費的高等教育費——包括專科及大學——約達八千萬元。但是其中大部分由於所謂淤塞的不配，都是白費的。年青的學生們，在選擇大學時，每每都感到指導無人，有暗中摸索之苦。美國全國竟無這種指導機關的設立，委實非常遺憾。

所以本文的目的，是在供給一些這方面的知識。如果你進了大學，是不是有必須用錢的地方？美國的教育機關，對於一般家境清貧的學生，有沒有優待辦法？可有獎學金的設置？或是半工半讀辦法？如果有的話，又應當怎樣接洽？本文就專講大學學程中關於學雜費等的難題。

以下是幾條概列：美國的教育費用，在南方各地最省，中部的西區次之，沿太平洋各處，比較昂貴，而以東方的各地為最費。小城鎮裏的學校，及公立學校，學費往往較低，至於大城市裏的學府或是私人經辦的學校，則貴族化的居多。試以全美所有大學校的學費額加以比較，其間差數，可謂無限。因為從幾百塊錢起，——例如拍托里科大學，每人每天的生活費用，據說祇需八角三分，已經相當舒服——可以高至沒有止境。舉一個例說，耶魯，哈佛，及潑林斯頓大學，規定本國國民的學費竟要四百五十元。但是在其他公立大學裏，這種費用却極低，或者竟是免收。譬如亞利桑那，德拉瓦，佛羅里達（女專），愛達和，密士失必，蒙大拿，渥瓦達，及俄克拉何馬各州立學校，學費極廉，而羅得島及威斯康辛兩校，對於美國公民，一概不收學費。講到私立學校中最貴族化的，可以拿紐約州坡啓普息的伐撒大學為代表。以下便是這學校裏一個四年級生一年學費的預算。

這個學生，她的父親是紐約州某銀行的副經理，有子女各一人。在鄉郊附近，擁有價值三萬的住宅一所，而每年進益為一萬八千元。這女孩子是伐撒大學的四年級生，她的

弟弟則在耶魯大學二年級肄業。現在請看這位中上人家的千金去年在坡啓普息所費的學雜費。

在普通私立學校裏，女生的學費大概爲五百元，但是在伐撒，每個女生都一律要付一千二百元。因爲在這筆款項裏，伙食和寄宿費用，也都包括在內。該校學生的宿舍，一經註冊，便可預定。如果要選擇同居的學友，也可聽便。所以這位紐約來的小姐，便選了一個密西根州的女生，同居一室。以下便是筆學雜費的清單，規定在開學前，必須付清：

學費(包括伙食與寄宿費)	一,二〇〇元
制服費(冬大衣在內)	三〇〇元
雜費(書籍與文具等)	一六〇元
總計	一,六六〇元

但是在伐撒大學裏，其他比較節省的女生，可以不需這麼許多。

現在，我們再談一談中等費用的學校，例如男女兼收的芝加哥大學。他位處美國中

部，學生數額約及六千，比起兩萬兩千人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來，當然較小，但比五百學生的海佛福大學，則規模較大。這的確不是一個貴族化的學校，事實上，其中多數學生，都是半工半讀的。至於一定要說抽取費低廉，倒也並不見得。

某君是芝加哥一個百貨商店的高級職員。每年進益四千五百元，家住依立諾州某小鎮車站附近，每天都在這兩處往返。所以雖然芝大位處南芝加哥的中部，這商人的兒子，仍舊每天往返上學，可是大半天的時間，却不得不耗費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上。因此他父親希望他寄宿在學校裏，比較可以得益。

於是，這孩子便在校中方庭的希區考克堂裏，以六十元錢租了一個房間住下。至於其他費用，可以參看下表：

學費(包括註冊及衛生費)	三一八元
房租及修繕	一八〇元
伙食	二二五元
洗衣費	七五元

書籍文具及實驗費

七五元

雜費

九〇元

衣裝購置費

一五〇元

總計

一，一三三元

所以，以費用來講，芝加哥大學確是美國的一個標準學校。因為芝大的當局曾經說過，如果沒法籌得八百元錢，請莫到芝大來。他們以一，〇一四元定為費用的平均數額，至於一，四七三元則可算是一個富裕的數字了。

以下是兩個學生在南部某「學費低廉」的學校裏肄業的預算，但是我必須同時聲明者，這校裏的學生，如果不能做工，沒有資格得獎學金，或者沒有其他經濟的來源，那末結果是不會好的。至於所謂「學費低廉」者，可並不是說這個就是壞學校。因為佐治亞州的佐治亞大學，向由美國大學協會給予津貼，而一百五十餘年來，已經成了美國社會及政治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單位了。

在這學校的二三年級裏，有學生兄妹兩人。他們的父親在佐治亞州辦有一個代銷汽車

的村家，去年的總益約共三千餘元，所以事實很明顯，他是無法把兩個孩子送進耶魯或是伐撒大學去念書的。因此他希望讓他們在南方求學，可以比較省儉一些。所選的學校是佐治亞大學，該校對於美國公民，每年收費祇有一二七元五角。以下便是這男孩子一年學雜費的預算：

學費	一二七·五〇元
實驗費	七·五〇元
破損賠償準備金	一五·〇〇元
軍訓費	一〇·〇〇元
書籍費	三〇·〇〇元
伙食寄宿及洗滌費	二四〇·〇〇元
衣裝購置及雜費	一一〇·〇〇元
總計	五四〇·〇〇元

至於說那個女孩子，因為是個四年級生，所以費用較多。事實上，要送一位千金上

學，每年總要多花五十至一百元。爲什麼呢？因爲服飾是第一個原因，洗滌費第二，其他如燙髮美容等，都相當費錢。總而言之，女孩子念書的費用，總得比男孩子多。以下便是這位小姐的預算：

飲食及寄宿	二七七·五〇元
學費	一二七·五〇元
實驗費	七·五〇元
破損賠償準備金	一五·〇〇元
書籍費	三〇·〇〇元
衣裝及雜費	二五〇·〇〇元
總計	六〇七·〇〇元

根據上面這些數字，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父親要栽培的一子一女，在佐治亞大學一年所需的學雜費。以平均數五百五十元計，共需一千一百元。正巧等於某甲的兒子在芝加哥大學一年的費用，至於比某乙的千金在伐撒大學一年的學費，則少五百元。因此結

論是：各校學費的差數約爲一千五百餘元。

不過這個結論裏所謂一千五百餘元者，並非指最高數額，而五百元者，也不就是最低。因爲截止記者此文時爲止，時下還沒有裸體學校的創設。因此學生勢必要穿了衣服才能上課。至於『揩油搭車』的辦法，在美國有幾州是明令禁止的。所以要上學，即使不乘飛機，火車公共汽車便免不了，而這些公用事業，又不肯不收車費而白載乘客。此外，還有一件事，就是學生必須回家。他們在學校裏過了三數月的苦生活後，每逢聖誕，倍覺思家。就不說這些，一個學生在學校裏，朋友是不能不交的。於是這些朋友就拉你加入他們的同志社或是她們的俱樂部，這樣，在第一年大學生活的預算表上，就不能不白添上一百五十餘元。假使你四年學費的預算總數，祇有二千五百元，那末這筆額外費用到那裏去找呢？

講到這裏，讓我再來提一提以前講過的那句老話：高級中學時代成績很好的男女生，是不怕沒有繼續升學機會的。目前在美國大學裏，儘有好幾萬個年青學生，身無分文。就是在耶魯，哈佛，及其他所謂『貴族化學校』裏，也有這種窮學生的蹤跡。（在哈

佛，五個學生中，有一個走讀生，而在去年，該校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學生，都在校外作工，貼補學費。）以下是五個求得學業補助費的來源：

- (一) 投考獎學金，承借校方補助基金。
- (二) 謀取校外救濟。
- (三) 代校方指定之部分辦事，預取薪金。
- (四) 由同學資助。
- (五) 請求紐約協會接濟。

記得在一九二一年時候，芝加哥南部有一個名叫史密萊 (Charles H. Smiley) 的飯店老闆逝世。他先前是個黑奴，沒有受過教育。但是死後留下了三千塊錢，在遺囑裏指定將該款捐給芝加哥大學，作為貧苦而優秀學生的補助費。所以每年得到這種補助金的學生(大半是黑人)，對於史密萊這個人，都非常敬仰。

至於說到獎學金，牠的數額祇足抵充全部或一部分學費。目前所有獎學金的數額，很難確定，大約總在一千萬元以上。在一九三四年時，所有公立學校的獎學金，適用於一

切可見的科目，在各地地方學院裏，都有設置。而在私立學校裏，獎學金所補助的學科，計有下列幾種：解剖，人體構造，建築，藝術，生物，商業經濟，商業管理，化學，土木工程，電機工程，牙醫術，教育，英國文學，地質，歷史，家庭經濟，新聞學，法律，圖書管理，算學，醫藥，採礦，音樂，看護，藥劑，物理，衛生，社會管理，神學，及動物學等。欲知詳情，可以向擬進之學院詢問，或附洋一角五分寄華盛頓教育部函索辣克立夫(H. B. Paschall)所編第十號公報『獎學金及給費研究生基金辦法細則』，加以參看，不過在目前這本刊物已經不很完全了。

能得獎學金者，祇限於一般清貧而成績優異的學生。有由學校當局置設及私人機關置設的兩種。在普通各大學裏，獎學金數額，自幾百至幾千元不等，學生獲得這宗款項後，祇須簽名，即可領取，不必經保證或介紹等手續。

但是一個學生即使獲得了獎學金，學費誠然可以不生問題，而需錢的地方，還是很多。依立諾大學裏的人說，如果你無法籌得二百五十元錢一年，那末請不要胡亂嘗試。此外教育界的人也會說過，雖然半工半讀也屬可能，但究竟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為竭盡

精力，而復求學。無異是一種摧殘，很不合算，不過賺幾百塊錢來貼補學雜費，那是另一件事，各處學生，都用這種辦法，而且很為成功。據哈佛僱員辦事處報告，去年學生課外工作的收入，總數竟達二二八，〇八五元之多。在全美三分之一的學生，幾乎都從事課外工作。例如承接雜工，充打字員，嚮導及秘書等，各種工作，無奇不有。

所以我們總計一下，大學教育每年所需的學雜費，約在五百元至一千五百元之間。你如果沒法從上述的五條源流裏籌到至少的二百五十元，那末還是不要輕易嘗試為是。因為這個數字，在各處確算是最低的了。不過另外還有一種所謂「自理學校」，那末所需學雜費一百五十元已夠。在這種學校裏，一切事務都是由學生自己操作。除了自己種田，將產品作為食料外，還在校內設辦小型實業，供給伙食寄宿及學業上的需要。這種學校的學生，每人每年費用，平均約自二百五十至三百元。至於學生作工後，是否能將學雜費全部抵除，還是抵除其中一部，當視學校情形而定。其中最著名的，有下列幾所：如貝利亞，聖塔啓，布拉克本，依立諾，皮萊，佐治亞，派克，密蘇里，及林肯紀念學校等。

關於半工半讀這一點，學校當局頗不爲然，他們以爲一個學生，在求學時候，兼了職，對於他的學業和健康，兩有妨礙。如果你實在覺得沒法獲取獎學金，或校外接濟，那末不妨在暑期裏做一些工作，這樣便可以避免衝突了。有些學校的當局，往往勸告一般學生，如果學費不足，儘可以停止一年半載，等到積到了這個數目後，重新進校念書，因爲他們的見解，以爲讀書與賺錢是無法兼顧的。

現在記者在篇末附表一張，其中對於全美各個高等教育機關的費用，都有簡略調查，在調查時，曾費相當功夫，所以自信這些表格沒有錯誤。但是因爲至今時間相隔已有數月，各校情形，到底有否變更，不敢保證，最妥當的辦法，還是寫信到各校的註冊處去詢問，更爲可靠。

第一類最高額五〇〇元

校名	學費	每月膳宿費
佛蘭克林(專收男生)	一八〇元	一八元—三五元
友儕(男女兼收)	一四〇元	一五元—二五元

依華阿(男女兼收)

九六元

一二元—四〇元

密士失必(男女兼收)

二五元

二五元

派克(男女兼收)

三〇〇元

懷俄明(男女兼收)

三七·五元

二〇元—三〇元

寄宿生必需作工十五小時。膳宿在內。

第二類自五〇〇元至一〇〇〇元

校名

學費

每月膳宿費

亞克郎(男女兼收)

免收

二五元—三五元

裴勞葛脫(男女兼收)

三〇〇元

二八元—四五元

辛辛那提(男女兼收)

一〇〇元

三〇元—四五元

德拉瓦(男女兼收)

免收

三五元

陀克(男女兼收)

二〇〇元

三三元

希拉姆(男女兼收)

三〇〇元

三四元

甘薩斯(男女兼收)	三七元	二三元—三〇元
勞倫斯(男女兼收)	二二五元	三五元—四〇元
內布拉斯加(男女兼收)	七〇元	三〇元—四五元
俄克拉何馬(男女兼收)	免收	二八元—三五元
聖約翰(男女兼收)	二五〇元	三七五元(全年)
達科他(男女兼收)	七〇元	二二元—三二元
微臘諾伐(專收男生)	三三〇元	五〇元
維基尼亞(男女兼收)	七九元	二六元—三五元

雜費及教本租費在內

第三類一〇〇〇元以上

校名	學費	每月膳宿費
愛姆赫斯特(專收男生)	四〇〇元	四五元—七〇元
凱斯(專收男生)	三五〇元*	三〇元—四〇元

康乃爾(男女兼收)	四〇〇元	五〇元—一〇〇元
麻省工專(男女兼收)	六〇〇元	六〇元
史密斯(專收女生)	六〇〇元	五五元—七七元
耶魯(專收男生)	四五〇元	三六元—五〇元

• 工程專門學校 (John R. Tunis 作 汪德餘譯)

大學出版部

二十五年前，美國僅有極少數大學出版書籍。但從本世紀開始以來，美國出版界最顯著的發展之一，却是大學出版事業之蓬勃生長。目前全美國最重要的出版機關中有二十家屬於各大學。而一般民衆對於大學刊物的觀念也已漸漸改變。在一個時期，「大學刊物」這名稱，使人立刻聯想到深奧而專門的教本，可是現在的讀書者已知道不盡如此了。耶魯出版的狼號戰艦航行記和沃克拉荷馬的如此世界，當然不能視作高深的專科書籍，但二者的銷數却都在普通商業出版社所發行的「非小說」之上。

這並不是說人們現已忽視那些研究專門學術的書籍。相反，這種書籍非但在數量上日有增加，在內容上也未見稍遜於前。事實上這是因為各大學出版社現已將範圍擴大，現在已能利用自己優越的地位和能力，發行各種更切合普遍興趣和更有持久性的書籍了。

他們沒有和商業出版家競爭的必要，但已發現一本重要的書不一定是一本沉悶的書，他們知道自己工作的目標是傳播知識，而一冊有趣味的，寫得好的書却是達到這目標的最有效工具。

雖然大學出版事業在美國還是一件很近代的事，在歐洲却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了。印刷術之傳入歐洲是在一四四〇年，但至少比那年早一百五十年，歐洲的大學已將出版書籍當作一件正常工作。至今我們可以從古籍中查得在一二七六年時大學校中已有「公然宣稱發售重要書籍」的「文具商人」，將當局核准的教本售給大學生。牛津出版的第一部書就是那珍貴的「使徒教律之批判」，著者據說是聖傑朗，年份是一四六八年。一五二一年劍橋在伊拉默斯氏的鼓勵和扶助下發行第一部書，印刷機是伊氏的朋友名叫西伯立區者所裝配。

牛津劍橋二大學在不論何種設施上，都保持一種獨特的傳統風格，在出版事業上也是如此。牛津最重要的近代出版物也許可以說是那部著名的英文字典。它是一切研究英國語文書籍中最勝任、最透澈和最完備的一種。劍橋出版的劍橋現代史，經過了十年工

作，在一九一二年告成，執筆者都是歐美著名學者。現在正用着同樣計劃編著劍橋中古史及劍橋上古史，將來完成，連同劍橋近代史，將使人類的活動從盤古時代至一九一〇年有一個完備的記錄。

當一八九六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在紐約正式成立支社時——那時它的歷史已比美國長三倍——美國各大學從事於出版事業的還是寥寥無幾。第一個當推約翰霍普金大學，它在一八七八年開始印刷書籍，芝加哥大學開始於一八九二年；加州及哥倫比亞大學則都始於一八九三年。但在這些時期以前，許多大學早已在印刷它們自己的書籍，雖然都不用大學出版社的名義。例如在一八一九年時，達德摩斯大學會將那富於歷史性的達德摩斯大學案件的記錄刊印成書。明尼蘇達大學在一八七二年即已發行它第一部關於明尼蘇達州在地理上及自然歷史上的測量報告。從那時起直至現在，它發行了許多性質不同的刊物，但該校出版社的正式組織，却到一九二七年方才完成。

從二十世紀的開始至一九二五年，美國大學出版事業的發展集中於東部諸州。普林斯登在了一九〇五年開始此種工作。一九〇八年耶魯在喬奇巴拉台的領導下設立出版社。哈

佛出版社成立於一九一三年，它的前身是成立在四十年前的哈佛印刷所。南部的先達者當推北卡洛林大學，它在一九二三年開始出版書籍。

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美國大學出版事業在數量上有空前盛況。全國各地共有七個學校在這時期中開始此項工作。斯丹福大學在一九二五年將它原來頗具規模的印刷所改組成出版社，前此這印刷所早有若干書籍問世。一年後杜克大學也正式成立出版機關，但從一八九七年起它即已發行一種名叫大學歷史研究會叢書。明尼蘇達和本雪爾凡尼亞大學的出版社，將同在今年慶祝第十三屆成立紀念。雖然本雪爾凡尼亞大學在一九二〇年已成立此種組織，但直至七年後才正式開始出版工作。四十年代初期加入出版園地的有沃克拉荷馬，密歇根，及康耐爾等大學。直至最近才開始工作的是路易雪那及阿渥梭二大學，後者之出版部又名「大學出版社」。

各大學開始出版事業的動機不盡相同，但很多却當歸功於少數人的靈感，能力及鼓勵。普林斯頓的施列勃勒氏不但一手組織及指導該校出版社，而且捐助一所房屋及許多設備。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成立是第一任校長哈柏氏一生最得意工作之一。他說他相信

一個大學如果沒有一種刊物將研究所得公佈之於世，就不能算做一個完備的大學。哥倫比亞校長勃脫勒氏在當哲學教授時即極力提倡大學出版事業；在一八九〇年他為該校某委員會起草報告書時，曾力請當局設立一出版社。耶魯大學校長哈特來博士在追述自己的行政經過時說：「現在回憶起來，我認為最滿意的一件事便是本校出版事業之進步。它已獲得全世界人士的讚許。」他的繼任者安其爾博士說：「這種讚許固然使本大學感覺滿意，就是耶魯的歷屆畢業生和一般友人也必引為與有榮焉。」

許多大學出版社將它們的書籍分為二大類：一、性質專門僅供一部份人閱讀的。二、適合一般讀者興趣的。哈佛在新的管理下，一方面維持學術研究及各種公報式的刊物外，一方面却注意二類書籍：一、關於各重要科目之專門著作。二、兼顧普通興趣及高深理論之書籍。芝加哥大學將其出版物分為四類，除去二類和哈佛相彷彿外，更多二種：一種是專談教育理論的書籍及各種裝訂新式之教科書，另一種是各學術團體的紀錄和報告。加州大學時常出錢補助出版專門書籍，對於普通書籍却祇願出版有泛銷希望的幾種。普林斯頓將售書所得利潤完全用在「有裨于學術及思想之進步」的出版工作上。

耶魯將出版物分作普通半專門技術或專門及教科書四種。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明尼蘇達大學「正從事於減去學術書籍的那種令人難以親近的書卷氣，而使專家以及普通讀者，能同樣感覺興趣」。

各大學出版社現在都已有很進步的推銷方法。芝加哥大學的出版社持有一張「合作表格」。上面詳列二十萬人名及地址。這些名字分類列在各種項目下，使出版者在不論發行何種書籍時能立刻通知他的主顧。十家大學出版社——牛津，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斯丹福，加州，耶魯，沃克拉荷馬，明尼蘇達及路易雪那——現已加入全國出版人聯合會，繳納會費之多寡視出版書籍數量而定，其中最少的是一百二十五元。

大學出版社在發行研究專門學術的書籍時，是不以營利為目標的。研究結果如能使某種學術得到任何進步，就是它們所希望的酬報。

哥倫比亞大學花了許多年月將密爾頓的著作編成一冊，使我們可以讀到這位大詩人的全集。它在編輯那訂成一冊的哥倫比亞百科全書時，也着實費去了不少人力及財力。哈佛的出版物共有四十餘種不同系統。從一九三三年起，著名的里奧勃叢書也由哈佛出

版。至今這叢書已出至數百種。加州大學出版社已將牛頓原理譯成現代英語，從此這一部最重要的科學論文能為一般人所閱讀了。加州大學另一件著名工作，是為斯蒂文博士發表他發現的維他命E，這化合物能治愈人類的不能生育。

類於此種性質的出版物不一而足。斯丹福大學有荷佛叢刊及斯丹福世界政治叢書。耶魯出版安得魯氏所著美國殖民時代之歷史，曾獲得一九三五年普列茲獎。約翰霍普金向來偏重於專門書籍，現在至少發行着二十七種叢書，此外還有若干定期刊物。密歇根最偉大的出版物是弗拉氏所採集的關於聖經文稿。但這刊物却是非賣品，我們祇能在各主要的圖書館中看到。沃克拉荷馬的得意之作是西阿氏所著沙漠之造成，這書所給予美國政府土壤政策的影響很大。北卡洛林大學所出版的兩部巨著我們也不可加以忽視。一部是三十一位權威作家所合寫的南部之文化，另一部是奧登氏所著的南方。實是兩冊研究美國南部最完備的權威作品。

大學出版社工作的成績可說各有所長。例如牛津出版社雖然在不論何種非小說類的出版物上都有超越尋常的成就，但人們却都承認它又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聖經出版家。劍橋

也是以發行最良好的非小說類書籍聞名於世，但同時還出版最有價值的學校課本。約翰霍普金的出版社長於自然科學，芝加哥却長於社會科學及宗教研究。沃克拉荷馬、北卡洛林，加州，斯丹福，本雪爾凡尼亞，明尼蘇達和路易安那在出版界都各有獨特地位。沃克拉荷馬的主要目標是發揚美國西南部文化上的富源。北卡洛林大學對於美國南部的供獻無人能加否認；本雪爾凡尼亞大學則重視本州之歷史及名人傳記。

在裝訂及印刷上，大學刊物也時常獲得佳譽。自從美國圖形美術會發起一年一度比賽書籍以來，每年總有好幾種大學刊物列入五十本最美的書籍中。普林斯頓所出版的書籍中時常有全章是用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立陶宛文，希臘文，拉丁文或意大利文寫的。這些不同的文字都能在自己的印刷所中排印。據說加州大學所備各種關於語言學及歐洲各國文字的特種字模，比任何芝加哥以西的出版社要豐富得多。加州大學出版工作的另一主要目的，是「造成更高更美的印刷標準」。

(By Norman Cousins作 李嘉慶譯)

大學畢業生的出路

哈佛大學一九一一年的一班畢業生，是研究美國大學生的一個很好的對象。第一，我們是一個平均的集團，沒有特殊驚人的紀錄，沒有全美著名的運動家，也沒有傑出的聰明人才。但是，大學生既然代表着全國不到百分之五的人口，那末我們總算是很少數的天之驕子了，因為我們已受到世人所稱的高等教育了。不錯，有了高等教育了，那末我們究竟已幹了些什麼事情呢？

在我們這一班畢業生當中，現在有一個會當過國民軍美國聯隊的司令，有一個是愛爾克斯黨中最大分幫的領袖武士，有一個是五年來從未睡過一張床的流浪者，一個是一所汽油站的主人，一個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前任董事長，一個機械匠，一個無線電播音員，一個國聯高級職員，一個大學校長，此外都是一些鐵路郵件書記，餐車主人，以及

新新村哈佛同學會會員等。我們中有百分之五十承認我們現在所有的職業，並不是我們在一九一一年離校時所希望得到的。我們之中有幾個曾幹過五六種事業，而現在仍在尋求新的事業。離校時得了一個職業而至今仍株守不易者，不到百分之五。

當我探詢同學們的境况之時，我很驚異地發覺這一班受過大學教育的畢業生，差不多八人中有一人是靠着政府的救濟或家庭的援助而生活的。其中有幾個連他們校長的姓名都拚不對。這一班畢業生中間，平均每人一年的收入在四千五百元以下。這一個數字，對於一羣受過高等教育而處身社會已近三十年的人，當然不是一個可觀的數目。你想這一切情形不是很奇怪嗎？

如果你把你的兒子送入大學，是爲了「結交貴人」或求得經濟的改善，以爲大學畢業後將來可以掙大洋錢，那末你最好問問自己，是否能不自費了你兒子的光陰和你自己的金錢。

在我們這一班四百五十一個畢業生中，仔細調查起來，證明根本沒有這一種做官發財的把握。娶富女爲妻的人，其投資是不智的，嫁女於金龜婿者亦然。有些人爲了遷就職

業而不惜犧牲其婚姻，但當困難時期臨到的時候，也不能獨保其身。在另一方面，那個在哈佛半工半讀，而大多數同學都不與相識的孩子，現在却做到了一個大都市中雪茄烟業的領袖。還有一個孩子，晚上在牛頓電話局充接線員，而日間則到哈佛上課，那時候天知道他怎樣支配他的睡眠時間，今日却已成為我們中少數真正傑出的科學家之一。有一個『交際博士』，在未畢業的時候是每一個著名俱樂部的會員，新近他所繳的所得稅，也有二千六百四十五元之多。

我們中間百分之八十七，都是有家眷的人，這和全國和我們同等年齡的集團比較起來，多百分之五。我們的婚姻大多數是很美滿的，因為我們中離婚的案件祇有四十一起。我們的婚姻紀錄，似乎足以證明這一點：如果一個大學生娶一個大學女生為妻——我們中有百分之三十四是這樣的——那末他的幸福的機會就加倍了。我們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七個孩子，我切實際上一致深信我們的兒女，較之我們自己在他們那樣年齡的時候，前途有更大的希望。我們各人的妻子，百分之四十七都有家庭範圍以外的生活，這在過去數年間，對於我們中有幾個人，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有一位夫人是自然治療

家，她的收入更多於她那位身任大學教授的丈夫。還有一位夫人，在家道中落的時候，到一家百貨商店裏去當賣貨員，現在已成爲一家大首飾鋪的重要人員。又有一位夫人，現在正管理着一個舒適的家庭和一所上等的書店。

我們的同學中分成四大集團——運動員，Phi Beta Kappa會員，同學會會員，和在校時沒沒無聞的普通份子。如果把我們這一班作爲標準的話，那末你最好叫你的兒子放棄足球而集中努力於他的課程。因爲從財政方面說來，成績最佳的首推 Phi Beta Kappa會員。第二是同學會會員，第三換到普通份子，而屈居末位的就是那班運動員。這是一件很使人驚奇的事情，因爲當初在大學裏的時候，運動員集團中，有錢的學生佔多數，而普通份子集團中都是比較貧苦的孩子。

那一個集團對國家的幸福貢獻最多而造就最大？這個要算 Phi Beta Kappa 會員集團了。

我們這整個一班的進步如何呢？我們有沒有進步，我們是否有了高等的教育和社會的經驗，而境況較佳，還是「馬齒徒增，依然故我」呢？在此人類一切嘗試都有長足進展

的時代裏，我們有了高等教育，會有些什麼貢獻呢？

我們有沒有像他們一樣的並駕齊驅呢？我們的確沒有一個在金融界中擁有特殊地位的人，也沒有一個在知識界中出類拔萃的人。文學，油畫，音樂，美術，古文學，在這些一切部門中，差不多沒有我們這一班人中的名字在內。我們中所有的，不過是一個詩人，一個歷史家，一個化學師，一個希臘文學者，和一個現在好萊塢賣弄天才的劇作者而已。

我們中實際上沒有公務生活的領袖。我們對於現代國家的基本問題，根本沒有好好的研究，我們中很少有人對它發生興趣。在攻讀政治科的學生集團中，祇有百分之十三會參加過市民和政治的工作。當然也有幾個特別例外的，但大多數對於改進政治情形，很少貢獻，充其量也不過『有規則的投票』而已。

我們最好的成績，在於醫藥，工程和教育這三個領域內。很少人有過別出心裁的思想。我們中幾乎沒有一個人真正做過一些先導的專業，或創造的工作，或任何魄力偉大的冒險事業。

如果這一個紀錄，就其票面的價值而計算，那末我們對於整個的世界，簡直沒有什麼貢獻可言，所足以稱道者，僅爲我們中有許多人是良好的公民，養家活口，完賦納稅而已。這是值得稱讚的成就嗎？當然是的，但在我們的同胞中有數百萬公民並未享得大學教育的權利而能做到和我們一樣的成就，或甚至更勝於我們。這個成績明明顯示我們沒有冒險的進取之心，而安於例行公事的生活，可憐一句古話，說哈佛大學生都是公債的推銷人，似乎應在我們這一班人的身上。今日我們五百四十一個畢業生中，近乎八十個人是從事於『財政』的。換言之，即每六個人中有一個人，想告訴其餘五個人怎樣投資，而這五個人却是沒有投資的本錢的。我們的命運顯然配不上我們的願望。本來，今生今世，誰也不能如願以償。但我們甚至連普通的期望也都達不到目的。我們豈不辜負了我們所得的大學教育嗎？我們也許沒有要求做超人的權利，但有幾件事，我們確有要求的權利。一件是我們既然身爲大學畢業生，那末至少我們應該證明我們對得住三十年前所受到的大學教育——我們應當做一些勝於一班未受到大學教育的人的事情。美國各地有許多許多人，他們從未見過一所大學的內幕，但他們却曾經過勇敢的奮鬥而作成了

許多「聰明，優美，勇敢的事業」。我們是全國人民的一小部份，從我們這一小部份中，應該產生美國思想的先導者，我們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領袖。

我們這一小部份有這樣的價值嗎？是的，我們中有幾個人的確夠得上的；但是推銷證券，公債，保險或地產，充當投資顧問或室內裝潢匠，這一切工作難道也需要大學教育的嗎？

想不到大學畢業生的志向，照他們的紀錄上看來，只求投一張共和黨的票，避去飢餓線，和打得一手好的高爾夫球。一個人需要進大學，難道原爲了這樣的期望嗎？

(By John R. Tunis 嚴安孚譯)

航空學校

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蘭德爾富機場，即訓練羽毛未豐的飛行員的學校所在地，一隻小巧的飛機在空中打滾盤旋。那飛機裏面坐着一個少年，頭戴鋼帽與飛行眼鏡，身子用帶縛在座位上。一手放在馬達的風門上，一手握住控制機，他正在學習飛行。風吹過飛機的支柱，呼呼作響；當飛機往下疾降時，推進機大聲怒號着；當他在使飛機平穩地飛行以前，地球直如瘋狂地打滾；他平穩地飛不了多時，就又在玩方才那套把戲了。

在地球上一般普通人看來，他實在也學得不錯了；但在那老資格的教練看來，却還是在搖頭。

「還不熟練，」他說。「~~他~~在空中這樣翻騰着還覺得有困難。他還不能操縱自如。我還得教導他。但他是會進步的。」

那青年學習着操縱飛機的技巧，以圖將來升空應戰時能得心應手；這是正在擴充的美國國防軍隊中很可觀的一幕。陸軍航空隊將有六千架飛機，目前人員尚不夠分配；這訓練人員的計劃，自七月一日開始，不到二年的期間內，大概陸軍航空隊的飛行員又可增加三千二百人。

陸軍學校方面，每年大概可練成七百名駕駛員。這新計劃的實施大概可使這個數目加倍而有餘。第一批新手現在民航機人員訓練學校裏，向一百六十五位曾在蘭德爾富地方學習過數星期戰術的民航機人員學習基本技術。他們的功課當然是由陸軍軍官監督着的，自民航學校出來後，這般軍校學生便到蘭德爾富去受基本訓練，然後再到葛萊(Kelly)去學習高等技術。將來這新計劃完成後，(這計劃大概在明年二月十五日可以完成。)在民航學校與陸軍航空學校裏就可有一千五百五十名學生。在那些學校裏，他們學九個月；此後就向戰術組學習三個月的射擊法與戰術。這個學習完畢後，就訓練完成了。凡學完這些課程的都是軍用飛行員，他們已長了翅膀，都有陸軍少尉的資格。大概每隔六星期，就有三百九十六個熱心學航空的青年進入民航學校，而其中約有一

百二十人大概是沒有希望到蘭德爾富去受基本訓練的。在學習飛行的初期，落選者較多。經嚴格的體格測驗而能錄取的人，數目甚小；凡判斷力不大好，手脚不大靈快的，很容易顯出來。

那些有資格到蘭德爾富去的，必穿着漂亮的制服，雄赳赳氣昂昂，覺得頗可自豪，因為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學校無過於蘭德爾富的那個了。蘭德爾富飛機場的中心點住着三千五百的陸軍人員，看去一點也不覺得擠。那飛機場有幾處是很少有人去利用牠的；即那無人利用的幾處，以之與幾個城市較大的飛機場相較，也要大着許多。

這飛機場的造價是二千萬美元，其實也值這些。蘭德爾富在德克薩斯州的青天白雲之下，風景秀麗，值得一遊，並使人動留在那裏學習飛行的念頭。

航空學生練習初步技術所用的是一架簡單小巧的雙翼機，那雙翼機的機翼不多，只有高度測量器，空氣速度表，與馬達旋轉速度表。但在蘭德爾富的航空學校裏所用的飛機却是大型單翼機，裏面裝置的儀器較多，置有無線電話，在那飛機前部的大型馬達裏面便藏着四百匹馬力。這才是一架真的飛機。

然而航空學校的學生並不是一進該校便可駕駛那種飛機的，他得先跟教練員學習，並溫習在民航學校裏所學得的基本技術。在這時候，一個學生的是否有希望成爲航空員便漸漸看得出了，有的便顯出有飛行員的資質；有的便顯出學到某種程度就不能進步的缺點。所奇怪的，有許多學生本來成績良好，然一達到某種程度後便再也不能進步了。這種學生便只好令他們退學，以免將來自喪性命。喪命的事是不大發生的，因爲政府的看護這般航空學生，正如母鳥的看護小鳥。政府不願意失掉一個航空學生，因爲一個學生就代表一筆很大的投資——一個飛行員的練成，約需二萬五千美元。每天的記錄，訓練員對於學生每天飛行能力的考語，讀來甚爲有趣。這些記錄不光是表示一個學生的品格，並足以示訓導員對學生是何等愛護倍至。唯其如此，在去年十五萬小時的飛行中，祇死亡三人。

一個良好的駕駛員究竟須具備什麼條件，訓練員也並不知道。訓練員從學生開始飛行時的樣子上大致可以知道他從前是學什麼——學數學的舉止是與學法律或醫科的不同的一——軍中的醫生在已往數年中想盡方法，要想知道那一種神經與身體的組織足以防止一

個人喪生，然而至今還沒有結果。

凡是最有希望的學生，他日常的記錄必表示他每天總有點進步，每天在校正錯誤，他的判斷力時在改進。如果他進步甚慢，時犯錯誤，精神不能集中，或是不能本能地在同一時間內做數件事情，那末不久他就得退學。這也並不是他自己的過失；他只是沒有飛行員的資質而已。

飛行員的資質究竟是些什麼，訓練員也不敢說。牠似乎是智力，神經，以及體格三者的總和。一個生就能飛行而不犯錯誤的人是珍貴非凡的；其實那種學生事實上還沒有。但要成一個好的飛行員，必須智力，肌肉，以及神經系統三者配合適當，並須有適當的氣質；單有好的體格是不行的。判斷力，手足的運用能使飛機升降自如，這些都是可以學得到的，但一個人必須有與學飛行相近的性情。如果他學飛行爲性之所近，則他將成一個飛行員，否則最好還是不要到天空中去。

例如新近有一個學生，他做一件事便不能兼顧他事，然而同時兼顧他事的能力是頗重要的。關於降落時的規則是例非嚴峻不可的，因爲空中的飛機不祇一架。屆時飛機均得

繞着飛機場向同一的方向飛行，而降到某種高度時駕駛者必須與其他飛機循序排隊而降落，庶可不危及其他飛機。

這位青年却不能做到這點。他不能選擇與維持適當的高度；他不能認清飛機離地的遠近。他不能使他的飛機與其他飛機維持着適當的距離，他有時與其他飛機近至一百尺，有時却遠至一千尺，其實適當的距離是五百尺，然他不能這樣準確，他有時降落得太快，有時降落得太慢。他一方面操縱着飛機，便不能同時顧全到飛行規則，高度與距離。

他並沒有立刻被命退學。航空軍校的學生，在不危害他生命的範圍以內，總是極力予他以改進的機會的。當訓練員認爲他應補飛一次以觀其成績時，便把他交付與飛行隊的隊長，如果飛行隊隊長的報告仍於他不利時，便由經驗更富的長官與他一同起飛，以觀其成效。最後他可聲請教務會評議，那時教務會審查關於他的報告，並聽取他的陳述。審查結果，有時發見一個學生需要心理方面的調整；他也許對於家庭不放心，或是他個人的私事使他心神不定。當發見有那種原因時，便設法使他安心，有時他得留級。

軍用機的駕駛員之能熟練飛行，必須學會許多技巧；我們知道這些技巧之繁複時，對

於祇有一半學生能及格一點便不會覺得驚奇了。控馭器的運用，以及身心動作的一致，均需許多鐘點的學習。初步訓練需費六十五小時，至於基本訓練連結隊飛行在內，須再費七十五小時。

一個飛行員必須學習使飛機徐，疾，升，降，騰飛，側飛，翻筋斗等等的本領。他必須學會怎樣包裝飛行傘，如何當心他的用具；他必須能夠運用無線電機，他得學習數學，軍中衛生學，飛行的理論；他得學習軍人的禮貌；他必須能夠拆卸機件，並須能夠重新裝好；他得學會怎樣看地圖與航線的標誌，他必須熟悉空中航行術以及氣象學。

葛萊飛機場是航空學生長翼膀的地方；一個學生離開蘭德爾富到葛萊飛機場去時，他已知道怎樣飛行了。他已能很有把握地使飛機在空中頭向下倒立而急轉直下；他自信已學會緊急降落法，並能在空中打滾，至少自認已很滿意，雖然教練官未必認為滿意。但他到了葛萊後，就得再行學習了。凡進蘭德爾富航空學校的，幾乎祇有百分之十能升到葛萊航空學校去，而有二百十五人的一級中，祇有七名能從那高級的學校畢業。

有少數人也許會在空中喪命，但是高級學生每小時飛行中出事的危險祇有一萬三千份

之一。在去年畢業的那一級中，即受傷的亦無一人，在最近過去的三班中，共計飛行五萬五千八百九十五小時，死亡者四名，而其中只有一名之死亡是無法避免的。在葛萊學校中途退學者，其原因多不可解，而此種原因，在蘭德爾富時，並不顯現。只是在葛萊的學生，其工作確較繁重，飛行技巧也更精深。

葛萊航空軍校，以其物質的外觀而論，並不足使青年駕駛員感覺興趣。牠還是前次戰爭時造的。校舍一落兩便漏，天熱時屋內也很熱鬧，只是些簡陋的屋子，但一個軍校學生到這裏來時，原無奢望，他已頗有軍人氣概，自能抱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

在葛萊所用的飛機，其構造更形複雜，控制的機關更多。如果學生以前未曾循序漸進——在學習初步技術時學會幾種機件的用法，在基本訓練時期又學會另幾種機件的巧妙——他見了這許多旋鈕，電鍵，電鈕唧筒，以及其他許多天曉得的機關，他必呆得手足無措。但不久他就熟悉了，那時他便升空學開偵察機，或是學開戰鬥機，或是學開驅逐機——他得每種都學——起初教練官伴他一同起飛，令他溫習基本原則。

在葛萊的學生，甚至於成績最優的也易犯令人好笑的錯誤。有一個學生在練習越州飛

行時，因把錶上的鐘點看錯了而迷失方向。他在德克薩斯州的石具地方降落，想藉以辨清方向。在他降落的那塊場子上恰有一羣很多的羊，但他降落時倒沒有撞到羊羣上去，只是飽受了一位受有損害的農人的呵責，直等他重行起飛時才算罷休。當時他只顧避免羊羣，就沒有顧到另一邊，所以機身的右翼撞到樹上去把那右翼折斷了，機身也大部損壞。但這是任何練習有素的駕駛員所易犯的毛病。

又航空軍校的學生，雖已學會飛行，然因不能認清路標，故往往把飛機開到目的地以外的地方去。

在現在的新制度之下，這般青年在蘭德爾富與葛萊二校受訓的時間，沒有他們前輩那麼長。但他們還能跟戰術股學習，得到關於戰鬥，偵察，襲擊等方面最後的指導。他們將有機會觀摩積有多年經驗的專家怎樣從事飛行。綜上所述，這新制度也許是會有卓著的成效的。由葛萊出來的這般少年飛行家，也許將比他們的前輩更為優良。這就是說，這一批人將為世界上最優良的飛行家。敢說聲比他們還好的，恐惟有海軍方面的飛行員罷了。

(By Russel Owen 何文介譯)

空中學校

美國無線電節目之一，現已成爲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教育事業了。因爲發展得過於神速，所以其重要性竟爲世人所忽視，除整個美國之外，已擴展至西半球上二十一個國家，其領域之廣可以想見。

這偉大的教育事業僅是美國的空中學校。雖然僅有十五年的歷史，而現在每星期已能爲美國二十萬教室中八百萬男女學生服務了。根據一九四〇年三月間的統計，卽就洛杉磯一區而言，已有十三萬六千五百個學生在三千九百間教室中，每星期有五天，利用此項節目。

自從哥倫比亞廣播社的教育部主任費休氏發表擴大美國空中學校的宣言後，新大陸各國領袖們對於它所發的好評，簡直有如潮湧而至。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巴拿馬和多

密尼根共和國等五國政府現已接受合作的邀請。其他各美洲共和國的外交代表，也都向他們的政府力陳其利而請接受之。

國務卿赫爾氏曾宣稱：「在各種使美洲各共和國的人民間能彼此了解更深的方法中，難得有比這更好的了。」

泛美洲聯合會的總監羅威氏也曾這樣說：「此項工作之值得吾人重視，並非完全在教育的立場上。其最偉大處在於能使南美各國間的文化聯繫，因此更趨強固。」

西半球其他各國樂於參加此項工作的理由之一，是他們藉此可以自我發揮，各國非但能因此得到分享別國文化的機會，而且能將自己的文化從播音機中公諸世界。

此項在過去十年中長成的教育制度，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簡單的說來，它是一擋一星期中播送五天，每天半小時的無線電節目。五天中的節目每天不同，計分時事研究，地理，文學，音樂和職業指導。每一種適應於一個固定的年齡水準。例如每星期四的文學課是專為低級程度的聽眾而設的。在這節目中，空氣中的教師將他們精選的短篇故事改成戲劇的形式而廣播之。這一課的聽眾在學校中讀書的學生至少有三百萬人，或者年

也有二百萬之多。

對於這種工作的進行上很重要的是一種供給教師用的教授法講義。此種教本每年出版一次。各校的教師函索即得。它不但供給參攷材料，而且還指示教師們如何使教室中的工作和廣播節目相符合。各空中課程設立的目的，並非謀庖代教師在學校中的地位，而是補充和加強他們的工作效能，每天從遠近各處寄來函索此種教本的信件，必達數百通之多。在最近某一天的來函索取者之中，有一個檀香山的中學校，一家威斯康新的修道院，伊里諾州的一個監獄，新墨西哥的一所印第安土人學校和威爾蘭的一家職業學校。這種教本流行之普遍蓋可想見。

我們現在試從發音和收音兩方面來研究空中學校的工作情形。從今年起，爲了鼓勵學生的參加起見，每星期五的時事研究節目改在各中學校的禮堂中播送。播音設備裝置在講台上，演員們手執講詞站立在播音機前等待着。一到九時一刻從一二公里外的電台總部中傳來宣佈空中學校節目開始的喇叭聲。不出一秒鐘，講台上那個從總社派來的播音員已將線路接通，演員們便開始用戲劇的形式說明一個流行的社會或經濟問題。

在星期五節目的最後十分鐘中，還有一次辯論會的舉行，辯論員就由那中學校的學生充任，題目也就是方才所討論的，例如『社會安全』之類。因為題材都能抓住現實，所以參加的學生都非常感覺興趣。

有些地方的電台在最後十分鐘時停止轉播紐約的節目，而將正在本地電台或學校中舉行着同樣性質的辯論會繼續下去。現在各地屬於哥倫比亞廣播社組織下的電台中，已有八十家利用此種本地風光的穿插了。在收聽了從紐約傳來的播音後，各地學生興高采烈地將方才的問題繼續討論下去。他們的社會學教師也根據教本上的材料指導他們，使他們能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某些地方如白明罕和塔斯加等的學生和普通聽眾們，都表示愛好自己的節目有甚於從紐約傳播來的。

這一代受到無線電教育孩子們的祖父母，還記得教室中的設備僅限於粉筆，黑板和書籍而已。現在教師的講台上已多了一只小小的盒子。這神奇的盒子使教育方法大為改觀。憑此設備，孩子們能和各方面的偉大人物時常談一堂。

我們現在試再看空中學校如何在每星期二播送音樂節目。擔任這一課的教授是國會圖

書館美國民歌保存所管理員洛馬克斯氏。他每星期在空氣中教授新歌一支；這一星期也許是一隻航海短曲，下星期却是一隻鐵路歌謠。

洛馬克斯氏盡力使他的節目富有興趣。他是一個典型的青年「民間音樂家」。身材很高，不很講究服飾。一縷黑髮永遠披在前額，一只六絃琴也永遠橫在臂下。每星期一他從華盛頓趕到紐約，時常還率領着一班鄉下歌唱家。他和他的賓客們不停的練習演唱。

在播音室中他先將當天所播唱的音景約略敘述一下，接着便唱起來；他請孩子們也一句一句跟着他唱。教完了這歌後，他便將下星期中所預備播唱的歌曲預唱一次。此後他再解釋一只樂曲，這是一位著名的製曲家專為本課所編製的。最後哥倫比亞廣播社的絃樂隊將這樂曲演奏一次。

同時教室中的情形又怎樣呢？這裏和在電台上相同，在節目開始前已經先專準備。教師在教本上先閱讀關於當天節目的解釋。如有新的歌曲，他便將它複印後分發學生。然後根據教本，命題吩咐學生去寫關於當天歌曲的歷史論議和其他方面的報告，此項報告必須在節目開始前交卷。有時教師還要將新歌和學生們一同預唱一次。

洛馬克斯的聲音開始從收音機中傳播出來。學生們一方面聚精會神地聽着，一方面還要跟着同唱。播音停止後學生們便討論這歌曲的音樂和它所含意義。在某些學校中，師生們還要共同研究如何依照空中教師的指導而繼續工作。有時學生們試將自己歌詞填入新學會的曲譜而歌唱。

明年這一課的題目將改爲『世界民歌』，屆時北從阿拉斯加南至阿根廷的學生們，都將得到加入歌唱的同等機會。

美國空中學校的設立，是在一九三〇年的二月間，當時的目標完全是商業性質的。着手計劃時，美國市場正很繁榮，但到成立時美國的大不景氣早已開始，因此原來的發起人在第二學期初即無意繼續經營。哥倫比亞廣播社便將它接收下來，算做它的基本節目之一。

在其初期，利用此項節目的人很少，一來因爲學校備有收音機的不多，二來因爲教師不懂如何去運用這種新工具。後來漸漸受人注意，教師們已學會如何在教室中利用它。各學校也都添置收音機的設備。有的是『家長教師聯合會』出錢購買的；有的是無線電

商人捐贈的；還有許多是學生們醞資合購贈給學校的。

到一九三八年，空中學校已粗具規模。那時哥倫比亞廣播社在其教育部主任費休氏的領導之下，已擬定各種發展此項節目之計劃。費休氏以前是在報館服務的，他非但有新聞記者所特有的堅強現實意識，而且他的理想力也為常人所不及。他努力於二點：（一）獲得全國教育界各領袖的正式承認。（二）分散活動力於各地，並努力增進各電台主管者，校長，教師和學生間的合作。

他向着這兩大目標按步做去。開始時頗感困難，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間，全國教育協會在舉行會議時，才第一次將空中教育這問題列入議程，同日加以正式討論。費休氏還在會場上將節目公開表演一次。當時的經過情形如下：

當費休氏聽見探險家貝特將軍將在全國教育協會會場中作公開演講的消息時，他認為達到上述第一目標的時機已至。他提議將貝特南極探險團的經過情形改成戲劇的形式而在會場上當眾廣播，演員就請貝特氏和他的隊員們親自分別擔任。這請求竟獲會議的接受，從此美國空中學校便得到舉國教育界的正式承認，因為全國教育協會的會員中包含

教員九十八萬三千人。

貝特氏和他的助手們依照着寫就的講詞練習起來。另外還有幾個職業播音員也加入此項表演。播送的時間一到，他們都站立在播音機前。三千位教育行政家也坐在大西洋城的大會堂中屏息而待。但當時機件忽告損壞，經過了七分鐘的修理，始行播送節目。雖然發生了這樣一件奇異的事，但那次表演的結果却大大成功。全體出席會員都感覺無線電在學校中確具價值。

現在全國教育協會已是美國空中學校一個最有力的贊助者了。在過去數年中，這重要的教育團體已將它的節目一項一項加以認可。今年舉行的會議已將全部節目正式認可為無線電教程。

直至去年八月中，美國空中學校才開始覓取各州教育廳的承認。現在全國已有十一州的教育廳正式將它的節目列為各學校的教材之一。另有數百個城市的教育當局也已有贊助的表示。

費休氏一面努力使各地學生都有參加此項節目的機會，另一方面着手計劃如何使全國

教育界將空中學校認爲一個並非遠在紐約而是和他們各有切身關係的組織。

在過去六個月中，他已完成這項計劃。哥倫比亞廣播社的教育節目現已和各地學校保持極密切的聯絡。根據他的授意，哥倫比亞廣播社系統下一百二十個電台中已有一百二十個聘有教育主任專門辦理這事。爲了調節他們的活動起見，教休氏將全國劃成五區：新英格蘭區，南區，中西區，洛山磯區和太平洋沿岸區。每區的區長由他親自任命。

此外他還設立一個普及全國的顧問團。從此空中學校能從七百位教育專家處蒐集各項意見。雖然這團體人數這樣多，但其組織機構並不因此而呈滯不靈。至多在一星期中能對於任何問題發出圓滿答復。這個組織的重要部份是設立在各地的顧問分團，團員從六人至十人，即由各地電台的教育主任聘請得來。顧問團設立的目標有三：（一）幫助調節各學校的課程，使它們能充分利用空中學校的節目。（二）根據學生之反應而貢獻關於材料技術方面改良之意見。（三）甄選參加播送節目之學生，例如上述每星期五時專研究課中之辯論員。

在過去十八個月中，各地教師利用此項節目的人數已增加三倍。

聽衆中，成年者超過二百萬之多，而且最近更大有增加。費休氏主張在開始每次節目時，教室的色采不必過於濃厚，如此則成年的聽衆也能感覺興趣而願繼續聽下去。

成年人之所以喜歡收聽空中學校節目的原因有二：（一）以其富有娛樂價值。（二）以一部分人感覺童年所受教育不敷應用，於是便抓住這機會和當代最優秀思想保持接觸。

美國空中學校計劃中最偉大的工作之一，便是使此項節目國際化。這工作的着手方法尚不甚複雜。哥倫比亞廣播社先擬定一工作大綱分寄給參加各國政府，各國教育部專爲這事所組織的委員會便將他們的材料送來。紐約總社將收到的材料分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刊印一冊後再分寄各國。它們便根據這書上的材料在自己的電台上播送。雖然有時不免改竄局部，但南北美洲所用的材料在大體上初無二致。

各鄰國對於此項計劃所表示的歡迎可以從墨西哥駐美大使那及拉氏所發表的談話窺見一斑，他說：「空中學校之發展能昭示今日青年，在西半球方面，才智及文化之合作，如何爲維持和平而努力。」（By Dr. W. C. Bagley 李世華譯）

報 紙 論

實在說來，美國政治隨新聞而轉移，真說新聞為政治動力亦非過言，不過讀者不能以為一家報紙方能推動全國。原來每一美國大城各有其大報，例如紐約時報紐約先驅新聞(N. Y. Herald Tribune)雖是聞名世界大報紙，也只限於紐約市內與郊外數哩才有讀者，一到美國中西部就少人過問。所以彼此乃因路途遙遠，無法副讀「新聞」者之望。紐約到芝加哥趁特別快車也得十八小時，到舊金山需時四日，新聞豈不變成舊聞。

美國報紙不重遞送，電車站頭街路轉角有約是報攤，各報羅列如山積。有的攤上有報販，有的無人看守，買報者放下銅子隨意購取就是。也有人家叫報攤按日遞送，這總是特別着重報紙之士或清大戶人家。普通人總是路上購取。有的帶了報紙趁電車，下車時也不帶走，電車盡頭候車地方角落，報紙堆積如山，全是車上收拾下來的。

報紙沿街擺賣，就支配了編輯心理，誰都想在報紙封面上行人一目了然之處，大字標題打動人心，好使看到大事才買報紙的讀者掏腰包。這麼一來，銷路自增。此所以美國報紙好弄噱頭 (Sensational) 以動衆。晚報競爭尤烈，既無版數限制，時刻換個封面記事標題出賣。晚報不但擺賣街頭，還有小報販沿街叫賣。重要新聞發表最早者就是勝利，早一分晚一分勝敗立見。新聞競爭就在街上進行。

各報羣唯霎時興味中心是趨，好多新聞今朝當他要訊，明天已經有頭無尾不知去向。此乃報館組織使然，館內幹練記者只顧對付當天重要事件，很少有頭有尾跟踪一尋。自然不無例外，撰述政治外交通訊也派記者常駐華府，但大體方針，總是只顧眼前興味，一切只求贏得讀者。

美國報紙有共同優點與弱點。報館不爲賣報所得而經營。無論報紙銷路多好，報費總抵不過紙張印刷。他們意在廣告收入，日出幾十大張，以博社會名聲，不過爲的容易多兜攬些上等廣告而已。這個而能成功，報館就日進萬金了。辦紐約世界新聞 (N. Y. World) 成功的普利查，曾爲報館營利一點辯護，既新聞必須完全獨立自主，要獨立自

主，財政上就非獨立自主不可。美國無御用大報，雖有的號稱民主黨或共和黨，但未必十足擁護該黨。任何人物黨派不能掣肘報紙意見，此為美國報紙之長處。

至言短處，則迎合大眾，有意「黃色」是也。例如殺人拐騙等情，不惜花整版報面，舞文弄墨，形容盡致。上流報紙毫無生路，像紐約晚報頗博知識界好評，銷路却只二萬，終至沒落。不過曠頭報放肆也得適可而止，過分誣盜誣淫，也要受讀者白眼，所以不能不看準普通民衆的文化程度，亦步亦趨。雖說迎合民衆，但如民衆有健全常識，報紙就會拜倒大眾腳下。美國為民主國家，報紙態度所以如此，蓋當然耳。

美國報館成今日那樣龐大組織者，以紐約先驅新聞當局倍納特之以新聞為本位始，至世界新聞的普利查，晚報日刊的赫斯德以黃色新聞成功，更為美國報界開一新紀元。普利查是匈牙利移民，十七歲到美國時，還不會說一句英語。初在鄉鎮報界做事，後去紐約，買下世界新聞。時該報原為上乘日報，而銷數無幾。普老板就把來變為品質最低銷路最多的報紙。此公晚年失明，但仍主持不息，日命秘書讀本報及別家新聞，然後指示編輯事宜。見他報有好記者，不吝重金羅致為本館服務。及普氏謝世，報亦失色，今

與報領新聞晚理電訊合併，名爲世界電訊。

關於新聞記者天職，普氏曾留名言，其言曰：『普通說來，大家負責等於無人負責，但新聞記者却當別論。世界如無新聞記者，一切改革均不能成就。唯有新聞記者在，官吏公僕始不能不克盡厥職，若有人貪賊枉法，新聞記者就揭發宣佈。世無新聞記者，輿論無從現形，結果沈默了之。國家豈與報紙共盛衰者。世有判別邪正見義勇爲之新聞，而後社會公德心得以存在。無公德心，民主政治必有名無實矣。』

赫斯德摹仿世界新聞的黃色傾向而變本加厲。他的報紙有點罵見極惡，但讀之趣味盎然。他力求第一流記者主持各欄，其社論直截明快，筆鋒常帶情感，一時無兩。漫畫亦其特色，遠勝各報所有。赫氏攻擊銀行家與企業同盟，社交界視之如惡魔，但就其個人而言，却是個溫良柔和的家主公。

照世間批評，普利查與赫斯德總是美國報界的革命者。普公來自異域，赫氏是從加里福尼亞至紐約的鄉下佬。雖說同是美國，東部與西部情形大異，東部秩序井然的老大國，西部是生氣勃勃的新開地。加州之有報紙，始於十九世紀中葉。當時舊金山有『加

利福尼亞「奧」加利福尼亞明星」二報，有一天兩報同樣不能發行，因為報館全部人員一見發現大金礦新聞，相率淘金去了。那時候正是從舊金山以迄洛杉磯大家只做黃金夢的時代。苟有志於一獲千金，莫不拋井離鄉，齊集加州。因之此時此地，就成賭博與罪惡淵藪，有金氏者，爲一八五五年創刊之晚報「公告」社主，目擊心傷，乃於創刊號揭發政治家受賄銀行家律欺等事，猛烈攻擊。受攻擊者遂僱用暴徒，暗殺金於報館門外。赫斯德生長於這種野蠻空氣之中，自然代表美國西部氣質，及在東部報界發言，當然把全美報界空氣爲之一變了。

紐約時報與先驅新聞在遠東最爲聞名，視若美報代表。實則紐約銷數最多報紙，却推加插圖之小型報每日新聞，日銷百三十萬份。日銷此數原不算多，只是美國報紙如前所述却有地方性，甲市報紙無不與乙市報紙競爭，故日銷百餘萬已不能不算巨數了。無論地方報也好，什麼也好，其言論之不受官方所左右，自由不屈，是爲美國報紙特色，蓋無疑焉。（馬場恒善作 亞爾譯）

新聞事業

以新聞事業作為職業只是近數十年來的事，巴爾扎克(Balzac)對此曾狂熱地幻想過。新聞事業在他那時還是新奇的東西，它的未來也未能預測。它曾為政治學的附庸，同時也是養成政客或政論家的園地；它曾作為和牧師從事不宜之職的教育工具，爭取向民衆報導真實的權利。它冒險着它的事業，在缺少前例的園地裏前進。

現今新聞事業的範疇，已不再做着政治和文化鬥爭的前衛，但是對於它的功用和地位的概念，也沒有新的成就。新聞記者的現狀是繼承了動態的政治和文化活動的傳統，這和他們真正的責職是不大相關的。那結果倒也不就是敗壞，然而有時却也正相近似。政治的鬥爭在無線電裏進行着，好萊塢接收了羣衆教育和羣衆娛樂的大部，此數者原來會一度為新聞紙的功用。一個現代的巴爾扎克所發現的鬥爭，將在電影裏，在廣播電台

裏，而在現代新聞紙和雜誌的篤實的工作。也惟有在好萊塢裏，巴爾扎克將尋到他的大部分，在人類條件下糜爛的成功和失敗，以錯誤之意義解為不幸的，以成功為勢所必至的——自殺，麻醉劑，神經病，虐待，仇恨，醜聞，污事——那些都有消失的傾向，當賭博已確立了它基礎時。

報紙不論將成爲什麼另外的東西，它沒有如許戰場。二千餘種報紙，日銷四千零五十萬份，只是例行公事重於靈感的一類機關；在它們之間，靈感可也有一個地位，像在學校裏一樣，但決不是首位。而變化，革新，改良等必須以適應其組織爲條件，否則也務必經過消毒的程序。

將每週新聞加入日刊的報紙，又加上一千二百種擁有銷路五千萬份的週刊雜誌，以及月銷一萬萬份的月刊雜誌，那末美國新聞事業的物質設備的大小也可概見了。在這樣的設備之下，儘有無限制調整和增損的餘地，也儘有新聞記者出版物的式樣的出現與消失的餘地，可以有直接政治評論的地位，以及刊登多量的，補充的政治文件的地位。但較諸激烈變動，動人聽聞的暴露，冒險，發現，赫赫然的個人業績，社會改善事業，以及

運動等的地位，却小得多了；偌大的設備在處它們的價值化爲至小，一般民衆對於它們的估價，實高出於辦理新聞紙本身的估計。

在新聞紙可以按它的老關用作直接政治工具的時候，新聞紙類竟因而成爲國家的一種威脅——當斯來得得 (Stidell) 和佩爾蒙 (Pelmont) 合謀阻撓布卡南 (Buchanan) 美國第十五任總統的報紙開始時，沙登 (Singer) 也發刊了一個報紙，去阻撓達格拉斯 (Douglas)，正是旗鼓相當；天平似的平衡——那簡直可能鑄出強有力的，固着的，而又有計劃的政治辯論來，而新聞却種在尼巴後面。在美國新聞業擾擾的時期，那時期以赫斯脫 (Hodge) 的奇特開發，弗賴蒙 (Frohman) 之綁票案，販賣婦女爲娼的週期性的發覺，錄音機等作爲標記——當時新聞紙以解決暗殺，揭發詐欺，公正之施行，官吏之選舉，外交政策之方針，以及勞工紛爭之調停爲己任——報紙以氣勢儼然和執拗的態度，不去惹動內戰，或逼使民衆瘋狂，這實是可能的事。但決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冷淡，使民衆對於那些暴虐與社會改革漠然無動，像目下的報紙所做那樣。這個毋寧是一種深切的政治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意義，一種認識，即是舉倒一個徘徊着的匪徒而用十六

時口徑的大砲，是用錯了工具了。

因爲新聞業是已經聯合起來，日報二千種，週報一千二百種，和月報二千種，以及它們的競爭者，其一致之行動，實令全體主義政府不勝如羨。筆者本人剛批閱了戰事初起數日以至數星期內的刊物，對於它們步驟的齊一，感到納罕，以爲宣傳部煌煌諭令之下，恐未必有此成績。其中當然也不免有少數的參差——例如華愛脫 (W. A. Fife) 氏吧，他論文中對戰爭表示歡迎之意。然而你必須再去讀二三十餘種的報紙，你才見到對於戰爭的一致的態度。南方的諸報，認戰爭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成分，其爆發正是當然之事；在東北方面，則於發動戰爭的道德的責任問題，著有雄辯的評論。這裏顯然有着新的競爭在裏面，有幾何幾式的達讓嘲着競爭者的表演。但根本上則報紙的反感是整個的。

這步調齊一的記錄實遠在戰事以前，即已有之，不過戰爭却照顧了它的工作。在單純的技巧的水平上，這是美國歷史上偉大組織勝利之一頁。而且，如果說這種行動表示報紙的功效，作爲美國資本主義的工具，那末美國報業的前途明白地安放在一種確定性之

上，即是這一工具將確保與其創造者的獨立。

這樣一種大規模與警覺性的制度之報業發展，其組織體的支流，它的反響的一致，使它作為政治上原動工具之功效，為之減低。例如一九三六年競選時，它將這一致性集中於單一的政治，它即時成為沒有效用。當報業利用它組織的潛在力量於狹隘的政黨目的上時，它是冒了完全消失它的力量的風險。

但戰事開始時的新聞，在報紙上的反映亦見一度的空虛。這並不是由於它們的認識不夠——實在是充分地說明了沒有一個園地會予戰爭以若何的感想。但在第一面刊載了含糊而遙遠的戰事報告，予人一種印象，戰爭只是表面油亮的一回事而已。無線電傳影的新發明這時便大見功效，傳達希特勒，里賓特洛甫，以及齊亞諾諸氏的像片，每張都是模糊暗淡，好像從雨裏淋透似的。報業欲與簡明的廣播電台相競爭的熱烈企圖，造出可笑的情況來——有一條新聞說，挪威國的漁人會聽到重砲聲，儼然是第二次的裘得蘭（Jutland 丹麥）之戰，重臨於今日了。

如果民衆已為戰爭的爆發所擾動，報業的行動似乎使他們不能滿意，即使不使他們更

心緒不寧的話。如果他們感到已入陷阱——如果他意識到戰爭發展的結果必然為墮落，而轉入革命——沒有東西在報上見得是實質而又有計劃的，也沒有東西在報上可以算得能緩和他們的恐怖。或者是使他們對於未來的任何變化冷酷而無感覺。生命已從這些紙頁上失去，對於臨頭的劫數也只有模糊的估計而已。

至於報紙的其餘各欄，也存在着同樣奇特的不真實的新聞：社會欄中關於結婚的消息永遠是明亮的。而各種交誼會也永遠是歡愉的。在星期六，宗教欄下，則露布着翌日佈道的節目，而星期一則有數則易於記憶的名言語錄。試思社會如果一如報紙之所為，是一個交誼會，結婚，離婚以及俱樂部例會的成果，那真精透了。但一想到道德大叛動時期裏所組成的宗教，那末且不必討論團體間的衝突；一想到房屋是地產，連同近郊廣大的建築在內，同時又一想到書評之類便是智識生活而不是意見的衝突；在體育欄裏注入十分熱烈而滔滔的辭令，而在商業欄下呢，以嚴正而有節度的文字，記載本週內的破產事件。——總之，沒有一點犧牲，除非為了生活，而要在戰事新聞裏更有所犧牲，那它的所得真是更難於想像了。（By Robert Cantwell 宋迪人譯）

民意測驗

在波士頓的一條街口，一位股票經紀人被截住了回答下列諸問題。

「十一月的總統選舉中，你願意誰當選？」

「我願意威爾基當選。」這位股票經紀人回答。「但是我不知那些政客贊成與否。請你記下威爾基的名字來，但須加一個附註，我還沒有決定，你還有什麼要問的？」

「假使加拿大被歐洲的國家所侵入，你以為美國是否需要派遣海陸軍去援助？」

「對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以為美國應立即採取行動，但我反對去干涉那些海外的事。」

在另一個地方，在阿干薩斯州的公路上，一個穿工服的人也被截住了回答問題。問題完全一樣。但回答就不同了。這工人願意羅斯福當選為第三任大總統，但是這兩個人都

代表全美國民意的一部份。每星期中，有成千成萬的人被徵住子問這類問題。問題內容，包括總統選舉，歐洲戰事，以及美國國內的其他種種問題。

這種新式的民意測驗究竟有何貢獻？牠用什麼方法來測驗？究竟有怎樣的用處？

一九四〇是美國總統大選的年份，更多的人，要被問上列諸問題。

一九三六年（即上屆總統選舉年），文藝評稿雜誌用投票的方法來測驗民意的趨向，其結果大為失敗，這種新式的民意測驗是否會蹈文藝評論的覆轍，現在已有人在那裏討論，但那些批評的人，似乎對這新興的科學，在我看來還有一些誤解的地方。

民意測驗，並不是一件新創的事，自一七八九年到現在，大總統、行政員、國會議員等人，他們都不斷的在探求民意，他們的方法，是從選民的來函，以及報紙的社評中去研求。百年以前萊拉明星報在傑克遜未被選為總統以前，就來過一次投票初選。

這新的民意測驗，就是用科學方法來研求這一個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民治國家中，其人民所願做的事。

當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總統大選的時候，文藝評稿是當時最風行的雜誌，全國人民，都注

意他們的「初選」成績，他們共發出一千萬張票。初選的結果，他們認為蘭敦一定獲選。「美國民意測驗社」，「克勞斯萊民意測驗會」以及幸福雜誌的民意測驗，祇派出很少數的人出去調查，都認為羅斯福將獲連任。其結果雖不如預期的這樣準確，但已證明這方法比投票預選要完善得多。

現在又到了總統大選年，這新式的民意測驗本身也要再經過一次重要的測驗，牠的主要原則，就是引用「橫切面的定律」，簡單地說，就是要收集全國人民各種重要的以及不同的意見。所訪問的各不同階級的人數，要和大選那天各種不同階級的投票人數，成絕對的正比例。

在大多數情形之下，被訪問人數的比例大概可分成下列六類：（一）每州選民人數；（二）男與女；（三）農村選民人數，二千五百人以下之城市之選民人數，以及二千五百人以上之城市之選民人數；（四）各種不同年齡之選民，包括一至選舉日即成爲成年者在內；（五）選民中之收入在水準以上以及水準以下者，依賴政府或慈善機關救濟爲生者亦包括在內；（六）民主黨或共和黨或其他政黨。

例如在俄亥俄州，依救濟爲生的人民，約佔全州人數的百分之十二。在民意測驗中，對於這一批人的訪問，也須佔全體訪問數的百分之十二，餘類推。百分之三十九的人口住在鄉下，百分之六十一在城市，所以訪問時，居住地帶的分配，也須依此百分比。全州年齡在二十一—二十四歲的，約佔百分之十。訪問時，年齡的分配，也須依此標準。最後，俄亥俄全州選民，約佔全國選民數之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所以在該州的訪問數，也須佔全國訪問總數的百分之二又三分之一。

這「橫切面定律」並不是一種新的發明，植物學家，微菌學家以及其他科學家作全國水份之清潔調查，植物分佈狀態研究等皆根據此定律。新的發明乃是將這「橫切面定律」應用在民意測驗上。巧得很，這一點正是以前人作民意測驗時所忽略了的。

十六世紀時的名哲學家蒙德納曾說過：「民意是一種極有權威而又不可測量的東西。」即在五十年以前，美國名政治家勃利斯還講過，探求真正的民意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勃氏曾預測，將來總有一天，可以設法將準確的民意探求出來。

這新式的民意測驗，已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但也引起許多人的懷疑。最普遍的問題

是：「爲什麼我沒有被訪問過？」很多的人寫信給「美國民意測驗社」來問。很多的人希望在民意測驗的發表中看見他或她自己的意見，喬生將軍有一次在會議中，問到會的羣衆，有幾位曾被民意測驗者訪問過，一千六百人中，祇有一人舉手。

喬生將軍的報告，並不使「美國民意測驗社」驚奇。反之：假如這一千六百人中，有幾個人舉手，倒是要加以注意的事。在新式的民意測驗中，訪問人數的多寡，可說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最主要的乃是「橫切面」中包括人數的比例數的準確。假如所訪問的人都經過精密的選擇，那麼每件事情，祇要經過五百至一千個訪問，即可得到準確的答

案。

假如有人對上述情形懷疑的話，那是因爲他還記着文藝評摘在一九三六年以前的方法。爲了宣傳起見，被訪問人數的多寡，也許有點關係。但在實際上，多作幾千次或幾百次訪問，其準確程度，並無變更。

一九三六年「美國民意測驗社」測驗人民對羅斯福總統的復興政策的意見時的結果，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當時的問題是「你贊成修改復興政策嗎？」先作五百次訪問，作

「否」的答者計百分之五十四又十分之九。三萬次訪問的結果，作「否」的答者為百分之五十五又十分之五。換一句話來講，就是多作二萬九千五百次的調查，其準確程度之差別，僅為百分之零又十分之六而已。當時的情形，可見下表：

訪問次數

不贊成修改復興政策人數的百分率

五〇〇	五四·九
一〇〇〇	五三·九
五〇〇〇	五五·四
一〇〇〇〇	五五·四
三〇〇〇〇	五五·五

「美國民意測驗社」每作一次測驗時，約作三千至六萬次的訪問。全美共有選民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每一個人被訪問的機會僅是二萬分之一而已。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種新式的民意測驗，其準確程度，究竟如何？」若與一九三六年文藝評論所作的投票方法的結果比較，實遠過之。幸而雜誌引用「橫切面定律」所作

的關於一九三六年總統選舉的調查，與羅斯福所真正得到的票數，相差不到百分之一。『美國民意測驗社』以每州分開調查，亦證明羅斯福必再獲選，四十八州中，四十二州的結果，完全無誤。一九三八年國會議員選舉以及很多次的地方選舉，『美國民意測驗社』所得的總平均，其錯誤不到百分之二。

但這種新式民意測驗，其準確程度究竟如何呢？他們的所謂準確，亦只是一個大概而已。即是『美國民意測驗社』本身，亦不相信每次都能對，或是達到百分之百的準確。依照自然律，每件事情，都有或然的錯誤。根據哈佛大學勃郎教授的報告，在九百次測驗中，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機會，其錯誤不出百分之五。若作二千五百次的測驗，則其平均錯誤，將不出百分之三。

所以在『美國民意測驗社』的希望中，每一百次的測驗中，最多錯五次，九十五次一定是對的。每次錯誤，祇是百分之四以內。普通意見的測驗與選舉的預測有很大的不同。對於被選人及政治機構的活動，和真正投票的人數，或是選舉日氣候的劇變，對於選舉的結果，都有極大的影響。

有一派人對這新式民意測驗加以攻擊。他們以爲民意測驗結果的揭曉，將使人民心中有一成見。這對民主主義本身講起來不是一種好現象，『勝者』以爲好在多數人都投和我一樣的票，我就不必去投票了。『敗者』則以爲去投票也沒有用。其結果必使投票的人數越來越少。還有一點就是在『敗者』一方，太吃虧了，這少數的擁護者，看了民意測驗的結果，很有被影響的可能，這一來，勢力越形單薄。俄勒岡州的國會議員庇亞斯自一九三二年起，即每次在國會中提出此案，以上兩點，就是他的最大理由。

但是事實上的證明，並不與庇亞斯所想像的相合。作種種選舉預測，並不只『民意測驗社』一家，新聞記者，政黨領袖等等，都在作事前的調查及預測其結果。一九三六年總統大選時，最精密的調查工作，是民主黨領袖法萊所作的。假如有人以爲『民意測驗』的結果，足以左右『民意』，那麼法萊每次所發表的言論，將有怎樣的影響呢。假如法萊預言民主黨將獲大勝的話，試想能有幾位共和黨員，會改變成見，而投民主黨候選人選人的票。

幸運得很，對於庇亞斯所提出的兩點，我們都能提出相當的反證。對於第一點，我們

細細的翻查一下，投票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此百增加。自一九三三年，民意測驗得到大眾的注意起，每次選舉，投票人數，都有顯著的增加。民意測驗的運動，把人民對於政治的趣味提高，間接就鼓勵了他們參加投票。一九三六年大選，投票總數為四五，〇〇〇，〇〇〇，較一九三二年多六，〇〇〇，〇〇〇票。對於第三點，我們將過去三年中各地方的選舉，作一調查，也看不出有左右民意的地方來。一九三六年，文藝評論雜誌預測的失敗，就是這一點最有力的反證。一九三六年以前，文藝評論是全國雜誌界中權威之一，在那年的大選中，他們每週都有詳盡的統計報告，並利用報章以及無線電播音大事宣傳，認為蘭敦一定被選。但事實上的結果，投票選舉文藝評論的「敗者」的，竟有二七，〇〇〇，〇〇〇人。而反之，文藝評論的「勝者」，僅獲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票。

「美國民意測驗社」，辦理對於選舉的預測，已不下五十次，對於候選人獲得票數之增減，每次都有詳細的紀錄。研究的結果，認為絕對沒有左右民意的嫌疑。

我們可以毋須再否認這種新式民意測驗的價值。這種測驗是絕對可取的，但是實行的

方法，或者還須改良。許多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以及民意測驗社的工作者，都同意這點。即是問題措詞的不同，也會得到不同的結果。「美國民意測驗社」的工作者，正在努力設法對這一點加以補救。每一個問題的措詞，都經過詳細精密的研究，才發出去給經過特別訓練的調查員。爲補救萬一的錯誤起見，民意測驗社還用一種「分票」法。同一問題，以兩個不同措詞的問句發出去，結果若是不同的話，再將這兩個問句，加以研究，改成一個「中和」的問題，再發出去。

在今日民主政體的政治下，這種民意測驗可以幫助人民的真正需要。但是這不過是表示意見而已，對於專門問題以及實行的細則，仍須假力於專家與行政官吏，國會議員仍是人民的代表。民意測驗的目的，祇是給一般平時保持緘默的大衆有一個機會表示他們的意見而已。（By Dr. George Gallup 方文譯）

無線電討論會

「美國的市民大會在空中廣播了。今夜我們可以供給你們聽沒有被檢查過而自由的討論。……」

「這是人民的講台。來曼勃力生 (Lyman Bryson) 以及四位貴客在圓桌上討論重要的公衆問題了。……」

「美國空中的集會！各海岸的聽眾可以聽到華盛頓內務部的討論會。……」

以上是美國家庭中所常聽到的無線電播音，在這個國家裏，每禮拜有許多無線電廣播討論會中各要人、商界領袖、勞工代表、學生、市民的議論。無慮有千萬人聽到這種討論，因而成爲政治社會的重要進展。

在別的地方，人民是不會聽到自由討論公衆事情的。即在其他民主國家內，無線電中

也有不能自由播音自由討論的；獨裁國家內，當然不必說了。在俄羅斯、義大利、德意志、日本，人民祇能聽統治階級的意見和『主人們』的一貫論調。如果聽了另外相異的政見，便要犯法。（漢堡某德人因聽法國播音而被禁三年；然而他所受的刑罰已減輕了不少，因為他沒有告訴別人所聽的是什麼東西。）

因此，使美國能聽公共自由討論工具的無線電，雖則通行不過二十年，却已成爲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革命之一，而且影響到我們日常工作至鉅。

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〇年，美國已有二千七百四十萬家庭增加了無線電——現在有無線電的人家有二千八百萬家。幾乎每個美國人都費若干時候去聽播音。據專家估計，全國一半人民每天花三小時至六小時的時候去聽在一九二〇年未被人們知道的無線電廣播。

無線電究竟對我們有何影響？無疑地，我們知道它能影響我們讀書的興趣，公餘的閒暇，音樂的嗜好，日常的購物，以及世界大勢和我們對世界大勢的意見。同時公共自由討論也因此可以利用它來廣播。譬如拿美國市民大會廣播節目來說，其詳細情形，可分

述之如後：

發起自由討論廣播的是喬治·V·但尼。(George V. Denny)先生他的聲音為盈千萬的美國人所熟悉。他生於北加羅福州，現在約四十歲，他曾為大學教授，演戲家，導演，現在為紐約市民公會的主席。

許多人知道但尼發起自由討論廣播的事。在一九三四年，一個朋友告訴他不願世人多聽羅斯福一人的意見，他頓時感到有使人們聽到各方面的政見，以及表示各種不同的議論的必要，而不泥於一個要人的宏論。

於是他開始研究，想下許多方法，使全國各式市民大會廣播於無線電中。一九二〇年，當他任哥倫比亞大學文理學院指導的時候，他想使每個青年人都具有政治的訓練及良好的教育。他說：「最後我想出了一個良好的方法，使聽眾們注意討論者的整個人格。」

一九三〇年，他發任為政治教育學會的副會長。他發覺自由討論廣播不十分滿意。在市民公會裏他覺得經濟學會常有會員來質問發言人或演講人，比較可以吸引觀衆興趣。於是慢慢地使外交協會的討論也廣播於各處。

最後，他那位『不願意聽羅斯福』的朋友幫助他成功。他使演說者的聲浪和下面聽衆的喝聲聲同時廣播，以便無線電聽衆好像身臨其境一樣。他再用鈴聲、叫號聲，以及會中的質問聲夾雜其間，這樣使演說者的『人格』表現於無線電聽衆之前了。於是但尼在國民廣播公司演試六個討論會的廣播，而得到意外成功。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的廣播，他收到三千多封的贊助信，因為聽衆們覺得自由討論廣播已戲劇化，而津津有味了。

自此以後，自由討論廣播，日益發達，參加討論人物有內閣閣員，政治領袖，商界聞人，著名作家等等。聽衆們有各自組成小團體，來收聽討論節目，聽完後各人再行發表意見，互相切磋。有的團體有幾百人，在青年會或俱樂部收聽，有的有二三十人，在各大學內或私人家庭內收聽。當廣播時，他們靜心的聽着，完結時各人發表意見。一個大學教授和一位不知名的商人，或者紐約市的一個遠記員，可以熱烈辯論一個問題，而且辯論時也帶有幽默色彩。但是最後沒有團體的『決議』，——因為美國人不歡喜集團意見——不過是各人對於有興趣的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增加自己的知識而已。

這種活動是美國新歷史的一頁。在十九世紀，「關心」集會及聚餐會討論各政治問題，為一時風尚，現在已被廣播運動所掩蓋了。

自由討論的廣播，可使已存在的民主政治發展。它的最大力量是使自由討論精神成為戲劇化而深入民間。從前一個市民大會，祇能容納千百人，現在可利用無線電，使百餘萬人以上可以參加。進一步而言，它可打破時間空間的阻礙，使美國各界領袖的聲音，傳入於每個無線電聽眾。小小的村鎮內可以聽到閣員、軍人、議員、作家的討論會。幾乎每個瞎子、殘廢者，也可以參加政治活動。無疑地，這個運動使美國民衆教育打成一片了。

至於它的最後目的怎樣？我們可以說它能直接影響選舉。但尼估計，自從他的計劃成功後，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投票人已由固執跟隨一黨的意見成為不偏不倚的獨立思想者了。美國土地廣大，人口衆多，不比得丹麥瑞典諸小國，容易為一個黨派的意見所操縱，而無線電廣播，可使民主政治建立於最平民化的主權上面。

我們現在可以來一個新的試驗——使民主主義在空中發展，而且我們也必須努力。我

們可利用無線電，成爲民主主義的工具。我們有力量控制和利用無線電，成爲民主主義的工具。我們有力量控制和利用無線電，而可使它成爲最有生命的人類和平發展的工
具！
(By Frank Ernest Hill 向冲譯)

捐稅與公益

本來，在吉爾勃及沙利文季節的春天，欣欣向榮的，是萬紫千紅的花朵，但是現在，替代這種花朵的，却是賦稅的單子，因為明天，紐約州的所得稅是到期了。往常，聯邦所得稅及州當局所得稅間，尚有可供喘息的餘地，但在四月一日那天，紐約市長却又提出了龐大的預算，估計該市來年可征的不動產稅率。

在接連而來的三個時期中，紐約全市的市民，都負有納稅的義務，而稅額總數竟達九十三萬八千五百萬美金之鉅。其中，五萬八千九百萬元，必須就紐約當地征收而供本市之用，三萬九千六百萬美元供給州當局，而八十四萬萬元則由聯邦政府收入。

目前，在全美有權征稅的機關，竟有十七萬五千個不同的單位。其中有些並不直接與我們（指市民）發生接觸——那是看來如此而已。這些收稅機關併合起來，每年可收稅金

達美金一百廿五萬萬元，來源是從我們這班市民，市上的商家，娛樂場所，及各個機關等。根據比例來計算，各商家及機關，平均每單位納稅一百元。雖然這是浮數的估計，不一定稅收能如此平均，但事實上祇是有多有少，沒有一家能全部豁免的。

這種稅收的數額，比較起來，約為全美國民薪給的五分之一。他一經收入地方當局，州當局，及聯邦當局的財政庫後，便重新由局方支出，用以築路，造橋，維持軍隊，或者印發參議員的演說詞等。在這些過程間，當局買着材料，付着工資，組成了工作的情勢。因此，在一種經濟的幻術下，這額佔全美國民薪給五分之一的稅金，便變成了國家的一宗收入，其比例也正為五分之一。

然則，每個紐約的居民，在這種巨額的賦稅下，每人到底要繳多少？他們納了稅，又得到些什麼福利呢？

紐約當地居民的狀況，是與衆不同的。如果要仔細研究怎樣不同和為什麼不同，我們不妨從某甲的那位住在城外的表親說起。他的名字叫約翰·曷撥斯戴脫，每家的總收入是五千金元，其中四千五百元是薪金，其餘則為利息。他家裏除了妻子外，有兩個孩

子；在這個生身地的故鄉，他擁有自置的住宅一座，兩個孩子則都在公立學校裏念書。約翰家裏，汽車和無線電是當然有的，星期日他往往在園子裏弄花草。有時，他一人到公共運動場去打高爾夫球，間或還在總會裏跳跳舞。

雖然他也抱怨稅率太高而常常對所得稅表咕噥不休，但自認還算是幸運的一個。因為他買香烟時，用不到加付市捐，他妻子每半年上城採辦什物，也不必支出什麼例外的賦稅。但是除了這方面的豁免之外，他分內應納的捐稅計：聯邦所得稅廿一元，州當局所得稅三十元，地方當局產業稅五百四十六元。此外，他的駕駛執照，計需美金五角至一元，汽車執照十八元，總計，一年中向政府繳納的稅額，為六百十六元。

但是這樣估計是有漏洞的。每逢名片大獻映，他買票去看，票上是附帶着稅，每逢汽油用盡，上站加添時，每加侖油上也加着稅，其餘如購買板烟管上的烟絲等物時，也無不有政府的捐稅在內。所以根據事實來說，他每年繳納的，不祇是上述的五種稅，實際上一共有八種聯邦稅和七種州當局稅呢。此外，還有許多看不見的賦稅，也隱藏在貨品的價錢裏面，要他一併繳納，例如：他妻子那只新的冰箱，他兒子的新網拍，他女兒的

繳面霜，和他自己吃的威士忌酒等。所以由此看來，約翰自認每年納稅六百十六元者，這個數字是錯的，實際上他納稅的金額，每年竟達一千〇六十五元之多，這在他全年進益中，佔去百分之二十強。（以上各項數字，係伐薩女子大學梅白爾博士於「廿世紀基金會」主持下，根據詳細實情訂校而得，諒無多大錯誤。）

約翰的僱主，名叫比爾泰孔，跟約翰是鄰居，住宅也在那小山上，情形跟約翰相差無幾，祇是多了一個變幢的汽車間。比爾每年的收入是兩萬元，所以他所負賦稅的擔子，比約翰更重。比爾的收入雖然比約翰的大四倍，但他應繳的所得稅却不是四倍，而是四倍以上比例加高的稅率。至於其他隱匿在物價裏面看不見的賦稅，由於其開支及產業之鉅大，也跟着大量支出。總計起來，比爾每年所付直接或間接的稅款，竟達七千四百六十三元，佔了他總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果紐約這市能像牠市民感覺清明時的想像一樣，以為祇是個小鎮繁榮起來的地方，那末紐約居民應付的稅款，也許能同鄉間所付的相差無幾。但是一塊地方，大到超出了都會的範圍時，其一切增加的倍數，似乎也超出其應有範圍。正像男女兩人，一結婚

後，便不單是兩個人的例子一樣，紐約不祇是一個人口兩萬五千的市，事實上牠却倍上了三百倍有餘。

紐約的市民，每年收入五千或兩萬的，應繳稅款的名目與鄉間的居民相同，或竟更多。如果他們沒有不動產，那末在表面上，產業稅是可以不繳的，但如以為這樣即可豁免此項稅收，那真是夢想。事實上地主們把產業稅繳與當局後，回來就在他產業上想法，在每幢住房或每間公寓的租金上，加上一成，由此撈回那筆稅款，結果「羊毛仍舊出在羊身上」。

紐約市民除了要付產業稅外，還有三種直接稅和兩種間接稅，壓上他的肩頭。為救濟失業而由當局加諸職業界商界的所謂「普遍職業及財政稅」，事實上都變成了後者的一種「成本」，都加在其商品或服務中，由顧客們間接繳付。此外如加在商界租金上的「居留稅」等也無不如法泡製，由消費者來代其負擔。

再者，便是紐約市民熟知的公開稅了，舉凡一切商品：狗吃的餅乾起至新式汽車止，都抽百分之二，電話服務，煤氣電力，飲料，及餐館食品等，則抽百分之三。如果有人

自覺聰明，到紐約市外去買新車，想豁免上述的捐稅，法誠可以，但個人財產稅却仍舊逃不了的。此外，市民每買一包香烟，需付出九分捐稅，其中六分由聯邦政府收入，二分給州當局，一分則給市政府。（還好，本年七月一日以後，這種捐稅是可以豁免的了。）

市當局爲救濟而征的捐稅，尚有兩種，其一係加諸公用事業，其二則加諸水溝公司。前者一項每年約征六百萬元，但因公用事業向民間所收費用的效率，係由國家當局規定，故此項捐稅，消費者不必代付；至於後者，由於稅率甚低，課征不多，故市民負擔，亦殊微細。

依此計算，則收入及支出數額如前述之約翰者，每年應付之此項特別稅款爲四十六元，而比爾一類年入兩萬元之流，則每年應繳一百二十七元。但應當聲明的是，此項捐稅完全是額外的，正常如地方，州，及聯邦捐稅，都不在內；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括的觀念如下：年入五千元而住在鄉郊的人，每年應付直接及間接稅達一千〇六十五元，年入兩萬的，應付七千四百六十三元；反之，收入與上述相同而住在城內的人，則

每年應付的捐稅，爲一千一百一十一元及七千五百九十元。簡言之，鄉下居民，除了間接稅外，應付直接稅的名目達十六種，而城裏市民，則至少要付十九種直接稅和兩種例外間接稅。

但我們付了這麼多錢，回頭得到些什麼呢？

觀乎洋洋灑灑的預算書，及總統，州長，市長所提出的表格，他們的第一着，似乎都在辦些用不到的東西。你說兩千多萬是撥給陸軍部的罷，我們根本看不到一個兵。一千八百萬是撥給聯邦放款信託局的罷，我們又始終不會從政府中借到一個錢。分發恩俸和退休金的機關，雖說每年有一千兩百萬的經費我們却無惠可受；而失業救濟會的設立，也殊有贅沓之譏，因爲我們都有職業的。此外如建築公路，掃除積雪等工作，則還算比較切實一些。

現在，我們不妨看一看，一個紐約市民如約翰者，每年付出了如許捐稅後，得到的是些什麼。他早晨七點半起身，修面洗澡時所用的水，便是市當局自來水廠供給的。洗畢，把塞子一拉，水污便漏進了市政府的陰溝。早餐時，在他的咖啡裏，他吃着消毒過

的乳酪，曾經市衛生局的檢定；保險不含病菌。餐畢，走出大門，又見郵差把郵件遞送進來。

他走在街路的人行道上，這是間接稅所築造的，在鬧市的角落，他又和交通警察打招呼；他們的薪水也是由市民付的。然後他走到了辦公處，乘着當局檢驗過而保證安全的電梯，直上二十層樓。

在他坐上辦公桌時，他的子女剛巧在公立學校裏上背誦課。有時他在辦公處開會，忽然找不到某種重要的參考材料，這時便可以電話到公立圖書館去打聽。及至中午午餐，也有當局在代他服務，因為大部食品，都是由衛生局檢定的。

諸如此類的所謂福利，服務，和娛樂，舉凡是納稅市民，都可享受，年入五千元的約翰如此，年入兩萬元的比爾也如此。但是事實上，比爾是吃虧的，因為他不把子女送到公立學校去念書，自己不上公共運動場打高爾夫球，夏天也不在公園裏作露營之戲。然而他爲什麼自甘放棄呢？他要享受是儘可以享受的呀！因爲這才是實際的民主精神。

(By Mildred Adams 汪雋譯)

青年的政治運動

這運動很合宜的策動於一座山頂之上。一所私立學校娛樂室的火爐前坐着一羣男孩子。他們在討論我國（美國）的政治情形。有人問，「我們怎樣能使事情改進一點？」那是五年前的事。他們沒有在這問題上停住。他們着手工作。結果，在這鼎沸的時代，當世界政治家所說的話，受一般的猜疑而國內政治家也都受普遍的不信任時，幾千個學校兒童正在以他們的新口號，「使從事政治成爲一高貴的職責」（Make Politics a Noble Profession）向你我宣傳。

他們自稱爲美國青年政治家（Junior Statesmen of America）。這些中學的男女學生自團結一起之後，即在探索實用政治學的教育，且練習民主政府的技能。他們計劃爲國家服務。

政治家會設法想握住此項組織。各種主義的宣傳者會企圖鑽孔而入。可是它始終維持它的完整。沒有人能從它那裏獲得絲毫。

我承認，當我在開始調查青年政治家的時候，我確有些小心翼翼，因為青年運動，不論是私人的或政治的，總常是喧鬧的多。可是在調查完畢之前，我已覺得我是在視察一支嫡派的十字軍。而且好像這些青年的十字軍人是要出發到那裏去似的。這故事明白的事實是刺激的，裏面具有高貴純潔的觀念。

一個秋天的晚上，有二十個男孩子坐在爐火前談論怎樣挽救他們的祖國。男孩子是恐怕作任何事情的嘗試的，可是他們怎會討論到這一問題？他們怎會從事於他們的計劃？而且怎能對此工作堅持到底？你要明白這情形，你一定要懂得它的背景。

蒙脫查馬山學校校長羅傑士 (E. A. Rogers) 即為那些相信公民訓練為教育中最最重要的的一部的理想家之一。在他擔任加利福尼亞聖泰克魯士山中該校校長的三十餘年內，他一直是着重這一點的，他或許不是一種所謂實事求是的人。他的同事告訴我，不論什麼時候，校裏積聚了一千塊錢的餘款，他就要設法物色幾個富有希望而需要免費學額

的青年。可是他似乎很能瞭解孩子，而對於青年們的理想也很有信心。

在每學年的開始，學生都須參加在紅木樹林中火炬光下舉行的一個典禮。在這典禮中他們即給與新生學校公民資格並告知他們應負的責任。在學校生活中，這班孩子組織他們自己的政府，以教職員最少的監督執行所有的規律。為公共利益負相互的責任是他們日常舉動的基本觀念。畢業班學生則在另一次，以送別一般出發負起較大責任的同伴為動機的簡單的遊行最熱鬧時，在紅木樹林中離去。

學生與教師間一種不拘禮節的歡聚頗足表示他們的接近。學生每星期在大娛樂室的集合，校長總必出席。他們討論各式各種的題目，時常集中在本國民主政府所實行的自治上面。那種隨便的談論和那種造成一個公民的訓練，曾吸引過幾位著名的客人。台維特·斯泰約鄧在任斯旦福特大學校長的時候，就常跑去參加。

或許你能看出，怎樣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的一個晚上那談論會轉到——以前會轉變過許多次——美國的政治問題。怎樣這些學校兒童會問，「我們怎樣能使事情改進一點？」在剛起初的時候，一切觀念都很模糊不明。不過這些觀念一直存在。不多天後，有幾

個孩子走進羅傑士的屋裏問，「我們爲什麼不能組織一個青年政府？使它成爲一種教育上的計劃。使它在中等學校內存在，而使它站在政治範圍之外。用這種辦法，我們就可以訓練政治家。」就在這次集會中或是不久之後，有人宣佈：「一個青年政府，使從事政治成爲一高貴的職責。」另一人說，「我們可以援救民主政體。」

他們遂直接開始工作。十多歲的孩子都從山上下來；他們到各中等學校去演講；他們一定講得很動聽，而且是對一般能響應的聽衆講的。

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那天，一羣從七個公立中學來的代表，集合在加利福尼亞州勞斯蓋托斯附近的蒙脫查馬學校，舉行他們所稱的「美國理想青年會議」。羅傑士被選爲會長。他開始就退在後面，讓一般男女孩子去擬訂計劃；祇在會議形成僵局，不知所措的時候插入一些意見。在這一次，及以後的幾次會議中，他們決定採取組織一青年州政府和國家政府的理想。他們選定「使從事政治成爲一高貴的職責」爲口號。他們計劃組織一使美國中等學校以政治家訓練爲必修課程的運動。

學校的每一級成一政府的單位，市的或是州的。每級中的學生就算是議員或是立法委

員。凡政府的辦事程序如宣讀草案和報告委員會工作等，都很詳細的實行出來。這是一般分會應辦的事情。

會務由兩方面進行：邀請一般對於公衆事業有興趣的人爲贊助人，增設學級使在各中學間擴大組織。在羅傑士屋內聚會的那些男女孩子都踴躍從事於這雙重的工作。

在這五年中贊助人的名單已逐漸增加。內有：海軍上將利却特瓦·鮑特；羅斯福夫人；美國研究基本會的保爾卡特門博士；參議員却爾斯L·麥克耐來；國際扶輪社前社長阿爾門瓦羅斯；華盛頓州州長克萊倫斯D馬丁；斯旦福特大學校長雷蘭姆惠爾勃博士以及其他許多各黨各派的著名人物。你將留意，這裏面許多名字却是從西方來的。那裏是這運動的發源地而且它仍在那裏握着力量。

擴大的工作進行很慢。它最需要的是有力的和能獲得組織與金錢的贊助人和工作人員。在剛開始的時候有些人都自願效勞，且有各種供應豐富的青年運動願意加入。青年政治家爲什麼不利用這些幫助呢？那時候基金是缺乏得可憐，當羅傑士提取他自己的存款以促會務的進行，男女學生掏自己的腰包到各處旅行，向中等學校學生演講的時候，

金錢，專門組織者，廣告和名望確是很動人的。

在最初，會員資格還祇限於加利福尼亞幾個中等學校的十次州政會議中，這些青年會遭遇過一個難題。有一有力的國民組織願納為會員。那時有羅傑士及二三領導人物在場。他們或許竟因而震顛。可是這是不必需的。該會議把這貢獻考慮之後，即婉言謝拒。那些代表把情形研究了一下，覺得這是一種具有政治色彩的聯盟。

後來各處的貢獻，有許多確出於真誠，而有些則以為酬報是很巧妙的匿藏着的。可是他們總能發覺出來。現在該組織的經費全賴會員會費之所收入。贈款祇在沒有附帶條件的時候接受。

無黨見，無派別，不祕密，不謀利，乃是他們的宣傳文字。二十世紀的男女學生似乎都喜歡這種情緒，因為他們以十分的熱情歡迎新會員的參加。教員大都遲於接受。欲解決這問題，大概須增加現在已很擁擠的幾項學課的級數。

它的進展很為穩定。第一次會議於一九三五年華盛頓誕日在舊金山舉行。後來又於奧克蘭的勞養極爾斯及加利福尼亞的海華特舉行過幾次。不久各學級開始行使職權，第一

加利福尼亞青年政府遂以成立。於是羅傑士和四個學生演講員遂在奧克蘭向一批社會學教師演講而獲得了真正的合作。從此之後，會務的進行乃更爲迅速。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有幾百個從二十五個以上中等學校來的學生和教師集在加利福尼亞大學開憲法會議。此後曾一年舉行兩次立法會議。從各中學分會選出的立法委員和參議員作一星期的集合，宣讀草案，進行委員會工作，通過法律。州長，民政長，檢察長，和其他官員都像成人共和政府一樣的進行。

州政會議在立法會議常會之間舉行。全州官員的選舉有時候是很熱烈的。在無線電播音中他們以競選演講代替留聲機片，使所有的分會聆取。我曾聽過幾個真正國會議員的演講還得從這些學校兒童多多學習學習才是。

本地分會——中學各級——得組織自己選定的政府單位。在加利福尼亞的海華特他們有一個青年市政府。在它去年通過的許多規律中有一條關於街道擁擠的交叉點處規定交通情形的辦法。這似乎很足以使成人的市政府父老子以考慮。他們畢竟完完整整採用了它。

在奧克蘭，加塞爾蒙脫中學的青年市政府，發現在城中某一比較貧困的地方需要有一個娛樂中心。他們在理論方面以適當的規律使之成立後，即設法喚起成人市政官員的注意。他們很充分的接受了，使理論成爲事實。

在同一城市中，那些青年政治家會舉行一次公開的議事會，請了兩位很著名的政治領袖來演講：共和黨員和民主黨員。題目是各個的政綱。講完之後，兩人都爲一種較在成人政府中所遭受的有力得多、鋒利得多的詰難所驚倒。兩人都不得不探究一下揭示不符與弱點的許多問題。

現在這運動已傳佈到華盛頓州。十五所中等學校已組織了分會且成立了一個青年州政府。這裏有一個故事講到這許多男女孩子的一個異型。

狄克德魯度 (Dick Trudeau) 的寡母是一個學校教師，所以他須自己賺取零用。當他對這青年政治家感到興趣時，他想到他要把自己的一州華盛頓組織起來。他設法弄到了一輛舊汽車且買了汽油。於是他遂開始進行他的計劃。

在他的家鄉西雅圖，學校董事會具有一種管理權，使組織分會的工作要較在加利福尼

亞困難得多。他一點不灰心，到城裏去獲得幾個連市長在內的最著名的人物爲贊助人。他至夏林比亞邀請州長克來倫斯·D·馬丁加入。他說服了華盛頓大學校長保爾李西格博士。

在年終之前，年青的德魯度的工作已進行得能使華盛頓青年州政府得以它的立法機關所通過的草案送至夏林比亞的州立法院，以備考慮。

德魯度現在正從事於組織伊達胡與明尼蘇達。在領土政府（暫時代替國民政府的）末一次常會中，他被選爲會長。

大部份靠了這批男女孩子和幾個富有公共事業精神的中學教員的努力，這一種發源於加利福尼亞山頂的理想才得以散佈。直到現在有八千多個青年在練習做政治家，希望能盡他們一份子的責任，使從事政治成爲一高貴的職責。（By Frederick R. Becholdt 周維譯）

青年飛機師

目前不論那一處軍用飛機場中，馬達的轉動聲總是終日不絕。巨型的飛機，先由汽車拖着向前行動，待機上的輪葉旋轉到相當的速度時，飛機即滑過場地緩緩上升，如鴨子縮腳一般將機下的輪子摺起，然後依着弧線形如飛而去。小型的飛機則祇是在場地上跳幾跳，發出如豬叫一般的吼聲，即便躍上天空。軍用飛機隊中的訓練工作，現在是進行得非常之緊張。

在這種飛機裏邊，至少必有一個神氣堅定的青年，肩上綁着降落傘，兩手牢握着駕駛軸，坐在緊狹的座身中，他的態度非常之安閒，正好似功課完畢之後，坐在家中一般。他是一個學員的模範——精神飽滿，感覺敏銳，行動敏捷，完全自製，和能遵守紀律。

這些就是美國國家所要徵集加以訓練的青年，以備將來海岸防禦任務或許須移交於空軍時的應用。這類機師都是極富於自願意旨的。

不久之前，在南部某處的訓練場中，一個駕着一架高速度驅逐機的學員，在空中由無線電報告訓練處說，機上的舵突然失去效力。——換一句話說，他這架機上，這時除了輔助翼之外，已沒有了控制其經線行程的器具，降落時將極其困難，並且極其危險。他報告時，語氣極為安詳，和在房中說話差不多。

「你以為依舊可以安然降落嗎？」司令鎮靜的口氣問他。

「是的，司令。」他由話筒中回答，「我必一試。」

「很好。你可以降落在草地上吧。」

這時救護車已開到機場的旁邊，救火器具也一切預備下了。

這孩子——他確是剛剛跨出孩子時代——所駕的飛機從空中很迅速地斜降下來，居然被他衝到可以降落的地點上面。但這時還有別種困難，因為這時飛機的速度還在每小時七十哩，如若控制不得法，則飛機於着地時必會翻倒，而使機內人都受重傷。但他依舊

保持着冷靜的態度，很小心地利用掣動機減低速度，並以極平均的制動力加於機下的各個輪子上，方緩緩的着地停住，竟毫無意外。

當他爬出座身時，他的兩手毫不顫抖。他還跑到機尾去看看究竟是什麼毛病。他抬起頭向司令說：『司令，如你要查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不妨再駕着飛上去試一下子。』

『待修理之後再去吧。』司令冷然回答。

這些人時常駕着飛機在空中翻來倒去在戰鬥演習，成隊的俯衝到附近地面遠用機關槍射擊預定的目標，或排隊作轟炸練習。國內這種人材的人數已日見增加，其中大多數都對於飛行這件事視若尋常，和上一代的人之對於學習駕駛汽車一般。這當中有年紀極輕的少年和嫺熟駕駛術的成人者。他們對於駕駛的技巧，須全部熟習，因為在實際戰鬥的時候，一切都須出於自然，而不容人有思忖之機會的。

一個人必須從實際的飛行方法，學會飛行的技巧。課室工作當然也不少，有些軍界中人以為無需這麼許多；軍事飛行學員必須學習種種的科目，從機械學到無線電學，其中以前來善用活動計算尺者最占便宜，成績最優。但所注重者當然還是實際飛行，而這

種技巧則必須在空中實地多作演習，方能學成。駕駛員必須從實地的經驗中去學會怎樣在突遇大風大雨中剋制一切困難，和怎樣在遠地執行任務之後尋覓路徑飛回根據地。

目前，飛行學員的初期高級訓練時間爲九個月，其中有二百十個小時的空中實習。有三百二十個小時是費於學習無線電學，算學，軍事衛生，飛行原理，軍中禮節，飛機機械學，地圖，空中航行，軍法，星象學，地面砲術，和修理飛機。在緊急時期中，這課程還可以縮短，例如軍中禮節，算學，無線電，衛生，或飛行原理之類，在互拚性命的戰鬥中，是毫無用處的。

爲了加速訓練起見，從去年春季爲始，學員都先送到德撒州的民用飛機場去，在尋常教師之指導下受其初級訓練。這樣一來，訓練的處所頓時增加了不少。他們從這種地方受過訓練之後，祇須由軍事飛行場略略補充教練一下子，即可以送到戰術練習隊去了。今年秋季，加里福尼亞州內的民用飛機場也將被用作訓練處所。民用機場的初級訓練之利用，增加了數千百個學員的名額，使他們也得到學習飛行的機會，而終能成爲國家的空中戰士，如若資力夠得到的話。

到本年的六月三十日，從民用機場受完訓練出來的學員將有九千八百十名。到明年的夏天，這人數可以增加到四萬五千名。目下美國境內，再加上阿拉司加，夏威夷，和佛多列哥等地方，共已有五百五十處訓練中心。有四百三十五所大學校中已添設航空課程，使學員得在其中受課室訓練，研究飛機何以會騰空，和引擎何以會發動的道理。

這九千八百十名新飛機師已受過七十二小時的課室訓練，和三十五到五十小時的初級飛行訓練，這就是上次大戰中美國飛機師所受的全部訓練。除了這個造就後備人員的程序之外，軍隊方面同時也在每月中訓練出一千五百五十名的軍事飛機師去補已經擴充的飛機隊中的員缺。如若人數還嫌不夠，即可由民用機場所訓練出來的學員中去選擇優秀者，再加以軍事的訓練。

從民用飛機場出來的學員未必會全數成為軍事飛機師，除非因軍隊中需要過大，不得不將資格標準降低時，亦會有這一天。因為學員之中，其性情是否真正近於飛行，很有高低，正如普通學生之對於各種科目都有性情近不近的分別一般。何以會如此的理由，連教授的人也未能知道。我們如問怎樣方能成為一個合格的飛機師，他們必千遍一律的

回答，須具有向生而滋有的飛行才能；如再問他們這句話怎樣解釋，他們將回說：專家尚在研究之中哩。他們所已知道者就是：學員之中，有許多個進步穩健，能隨時糾正其錯誤，漸漸成爲優秀的飛機師；但另有許多個則到了某種程度時，即不會再向前進步，甚至會漸漸的退步。

凡是軍用飛機師，他必須能夠駕駛一架極小的追逐機，以每小時三百哩的速度在空中飛行，忽而直豎，忽而倒豎，在極高的速度中，忽而整隊，忽而散隊，忽而如秋葉般飄落，忽而突然停止，儘其體力之所能支持，在空中翻筋斗，飛旋，並隨着別人所駕的機做出種種彼此相應的花樣。這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也須能夠攜帶着二三噸重的炸彈，於黑夜裏飛經數百哩的長程，到目的地去擲落炸彈，然後在高射砲的彈雨中，和敵方驅逐機的攻擊之下，衝出重圍，飛回本境。

民用機場的訓練課程和軍事機場的初級訓練相同，不過軍事機場的飛行練習時間爲六十小時，而民用機場則增加到八十小時。但從民用機場畢業之後，飛行練習的機會即很少，而從軍事機場出來者則須到蘭道夫，麥克斯威，和莫德機場去受更進一步的訓

練。

在初級訓練中，學員所駕駛者是一具很小而座身無上蓋的飛機，其中祇裝着一具輕馬達和少數機件儀器——油壓指示表，氣溫表，輪葉旋轉速率表，測高度表，和一具指南針。這機中並裝置速度表，因為學員在開始練習飛行之時，最好令他們自己去摸索一切，例如在空中忽然停止——當然須在安全的高空中行之——或藉着拂面的風，去判斷飛行的遲速。

每個學員生活中最重要之一霎就是在他攜着降落傘，第一次跨進機身之時，他知道從此之後，他就須去學習駕駛這具鋼和織物所造的東西，這件輪廓整齊，具有神祕能力，和頭尖裝着一具機輪的東西。他這時或許會覺得有些腿軟，或許心跳，但也有將這機視同自己的玩具一般毫無感覺地坦然跨上去的。

在空中練習的當中也有了一個重要的關頭，即坐在旁邊的教師將駕駛軸第一次授給學員的時候。學員在此時雖早已曾經聽講過一切的駕駛方法，雖早已知道祇須輕輕的握住這軸，雖早已知道祇須微微的撥動即能改變飛機的行向，但大多數的學員在這時總將這軸

牢牢地緊握着，好似一鬆手就有性命關係的一般。

教師將飛機慢慢地轉一個灣，然後令學員試行照做。他在初初試行落地時，大都很不平穩，但試練幾次之後，即會漸漸做到猝然着地，毫無欹側之弊。他漸漸當着那位坐在一旁的教師試做翻筋斗，打上下圈子等花樣。膽力越練越大，不久之後即能在各種動作中靈活如意。這就是他的練習。

到了相當的時日，教師即命他獨自駕機升空。從這天為始就算是他在空中一切自己做了。他於這次上升之後落地時，他的心理難關便算過去了。此後雖也有興奮的時候，但總不會像這次那麼厲害。

最後，他再進蘭道夫機場去受一些軍事方面的訓練。以前他所駕者是二百二十四馬力的飛機，現在則改為四百四十四馬力的。他在第一次駕這種機升空時，他即能覺得這架飛機在起動之時，具有一般以前所未經驗過的巨大衝力。他同時須照管機內的八十四種儀器。這就是他所受的軍事訓練。這時他已穿上航空隊的制服，在那裏學習着種種的軍事學識。

他在此處經過了三個月——其中包括七十五小時的實地飛行練習——的訓練後，即須轉到開萊機場去。到那裏之後，每人即撥給一架五百五十匹馬力的飛機，裏面裝着九十種儀器，他即須用這架機練習戰鬥時所用的一切技巧，練習完畢時，他即已成一員驅逐機，戰鬥機，轟炸機，或偵察機的機師，但還須到戰略教授處去受些訓練，以完成他的整個學程。

一個人必須萃其全部精力，專心一致地用功，方有成爲一個海陸軍用機飛機師的希望。不但是本人的性命，而且還有同機人員的性命，完全是繫於他所受的訓練之是否完善，和他的是否能遵守紀律。軍用機場的教師，即因這個理由，所以力主訓練的時間必須長久，訓練的方法必須仔細。但另有許多人因鑑於此次戰事中的現象，即抱着不同的見解，某軍用機械師說：

「現在的訓練過於注重課室工作。我以爲每個學員其實無須經過極煩難的算學，發射學，和航行考試。這幾種科目中當然也有專家在着，但德國人以爲這種技術上的練習即使減去一部份，也於效能上並無妨礙。他們雖然喪失許多生命和飛機，但目的終是達到

的。一個飛機師祇須略略懂些無線電學和航行學，使他不致迷失路徑，即已夠了。他不必是一個飛行專家，不必是一個無線電專家，也不必是一個機械工程專家，因為他在空中是無從去修理他的飛機的。他祇須知道怎樣去飛行就足夠了。

軍用機場中的學員現在每天可作一小時的空中演習。他的空中學程原定二百小時，在必要之時，儘可以緊擠在較短的時期中完全學畢，而照樣能夠有相等的成績。在上次戰事中，學員的空中學程一共不過四十五小時，而他們的成績已很不壞。現在的新式飛機除在作戰之時外，飛行之時已無須有人加以控制和照管。至於戰鬥的人才，其所以造就之者並不是在乎九個月的訓練，而實在於本人之具有發乎本心的適應能力，這些不是從練習可以學得到的。人之才能有高低，乃是永遠不變的事實。不過我們倘若要在較短的時期中造就軍用飛行人才，則也是可能的事情。」

目下已經加入航空隊，在那裏作排隊式的俯衝，作轟炸的演習，做翻筋斗的花樣的學員，將來或許因國家的需要，而須去擔負最煩重的國防工作，也未可知。他們每個人都

是現代的空中勇士，但是他們在完成軍事訓練之後，即不僅是勇士，而是以犧牲一己為

宗旨的偉大軍團中之中堅份子了。
(By Russell Owen 清人譯)

青年飛機師

一四九

自尋煩惱的婦女

一般地說來，德國女子幹練多能，法國女子精神活潑，英國女子堅毅不拔，但美國女子則多聰穎伶俐。她（美國女子）活潑機敏，隨機應變，待人接物，八面玲瓏；是世界上最考究而享受最舒適的女子。她沒有不能克服的環境，也沒有不能解決的難題。無論成文的法律和不成文的法律，都給她一個在社會生活中很優惠的地位。她統治着全國三分之二的財富，而國內五分之一的實業，都爲了她的需要與享樂而服務。那末她應該是很快樂的了。然而事實上她也感到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這個號稱世界最美麗與最自由的美國女子，竟被彷徨不安的情緒和一種『受了委屈』的感覺所纏擾着。這在局外人看來，實在是很奇怪的。她最恨人家說她是世間最享權利的女子。這一種不滿意的原因，說起來是很簡單的：富裕的德國女子，對於她們的現狀，都很知足；英法的女子也

如此；可是美國的女子則不然，她一天到晚總是羨慕別人的地位，而事實上既無法易地而處，於是她就感到失望而抑鬱寡歡了。

由於這一種成見而最感煩惱的人，並不是少數很富有的女子，她們時常在旅行與社交中過其優游的生活，是十足快樂的；不是一般未婚的少女，她們所抱的信念是，青春本身就是一種成就。那些享受不足而忙於操理家政的女子，也不能列入不滿於現狀的人羣中，因為她們需用體力的工作太多了，委實沒有作自我檢省的餘時。那末這不足的一羣究竟是何等女子呢？原來她們來自年入五千元至一萬五千元的中產階級，這班中產階級，由於生存的奮鬥而得到了相當的安定。二百年來，美國的女子猶似美國的男子一樣，在一個新國家的幻想中生活着。當這一個幻想的邊界被封鎖的時候，她們所受的打擊，較之男子更為嚴重。在一個不復以擴張為目標而以團結為目標的社會中，她們唯一的職務，祇有操理家政與從事生產，而這些工作中包含着一切無法避免的例行公事與平凡的犧牲。她們原應該接受這種井臼操作的辛苦工作，而視為婦女生活的最後本分，一如其他一切西方文明國家的女子所為者。但她們却把這種提議，斥為剝奪民主自由的不

公正的辦法，以爲完全誤解女子的真正價值。所以大多數非政治的婦女爲表示反對起見，在無可奈何中，找出一條以新生活爲目的的出路來：美容術變成「戰爭的口號」。

每一個國家對於女子，各有其特殊的理想時代。法國尊重女子的經驗，不論這種經驗，是費了四十年或五十年的時間所得到的。德國以年輕的母親爲女子的理想時代。英國敬愛高貴的女士，雖然其敬愛的心，比較冷靜。美國，這一個新進的國家，崇拜青春，所以美國女子不論老幼，都以考究化妝虛報年齡爲拿手傑作。

但是這一種成見，往往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譬如美國女子對於時髦二字，雖有驚人的成功，但到了四十歲與五十歲之間，就同其他各國的女子一樣顯出人老珠黃的狀態，一上了五十五歲，她們無論如何再也不能不承認自己已不是豈蔻年華的時代了。

第三種障礙物是，美國女子有頭腦，通常都是很好的頭腦。她的智力似乎較歐洲女子的智力爲高。她的頭腦促使她加入各種活動，而這種活動與青春無關，其成功的時期往往在鬢髮灰白的時候，而開始懷疑於人世間的駐顏術是否能常保青春。但她的精神仍飽滿，不願意放棄她的活動；所以她開始找一些運補「人生之空虛」的東西。可是她的敏

捷與機智並不能幫助她得到滿意。她計劃着各種新的事業，但結果新事業雖供給了活動的範圍，而其中仍沒有滿意在內。時髦的裝飾，變成了滑稽漫畫，因為漂亮的帽子和火氣的裝飾物，已配不上雞皮鶴髮的臉龐了。她們把精神分析學看作一種宗教，藉以滿足她們一種求籤問卜般的求知慾，而把自身的責任，委諸那些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精神分析家。什麼總會和什麼委員會，說起來宗旨純正，目的遠大，似乎是婦女不可少的團體，但究其實際，無非是一班婦女因感覺無聊而共同組織成的一種消遣的所在而已。其它各種演講會，婦女寫作傳授班，自修學會等形形色色到處皆是，其效用也僅在幫助她們發生一種『人老心不老』的自慰思想而已。

然而，她們雖則有了知識（不論是真正的知識或僅是一些皮毛），但在美國一班賦有特權的婦女中，不安的情緒仍在生長着，這便證明她們先天的智力與活力是不容易被後天的代替物所麻醉的。這種先天的特性和美國女子的利用這些特性的能力，其間的差別，足以表示『受了委屈』的中產階級女子和不滿於現狀的優秀份子彼此迥然不同的。對現狀的不滿，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情感；美國許多中樞豪傑的生活都顯示這一點：惟有不

滿於現狀者，才能做出有力量和先導的事業來。不滿於現狀的女子，和她們的煩惱不安的姊妹不同，前者是沒有自大心的。她們的行動並不是由於自不量力，而是由於她們能覺察到一個不平衡的社會四周所包圍的危險，她們對於婦女共同命運，具有堅決的責任心。

小康之家的家庭生活，往往受到勢力支配不平衡的苦處，這一種現象，平心而論，實在不能完全責怪婦女。美國男子因為欲把他的全部精神放在他的事業上面，所以他覺得必須放棄他在家庭中的「主父」的責任，才能專心進行他的事業，而免却內顧之憂。今日他已非一家之主，而是處於配角的地位，推究起來，一半是他的自取其咎。但他不甘屈服，寧願擔負家庭一切開支，出錢買做一家之主。於是他的生活完全集中於如何掙錢的問題，東奔西跑，無非爲了家庭的負擔，並且乘此機會，暫時可以離開家裏頭不愉快的空氣。他的忽視婚後生活，正是他的自衛之道。

美國妻子的「受了委屈」的情緒所產生的各種惡果中，要以上面所說的家庭疏遠一事爲最易補救。美國男子本是愛好家庭和孩子的。這一種精神在貧苦的家庭中更爲顯著，

而在比較富裕的家庭中，祇要有自我犧牲，實際合作，和互相寬容的決心，也就不難恢復這一種精神。

但是美國的女子一向只知要求而不知犧牲。如果她們的舊要求達不到目的，新要求便繼之而起。於是要這樣，要那樣，新舊要求，層出不窮，什麼『婦女職業』，『個人自由』，『自我表現之權利』，各種花樣，日新月異。她們說她們自有她們的頭腦，意見，天才。她們不願意追隨在男子的背後，做男子的附庸。她們要求自立的生活，她們的不滿意，完全在於使她們不能達到此種目的的一切阻礙。

如此說來，這一種態度的因果，似乎將引起停止結婚的趨勢。但是事實上結婚的定率有增無減，因為一般的女子都要藉結婚為工具而獲得經濟的保障。她並不想想這是否合於她對於事業的渴求。她一味的只知要求更多的權利和更大的優越。她不問這些要求是否合理，原來她所以結婚的動機，正是要達到她的要求，以結婚為手段，而以權利為目的，所謂婚姻大事，無非說給旁人聽聽的官樣文章而已。因此，一個富裕的美國女子，對於一切有關於家庭和家屬的工作，差不多沒有不加以輕視的。

這一種與現實相反的態度所產生的家庭空氣，使兒童，丈夫和妻子同受其害。一個已婚女子的處置失當，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她的不願擔任家庭工作。她明明知道這種工作是她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以求換得經濟的保障，然而她還是千方百計想避免它。丈夫的努力，工業的改進和科學的發明已聯合起來，想盡了一切的方法，勸誘她接受家庭裏的責任，因為由於生物學上的命運，只有她最能完成這一種責任。在美國，管理家政和撫育子女的工作，和家庭設備不完善的歐洲國家比較起來，簡直是一種輕快的娛樂。但是她仍然想逃避這種工作；而當地無法逃避而不得不負起這種工作的時候，她就儼然擺出一副犧牲者的態度來了。

美國女子向來出名不是良好的愛人。家境寬裕的美國女子從來不知道把愛當作正經的一會事。在她們的生活中，所謂愛也者，無非賣弄風情，或和經濟的算盤打在一起。這樣的愛，結果必然是空虛和失望。

女子爲了填補空虛起見，於是一天到晚追求消遣。旅行，社交，鬥紙牌，以及各色各樣揚揚名氣出出風頭的慈善會，成了她們的日常功課，美容和時裝更不用說了。這些活

動的結果，費時傷神失財，而所得的還是一個零。當然，這種情形並不限於美國的女子，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女子，雖然生活程度比較低一些，也有同樣的情形。可是法國人或德國人的妻子至少對於婚後的家庭責任，並不任意放棄。她們親自照料孩子，並把家中一切事情當作自己本分的工作。在德國，僱用保姆是很少的例外，即使是有錢的婦女，對於買菜烹飪等事情，也親自監理。在法國，一個已婚的女子，能做到一個良好的愛人而兼有智力的伴侶，被認為一種光榮。她認為她對於丈夫以及公眾生活所施的政治和市民的影響，已很滿意，所以用不着再去竭力爭取婦女選舉權了。

這些女子之所以能安然知足，是由於她們肯做家庭工作，而美國女子的不快樂，則由於她們厭惡手頭的工作。美國女子大多數喜歡想像自己在一間實驗室中，穿上了雪白的外衣，埋首研究一種科學，以便造福於受苦的人類。可是她們沒有想到，如果她們能完成她們的家庭工作，使家裏的人都成為盡善盡美的公民，那末她們的造福於人羣，也正

是異途而同歸呢。

不論她喜歡或不喜歡，生物學已指定把家政和兒童教育的工作歸女子擔任，沒有一個

社會能讓她放棄或胡攪這一種工作而不致其損失。如果女子中了自暴心理的毒素而自以爲「受了委屈」，那末她們的孩子將被奪去前途幸福所由造成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母愛與母教。我們爲了這些孩子們的前途幸福起見，對於他們的母親的問題，必須加以分析而求其解答。

有什麼辦法呢？當然，最動聽的方法，莫過於從女子教育計劃着手。但是這種計劃對於一班已經有了自以爲是「犧牲者」心理的婦女，並不會產生效力。這時候再來勸她們結婚不要太早，結婚的次數不要太多，未婚之前的準備要充足一些，或減少賣弄風情而增多經濟上的勇氣，已經太遲了。要使中等生活的女子獲得幫助的話，她們必須接受現有的社會秩序以及她們在這一種秩序中所佔的位置，而這一個位置就是她們的家庭。這意思並不是說只有家庭才是女子唯一的位置，即使是一個已婚的婦女，只要她有能力有天才能在職業界中獲得一個滿意的地位，也不是一定要留在家內的。但是一個女子因爲有了孩子，或接受了丈夫所給予的經濟上的維持，而把婚姻作爲她的職業，那末她就該忠於她的職守，絕不該爲了反正沒有人能辭去她的生意而不負責任。一個女子既然把婚

姻選擇她的生活之道，那末她必須把它作為她最重要的責任。她的不快樂所由造成的主要原因——精力和活力——必須用以治療她的『恐婚病』。

第一步應該把治家和育兒提高到一種職業的地位。一個合格的家主婆，必須是一個銀行家，廚司，護士，教師，和藝術家數者合而為一。她當然也有和社會上任何其他負責人員一樣高的地位。這意思就是她必須有廣大的訓練和相當的酬報。治家的效能並非來自總講或剪報。她必須有專一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在學校裏或推廣教育的團體中可以得到。美國女子都愛好競賽，那末當局或社團何不提倡各種競賽如防免傷風之方法，對工作過度的男子之適當食譜，引導兒童對音樂和園藝發生興趣之方法，以及其他運動，消遣等問題？在這一切活動背後的力量應該是政府，因為政府應當注意覺得為母為妻者的通力合作，以便改進健康與教育。

但最重要而也是最困難的一點，是怎樣使女子固執的心坎中發出真正的興趣來。自以為受了委屈的美國女子，必須知道她們實在沒有被誤解。反之，她們却誤解了她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在現在這一種時代，樣樣事情都要講專門知識，男子沒有一技之長

者，幾無立足之地；倒是女子却仍有廣大而繁多的活動範圍。她們只要放棄了虛假的浪漫主義，不要擺出自以為犧牲者的架子，勇敢地利用她們天然自有的智力，那末她們可以看到一個家庭的工作，其價值與酬報，較之寫字間或工廠中的工作，正高得不少呢。

婦女欲使心中免除煩惱而得到平安的狀態，第一步必須要明瞭，不論她們的丈夫一年掙一千塊錢或數萬塊錢，她們本身是社會人羣中最有力的教育與情感之力量。本身欲得最高度的快樂，她們必須承認這一點：就是在一個龐大的社會機構中，她們是微小而不可少的齒輪，如果沒有她們誠實的合作和真正的犧牲，那末這一個機構就無法進行了。

(By Sibyl Peck 嚴文宇譯)

商航機上的女侍

在造價達四千萬美金的紐約拉瓜地亞新飛機場中，最近舉行了一次畢業典禮，真是新穎無比。儀式中計有少女三人參加，她們祇在六星期前，考入商航機女侍的訓練學校受訓，經過一個半月的指導後，被認為都已適合資格，因此分發各處，從事這種不平常的職業。這些制服整潔而面貌優秀的少女們，其受訓時的校園，是在北灘機場的盡頭，跟着其他三百多名女侍們，一起工作，是全美大部商航載客機中列於第三位的機員。（第一位為駕駛員，第二位則為無線電員。）

一般乘客以為商航機上這種女侍的地位，非常重要，其不可缺的程度，正如駕駛員與機身一樣。一個乘客，自抵達機場認定坐位時起，以至飛抵目的地時為止，其間始終在女侍的照顧之下，因為後者的服務使人容易產生一種好印象，覺得這種女侍完全是為乘

客的福利而設，非惟招待周到，有問必答，就是乘客的舒適快樂與否，也時時由她們在關心。

但以女子職業一點來說，這種女侍的生涯，仍為非常新穎的一種。其首創不足十年，當時波音航空公司第一次在客機上起用女侍，負責遞送膳食，照料一切。自此之後，此風大開，其餘各大航空公司，羣起效尤，但最大的功績，却在那第一位女侍，因為她服務非常周全得力之故。

要做一個客機上的女侍，必須年在廿一至廿五之間，而備有正式看護的資格。長度不能低於五呎二吋，也不能高於五呎五吋。重量則須在一百磅至一百廿五磅之間，性情要溫和愉快，面貌要美麗引人，而又須未婚的才能合格。這樣看來，全美少女中，符合此種條件的，為數應當不少，但據航空公司的報告，合格的人，竟然不多。

一個應徵的少女，經航空公司當局認為合格後，繼之便就女侍的訓練學校受訓，為期自六星期至十二星期不等，課目則非常廣泛。由於此項女侍之地位與火車賣票有異，所以第一項訓練，在養成其舉止伶俐的習慣，以便傳授乘客的車票等物時，引人好感。她

必得學習透熟膳，疊床鋪，及調節機內空氣及溫度等方法，同時還須稍微懂得飛機及引擎的普通智識，以備乘客詢問。此外尚須幫助乘客與鐵路當局保持聯絡，而沿線各處的地理及歷史陳蹟，也當熟知，以便解釋給乘客們聽。

在訓練期間，這種女侍的薪金是二元半美金一天，畢業後的前三月中，每月支薪一百元，後三月則加至一百十五元，嗣後每月支薪一百二十五元。每逢飛離其原駐的機場，每天並有四元美金的津貼。女侍們的飛行時間，每月規定不能超過一百十小時。其假日之長短，則以其服務期的長短為依歸。例如規定的若是長程飛行，那末做兩天歇兩天，如果是短的，那末做兩天歇一天。

在一次飛行開始時，女侍於指引座位畢，便就機內的走廊環行，專事分發橡皮糖並察看旅客身上的皮帶是否縛緊，以免機身離地時，發生震盪不定等情事。

「這橡皮糖是作什麼用的呢？」許多旅客往往要問。

於是女侍便答道：「這是在大氣壓力變化時，保護諸位耳朵的。」

有一次，一個女侍這樣解釋了以後，忽然看到一個女乘客，急忙把橡皮糖從嘴裏吐出

而塞到兩隻耳朵裏去。雖然在女侍訓練學校裏，沒有教她們怎樣把橡皮糖從耳朵或頭髮裏拿出來，但這時候，她們祇好無師自通了。

在一次飛行之間，女侍們的時光，大致都費在解答乘客的問句，有些很簡單，有些却非常專門。幾年以前，旅客們常常提出的問句是：『飛機怎末會留在空中不跌下去？』這當然非常易於答覆的；但是現在問句都換了，旅客們所要曉得的，却往往是同溫層飛行，無線電設備，飛機引擎，及氣象學等高深的智識。

目前飛行時旅客們普遍的問句是：『我們現在飛得多高？』『飛得多快？』以及『幾時可以飛到目的地？』等等，因此爲供應旅客的這種『特別需要』起見，駕駛員不時要把飛行的高度，速率，地位，及估計抵達次站的時間等，用筆記下，然後再由女侍們繕成飛行記錄表，分發各客，有時或者僅由女侍們作口頭報告。

目下，雖然一般的航機乘客，對飛行已經相當熟悉，因此問句也比較高級，但有些初次嘗試的客人們，却間或要鬧出笑話來。

女侍們在飛機上的工作，不單是要負責解答，有時還要凝神傾聽。由於她們事先所受

的訓練，一般女侍皆能忍耐地讓乘客在她耳邊好幾小時地嘵嘵不休，而其間又要裝得興趣盎然，不能做露厭煩之意，有些人天性率直，在機上往往喜歡談話，根據女侍們一致的見解，她們認為男人比女人要嘵舌得多。

雖然談話的範圍，非常廣泛，有時從文學起可以談到政治，體育，宗教，氣候，甚至講到疾病的實際醫療法等，但大部男人談起話來，往往從他自己的職業開始，經過許多曲折後，便講到他的私人生活，有的說是非常快活，有的則剛巧反是。但總括一句，機上的乘客，不論男女，一逢講話，却往往都帶些自傳的性質。

據女侍們的報告，航機上的乘客，大部都很溫和，有禮貌，而精神愉快的。間或有些旅客性情特別一點，祇要笑容可掬地照顧周到，也就行了，不致發生什麼騷擾的事。

有一次，航機飛近站頭時，一個矮小的乘客，招手叫女侍來，對她說道：『你去對駕駛員說，不要忘記先把着陸輪放下來。』

她解釋道，那是不必要的，因為駕駛員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決不會如此疏忽。但當時那乘客驚恐的神情，非常顯著，因此她不待再說，便走到駕駛室裏，站了一會。回來

時見那矮小的乘客輕鬆地舒了一口氣，又謝了她一聲。這顯然因為他事先曾看到過飛機未展着陸輪而失事的故事後所致。

有時，飛機失事，女侍們便變成了女英雄，這種事蹟，也很為昭著。以下便是一個例子。

納莉格蘭甘小姐，身長五呎二吋，體重一〇一磅，任職於橫貫大陸及西方航空公司，時方半年。一九三六年春天，他隨機飛往加利福尼亞，乘客共十一人，應停歇的次站則為薩賓堡。

在機中，格蘭甘小姐不時同乘客們談話，其中有一個為女性。這次飛行非常平穩，但當機身飛過薩爾蘭格奈山脈的最後一座山嶺時，天空頓時為層雲所蔽，陰暗非常，於是駕駛員祇能在霧中被迫降落。

這時候，格蘭甘小姐仍舊坐在機尾的一隻座位上，與她附近那個女乘客談話。突然間，機翼的一端，撞了一個樹頂，繼之整個笨大的機身，全部穿進了這個森林，機鼻觸着一塊大石，機身便翻了轉來。格蘭甘小姐醒來的時候，發覺她自己已被甩出了機

身，看那毀機時，見有幾縷黑烟，嫋嫋上昇之間，還夾着呻吟的聲音。

她掙扎了起來，急忙奔到毀機的旁邊，半拖半背地把一個身材碩大的乘客，運出機來，至於那個女乘客，則已被摔機外，腳骨斷了。他剛把受傷的男人運出，一堆毀機便噴出了熊熊的火燄。

當下，這忠勇的女侍，便把綳帶從火堆裏搶了出來，替兩個受傷的乘客包紮定當，一面便設法尋求援救。她在樹叢和山石間，跋涉了四哩長路，方才找到一架電話，得與辟賢堡當地通訊，以後，在神暈目眩滿身創傷的情況下，她又走回去照顧那兩個乘客。

雖然目前飛行的設備，已經非常完善，不致常有這種變故發生，但一般人都感覺到，萬一失事，那末這種受有訓練的女侍們，一定都會像格蘭甘小姐一樣，仗義救人的。

(By Frederic Graham 約文譯)

女店員生活

萬普通顧客對於女店員都已視之若素，而不大加以注意。如果必須要他注意，他或許會描寫出半打相似的人物。出售花邊花布，態度舒適的中年女人，和那女服部衣着較為講究的夥伴，廉價部內那個忠實能耐的小東西，還有總以『親愛的』來稱呼顧客的鄉下女孩，及稱人以姓或全不稱呼的城裏女孩。幾乎在每一個店舖的主層，在售化粧品的一部，總有一兩個一天到晚衣着華麗，塗脂抹粉，端端正正的美人。這許多都是為衆人所自觀的刻板情形。在這情形裏面，是一個女子她的腳已經痠痛，尚須以輕快步態到處奔走。遇到一個狂妄遲鈍的顧客，定了一大堆的貨物（明天都須退還的），須維持住感有興趣的神情。她可以看了貨品立刻說出價格，伴同顧客到試衣室一行即能知道她的性情背景和家庭生活情形。

售賣商品爲女子最初踏進的職業範圍。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任何離去家和廚房的大運動尚未發生之很久以前，女子已有在大商店中當職員的了。所以當一個女店員不過是一種具有固定傳統，少數出於家庭範圍以外的職業中之一而已。

以整個而論，女店員是一個各種各樣人的集合。僅曼哈頓一地，就有女店員三十萬人。她們是從許多生活不同，社會階級不同而且是種族不同的各方面來的。她們的年齡從十六歲以至六十歲，教育自初等教育以至得有學位。這許多份子複雜的一羣，可說是全被一同的事實聯結起來的。除了極少數之外，她們的當店員並不是爲了需要這樣一個前程，不過爲了不得不有一個職業而已。少數的例外，祇是那些年青堅定，計劃將來成一大商人的女孩子，和準備得一些經驗的大學畢業生。此種大學生雖常比較能幹，不過在職時期不長；因了有較便利的機會，她們常能在別處找得較優的工作。一意經營的女孩子可不同了，她們自十六歲做起，時間可以做得很長，最後她們常可以成爲採購者。這種人才是店員中勤奮而老練的專家。

普通的女店員，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長時期在一個商舖，有五至二十五年之久的，

一種是流動工作者。後一種數目很多。女店員中有許多是到處流動的，所以除了兼職和臨時僱用之外，商店中職員的調動（大商店約有百分之二十五）可以拿自動辭職一併在內。這許多變遷無常的人總是一個職業者，在那裏出售商品對於她們沒有多大關係，所以到了一個時期，她們總要爲了一些個人不甚明顯的理由，離此而轉入另一商店。

在找求店員位置的時候，一個伶俐和氣而能對答敏捷的女孩子，要較一個穿着補綴衣服富有經驗的婦人來得有利。在學校裏受過店員訓練的人當然也佔一點便宜，不過服裝整潔，發音準確亦很重要。最近有商店中將僱僱用大學畢業生之說，若是則幾乎必須得有碩士學位才可出售打蛋機了。大學畢業生和一個有「背景」的女孩子確實有許多地方證明是良好的店員。她比較敏捷，活潑，而有熱忱。在初上櫃檯的時候，她常能獲得售出數的很高紀錄。不過後來終被發現有許多顧客被他嚇得不敢再來，所以她實是一個滋生是非的人，而且是太具野心。有一兩個能忍耐的人是很好，不過整部份地方充滿了不一定買東西的顧客亦太麻煩。最完善的女店員是一個不大會不知足的人，她穩定的熱忱，能逐年逐月保持住每星期最高的售出紀錄。

一個初出問世的女店員，要具怎樣的資格才可得到位。那要看地方和出售的商品而定。具有某一種性質的人，可以在廉價部競買的混亂中欣慰付，如果要她在安靜的服裝部裏倒反要憂悶了。一個像瓊克勞福的人不應叫她出售太太們的帽子。同時一個皮膚粗黑的女孩，也不宜要她在化粧品部。城市裏的商舖大都帶「女店員的品貌做生意，鄉村的不然，他們對於店員們的時髦漂亮可以不大注意。

在十九世紀轉入二十世紀的轉瞬，一個男店員的薪金為每星期三元，女店員則為一元五角。現在一個女店員的薪金平均每週每星期十八元，工作四十五小時。有許多店家店員的薪金是看她所管理商品而定的。部不一律。少數經驗豐富，在職時刻較久，皮貨部或高價衣服部的職員，每星期可領五十五元者。手帕部新來的店員却僅得十二元五角。她們於正薪外有時還可得「小費」。如在出售每件十五元九角五分以至二十七元五角一件衣服的衣服部，預計每星期的售出數應為一千元，店員若能經常售足此數，則可得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的佣金。

一個專職的店員，上午八時半起即須開始一天的工作。把櫥內的物品檢點一下之後，

約須於八時三刻到櫃台。每層樓每星期須集會一次，向採購者形容新商品的式樣，務使出售的商品合於時流。每人有自己的一份地方須打掃，佈置，開箱或把物品懸掛起來。衣服都須一件件的合式的掛起，扣上鈕子，繫好腰帶。九時半開店門，下午六點鐘才停止。把東西收藏好後常要到六時一刻才出門。她們忙的時間為二時半至三時半之間，最忙的日子為耶誕節前日，最忙為十二月。從早到晚每人可離去十五分鐘，午餐時間為四十五分鐘。櫃台內備有手鏡，不過事實上，一半因為常時期習慣的緣故，一半因為或許在準備顧客的來臨，所以總是站着的多。一個老練的女店員可以較一頭拉牛乳車的馬站得還久。祇有那些初出茅廬的人才穿高跟鞋，當了一年女店員之後，她們的腳大概會長大一號。

售貨的技術是很神祕不可捉摸的。主要的條件大概不外對於顧客的興趣和對於商品的熱忱。其餘為能澈底懂得商品的品質及富有直覺和經驗，老練的女店員能於二十碼之外辨出來者是『買客』或是『看客』。離開了她們的工作，女店員並沒有什麼驚奇的特點。她們到處都是機會，甚而她們雖結了婚而不一定需要工作的時候也不會失去。在職

業方面她們總用自己未婚時的姓名。一個未婚的女店員大概總和她的家屬住在一起，而且總不大住在城裏，因為她還有許多姊妹要天天往長島或紐傑西去。她的一半薪金大概總作家用，其餘一半則用於自身。她對於衣服的用途要較其他同業收入的人爲多，有一千一百十四元一年進款的女店員，消費於衣服的就須三百五十元左右，而且大都是從自己舖子裏打了折扣買來的。她恐怕要算是最留心的買客。一直在衣服和買客中間工作，對於價值一項的智識真是豐富極了。

女店員的態度雖公正無私，不過對於她們所侍候的婦女很有愛惡之別。她們最討厭的一種是拒絕在舖子裏先把物品試驗一下，而須爲之許許多多的送往家中，末了隨她的高興又會把大部東西退回的人。一種神氣傲慢，或是沒有一定主意的人也是她們所嫌惡的。最好的顧客當然是那些買起來很有定時，數量不多不少而不多麻煩的人。女店員大都均喜歡侍候男客。在耶誕節左右，一對迷亂而快樂的男性來臨，則大家都要迎上去似的。即以一點而論，男子很少知道他需要什么什麼，你就可以這樣那樣告訴他。他決不爭論一兩塊錢，且常能誘說他，使他買得較預計的爲多。

不過無論其如何乏味或有趣，傲慢或可親，顧客是顧客，做生意是做生意，祇有一件事情是真爲各女店員所注意，就是其所以言語溫柔，不辭勞苦，專心致志者，其主要原因，乃是爲自己而做生意也。（By Elizabeth R. Dyal 周華譯）

紐約的飯店女招待

初做女侍者的人，第一件應該記住的事，是要「笑容滿面」。因為在她的聖經（女侍者在每個大飯店內開始工作時領得的一種規程）裏面寫着：「笑容的價值很大，而不費本錢。」

女侍者現在覺得笑是特別容易的。她們希望能多加薪金。調查飯店最低工資的一個會，已經調查過女侍者的薪給，發現所得薪金，不夠供給她們的生活——至少是依據紐約省勞工部所定的標準。因為該會的建議，薪給的規定已在討論之中。

在紐約城中，每星期平均能獲六·三九美圓的女侍者，約有一萬五千人。額外小帳平均約為八·九三美圓。在合乎理想的情形之下——飯店的地位在城市中收入較大的部份，天氣良好，而且是被派在一個安適無風的角落裏——一個女侍者可以連小帳得到每

新大數的城市這樣，紐約也充滿了希望當侍者的女子。飯店業的同業，已有好多年沒有公開的招聘女侍者。一般老侍者的女兒、姪女和姊妹輩早已列在候補者的名單上，不預備有空缺即可遞補。

多數的女侍者在開始時總這樣想，她們將在這裏服務六七月之後離去，或結婚，或不結婚。服務了六七年之後還是一樣在想離去。當飯店女侍者的合法年齡約自十八歲起，不過她們開始為客人搬送蕃茄汁或夾肉麵包的時候，常在十八歲與二十五歲之間。

要請求在大飯店業中當一個女侍者，必須先經過一度健康測驗和讀完一個短期的訓練班，然後可以得到一個可以上鎖的抽屜和三套制服。有幾家飯店不發給制服而須由她們自己購備。在某一個連系內，開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背熟一本規程。她們發覺，她們在餐廳內的每一種舉動，對生客說的每一句話，以及關於她外貌的一切，都受這規程的管束。她不能在餐室內捫一捫頭髮，或拉一拉肩帶。除了結婚戒之外，其他首飾一概禁止戴用。皮鞋不能破及後跟，襪子必須筆挺，不能有一些皺紋，襪跟不得補綴。她們

覺得，以進款爲比例，她們的費用，耗於外觀的要較其他的女子多得多。

規程上又告訴她們，服務應溫和而有耐心，不計及帳目的大小，更不能想到小帳的有無。它說：「這種服務乃是良好的生意經，常能使帳目及小帳同時增高。」一個能熟背規程的新手還要能隨機應變。例如，聽到一位顧客，因在一客醃牛肉絲下發現了一些既不像馬鈴薯又不像牛肉的東西而尖聲叫起來的時候，她應該立刻想到書中這樣的一段：「當客人在食品中發現了一種陌生的東西時，應該從容研究明白這件東西，而極力使事態化小，然後再以之報告給店主或經理。」

新手的種種誤會，可以編成很多的飯店故事。一個女孩子初次到廚房爲客人叫菜的時侯，對廚子很堅定的說：「那個客人要一客 *debutante* (初入社交的少女)。」廚子狠命的注視着她說：「回去問他，要那一種 *debutante*？我們當然是各種具備的。」後來知道，那個人所要的乃是 *demitasse* (一小杯黑咖啡)。

一個女孩子在同一个的幾隻餐桌上侍候了一陣之後，即可以號召顧客。善於交際的可以有一打常客人，由她給與綽號而稍與以特別看待。有一個女侍者，名她的某一客人爲

「否狄諾特」，因為他時常要去嗅桌上的花。有時候客人喜歡了她們，就會算是她們的教父或是教母。曾有一個女侍者，由客人送她去參加本季的歌劇開幕禮，全身穿了皮衣。一個女孩子手上忽然戴上一隻訂婚戒指，而紅着臉自己承認將於三個星期內結婚，那麼她的客人便會送給她五塊錢。

在都市中的某一部份地方，對於女侍者很容易有許多問題發生——在來往過客很多的百老匯，在充斥狐羣狗黨的旅館區。女侍者對這種人是很倦於應付的。一個說：「你祇願做你自己的事，裝着不聽見好了。如果他是一個毫無經驗的男子，那麼處置他的方法是很多的。」另一人說：「假如一個微有酒意的顧客要你辭掉工作而和他一起去辦夜總會的事情，那麼我們可以很好的回答他說，我們很願這樣辦，不過我們已經結婚，能否讓我們的家裏人一起去。這樣那客人一定會失去興趣的。」

一個在旅館區辦了多年飯店的老板，說他的女侍者從來沒有要他幫過一次忙。他解釋說：「她們天賦的一種女性威嚴，自會隨時解救她們。」

當一個女侍者在搬送菜碟裝着笑容的時候，她內心的感想又如何？她知道：一到四十

歲，她的事業將告完畢。雖有幾家飯店，對於工作堅定，而年份較久的人，仍能繼續僱用，不過這是很少的。因為長時間的站立和搬送笨重的餐盤而發生的種種職業上的疾患，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她們一天喧嘈的工作，大約在九時左右完畢。在紐約，女子是不准工作過半夜的。晚上她們大概總回至一間和三四個同事住在一起的屋子裏。已婚的女侍者，都是爲了補丈夫的不足而工作的。在飯店業中，已婚的女侍者差不多佔着半數。她們大概祇工作一部份時間，而須趕回家去爲孩子預備睡覺，爲丈夫煮飯而侍候進餐。

(By Charlotte Hughes 華譯)

看台上的婦女們

二十年前美國參觀大運動會的羣衆，大部份都是男子——觀看運動競賽之爲一種神祕的享樂，那時祇有男子領略。那時前去參觀的少數幾個女子還會被人視爲詭異的；個個男人都深深地相信女子的地位是在家庭中，這少數幾個溜走出來的女子乃是畸形之人物，而社會亟宜加以糾正的。

目下的情形已經大變，如用譬喻的說法，男子已經翻起衣領縮頸待援。到處祇見女子橫行。以前依戀紙牌局和針線的婦女，現在也顯然都在下午成羣的到附近的棒球場或馬球場去參觀比賽，也像男子一般的喊得喉嚨發啞，而男子獨占的局面則早已成爲過去了。

在「婦女節日」，成萬的女子擁到「揚基」運動場去看比賽。某次冰上曲棍球比賽

時，據邁迪孫場公園管理人的估計，觀衆之中，男女的比例是四與一之比。以前看台上的呼喊聲都是低音，現在的呼喊音調和景象則很像華德·狄斯耐的卡通片『唐鴨』一片中的情形——一種有組織的混亂，間以尖銳的喊叫聲，喊叫到大家的喉音都變了嘶啞方才停止。

又如在某一次晚場的棒球比賽中，起初時情形頗爲安靜。其中大多數的女子都有男子伴着同來的，所以她們的行爲初時尚能矜持。她們舉着手招呼熟人，看看旁人所戴的帽樣，很文雅地向人間問這次比賽大概將有怎樣的結果。在弧光燈下，地上的青草綠得異樣，看去竟好像是人造的像真物——賽員並無身影照在地上，所以草場是一平如鏡。再加上旁邊那助興的音樂，使其時的情形好似一次政治的集會。

在比賽中的第一節時，女子尚還極力保持其文靜態度，祇在實在忍耐不住時必須發一口氣時方站立起來。在第二節終了時，她們已漸漸的喧嘩吵嚷，但也還拿出粉盒木梳，做些修飾工作。到第四節終了時，一切的矜持已拋棄無遺，她們之中有百分之五十竟比男子呼喊得更響。（自從一九二〇年時即有夫婦因對於觀看球賽時女子是否可以用手提

袋去打坐在前面的人的頭一問題而發生口角，繼以互相控訴而成為離婚的理由）有些女子竟發覺每語都不講單顧呼喊，旁邊的男子却如兒童注視一顆剋時爆發的炸彈一般向她側目而視，但她仍坦然自若，旁若無人地拚命的叫喊。

這種興奮漸次增強，直到第九節完畢為止，當中並無片刻的間斷。後來因未分勝負又延長了一節，結果是客隊小小獲勝。當比賽完畢，羣衆如潮水一般的退出時，男子們都已現出疲倦不快之容，但女子們則依舊是興高彩烈的高談闊論。我曾聽見其中一個女子很滿意地說：『勝負問題我都不管，但多看了一節總是值得的。』——這句語使和她同行的男子愕然不能回答。

在拳賽時，觀衆中男女的比例雖還不到十與一之比，但女子之去觀看者確已日有增加。尤其是逢到喬·魯易和人比賽的時候。喬的賣座力極高，尤其能夠吸引女子。其理由何在，還沒有人能夠說定，有人則以為或許是由於喬的面孔上難得有痛苦的表情和他的眼光極其堅定的原故。當他出賽時，在賽台的四周，和攝影師與嗜好此道者混在一起的很多極美麗的女子，在後面的客座中也有女客四散的坐着，同男子一樣的凝神貫注於

燈光雪亮的賽台。

有人以爲女子或許還不免對於拳賽時的慘景有些害怕，但從某婦人初次觀看拳賽那樁經過看來，即可以證明這話是不確的。當她到場時，有人聽見她在那裏作種種的預備，以便一看見流血的慘景時即能離場避去。『你們不必慌張照顧，』她說：『我一見流血即會避到外面去等候你們的。』初開賽的時節，她似乎有些氣悶。後來一個賽員鼻孔受擊流出血來，她即刻跳起來更加興奮地觀看，並表示失望說：『唉！祇不過這樣子嗎？』以下，雖由後面的人高聲斥罵，也不能使她再坐下去。在十五節的主要比賽中，很有幾次極兇猛的出手，但她還表示不屑地高聲說道：『這次的比賽太沉悶了。』原因是兩個賽者身體上部還無恙，沒有流血。

在
時，其情形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中祇有在觀看網球比賽時略爲文靜。比賽的當中，觀眾照例是不大喧嘩的。現在，女子本身參加網球比賽者且大多數的女子對於網球的規則都很明瞭，這顯示她們的對於此道頗肯心球時，婦女觀眾更在衣着上表示其特別之點。這時她們都穿着一種專

設計的服色，既是輕便和緩，而又非常之悅目，真好看極了。

比賽的女子，大概可以分爲兩大類：被人邀去的，和自動去觀看的。她們也會漸漸的癖好，但並不是不看即不能過日子的。其中以穿着貂鼠大衣，大的兒子的美貌婦人，和照片常被刊在雜誌封面的美麗女子居其多數。

甯可拋棄上店舖買物事和電影而獨自去看運動比賽的女子，則情形便不同了。她們簡直是對運動有極濃厚的興趣而已沉溺於其中。這類女子也可以分爲三種：第一，表同情於某方賽隊而特去助威的年輕女子；第二，年齡比較大一些，閱歷較爲深一些，口嚼橡皮糖，喊聲略爲低一些，對一切都表示嫌惡的女子；第三，衣着講究，開口即以小名稱呼賽員的美貌女子。

但不論是被勸或自動，她們去觀看的理由也正和男子相同——去找尋刺激，去發洩貯藏在心胸間的情感，去尋求好似自身即是比賽中的一份子，受人歡呼讚美的冥想的樂趣。

被勸的羣中，她們所享受的樂趣起初是受人慫恿才獲得的。她們的愛人或丈夫或兒子

起初是爲了愛情或願憐或孝順起見，特意邀她們同去觀看，而她們也因此欣然同去。但去過數次之後，興趣自會漸漸發生，並且也會漸漸了解比賽中的一切習尚和規則。

自動的羣中，比賽差不多就是她的性命。在她的眼光中，賽時的勝負記數比之工作，食物，和愛情更爲重要。例如長島地方某家中的一個侍女，她寧可拋棄了一切和情人的約會而趕去看籃球比賽，她是逢賽必到的。據古代的傳說，在福雷斯山的拳賽場中，第一次攢物事到賽台上去的人就是一個女子，她將一個枕頭攢上去——這個舉動後來似乎被男女雙方所一同效學，因而現在逢到比賽時，觀衆每有不可遏制的攢東西習慣。

女子不但因了和男子相同的理由去觀看比賽，並且所好的運動種類也和男子相同。她們所愛看者，依着癖好的程度，其次序並不是射箭，比劍，和羽毛球，而是舉動較爲兇猛的籃球和棒球，足球和曲棍球。此外，女子所愛看的運動比賽中，其較爲舊式者是賽馬和網球，較爲新舉者則是跌撲和拳賽。

比較起來，女子更比男子不知遏制。她們喊得更響，更頻，更沒有理由。倘若她們是和某賽隊有關係而來助威的，她們的行爲更爲兇暴粗魯，祇知盲目袒護自己的方面，而

從不肯顧及曲直。男子差不多一致討厭她們。有些較為文靜而是由男子同來的，只要她們靜靜的坐着，不很嘖嘖，則男子對之還幾有十分嫌惡的意思，但以一般的情形而論，則男子們都以爲她們甚屬可厭。

這比賽的發起人雖承認女性觀衆的增加確有助於門票的收入，但暗地裏也未嘗不希望這筆錢能完全從男性觀衆方面去收取，而不要女子走進去。某不願宣佈姓名的棒球會職員——其不願宣佈姓名的理由是很顯然的——曾說「她們真是一羣厭物」，而希望她們能另占一角，以免取厭男子。

但這種惡評未必會被她們所理睬，女觀衆的人數依舊在增加上去。現在倘若有人問她丈夫說：「你也反對女觀衆嗎？」則丈夫的答語必是：「對一般而言，我確反對，但你當然是例外的。」（By Elizabeth R. Duval 亦樂譯）

好萊塢與婦女時裝

喧傳已久的「隨風而去」(Gone With the Wind)這本電影，講到牠對娛樂事業的影響，已在銀海裏激起了一個高潮；而對服裝事業，又使女式時裝的風尚，爲之一變。舉凡古裝的影片放映後，往往會在時裝界引起小小波紋。這種波紋，有時或竟細小至不能瞥見；但像「隨風而去」這種片子，其起始的波紋雖小，而日後遂愈擴愈大。

史嘉蘭奧哈拉(Scarlett O'Hara 爲該片劇中人)的那種圍裙，束帶，纖細的腰身，和駝鳥毛的羽飾等，在往後的二三十年裏，雖然不一定會有人復古，而重新穿起，但是對巴黎與紐約的時裝界，這些古裝的力量顯然是不無影響的。因此在極可能的情勢下，這些影片又將激起世界時裝界的論爭，辯論着好萊塢到底是不是全世界時裝的中心。這種辯論完全是一方面的；那些強詞奪理的時裝評論家，都堅持着搖旗吶喊，叫道：「好萊

塲！好萊塲！你不是全世界時裝的中心！你實在不是的呀！」但是好萊塲之對時裝過馳是的呢？

不過，事實上，有一點不可否認，那就是歷史片中演員的裝束，對時裝的式樣，確能影響一時。普通這種影響的潛力極微，往往又經人擱置，而在短時期裏不予採用。影片中演員所穿現代的服裝，誠然不關榮辱，但在古裝影片中，則其所用之服飾，往往千變萬化，出奇制勝。寬肩的時式，出於「Catherine」片；網眼嵌珠的小帽，則自「戀情」片而來；而「小婦人」放映後的結果，又使寬闊的圓裙風行一時。此外如「白雪公主」片中啞巴所戴的那種帽子，也極受女人的喜愛，列為時尚之一。

因此，「隨風而去」日後放映時，其對於服裝界的影響，必不祇是空論可知，因為這張影片的潛力，目前已經可以覺察了。服裝設計專家華爾德潑倫格君，曾將其為該片所作之服裝素描，發表於去年三月份的時裝刊物，而商業界的服裝設計專家，也都開始向製片公司當局，徵求其詳細圖樣，以供仿製。

雖然婦女界對時裝的見解，頗不易於捉摸，但潑倫格君覺得費雯莉在「隨風而去」中

所穿的服裝，是極足以影響且當時行的那類服飾。自時以來，女式時裝在腹部已久不加
 以腰層的裝飾，但沒倫格君相信，該片中的這種新奇的式樣，一定會非常引人注意。至
 於其他各種精緻的裝飾，如花邊或褶裥上的珠翠飾物，也將由人模倣。

設計人約翰·非特烈君在他的秋季流行衣服設計中，已經在利用這種式樣了。
 設計人約翰·非特烈君在他的秋季流行衣服設計中，已經在利用這種式樣了。

紐約的巴爾摩公司，是負責的。好萊塢的設計專家所顧到的，祇是服裝的質料，以及牠在鏡頭上
 的表現而已。如果這種服裝證明是適宜於影片之用時，那末他們的目的，總算達到了。
 別個年代裏，是負責的，而且發源滿哈坦的設計師專家，發著着這些服裝流行。那些影片

供給一種創造性的主意，一般商業設計專家，便以此應用到他們所設計的服式上去。式樣經過創設以後，時髦社會裏的婦女界，便羣起採用。於是好萊塢便注意着各種時式服裝的雜誌，或各時裝舖的營業廣告等，就從這些來源，便把從巴黎和紐約過濾出來的那種時裝傾向，應用到影片上去。

「閨怨」就是這樣着手計劃的。雖然這張片子裏所用的圍裙，是由影片公司設計後，再由成衣公司承製，但是從此達到最後穿用者的那條路是仍然間接的。商業設計專家很知道，有些顧客對於好萊塢，具有明顯的鄙視，以為牠「太過輕賤」。因為電影在目前過分新奇，而牠的過去，又頗為黑暗，因此模倣電影而設計的服裝，對一般「正派人士」似乎不適合，所以巴黎的設計專家，便揚言表示「閨怨」片內的服式，不足效法。他們雖然發軔了這種傾向，却祇好保留不用。

所以要節制的原因，是很易明瞭的，因為如果一種流行的緊身衣式，說是專為梅蕙斯而創製，那末社會方面勢必不會再以熱誠的心情，歡迎這種式樣。然而在梅蕙斯主演的『Everyday is a Holiday』裏，主持設計的是著名的夏伯雷黎，而她的作品却引起了

一般人的熱愛。因為她覺得這片中服裝的式樣，非常有趣，因此在她自己的時裝舖裏，也採用了這種時式。有一次夏伯雷黎告訴我，他曾經看過好萊塢所有的重要古裝影片，覺得其中頗多足供採用之處。

至於那種價格低廉而簡便現成的服裝，所受好萊塢的影響，尤為直接。有些成衣公司與影片公司保有聯絡，可以合法做製各明星所穿的服裝；有些却不循這種正路，而採捷徑，所以在影片試映的時候，不難看到有些人，手裏握着裝有小燈的鉛筆，在戲院的黑暗中，急促地把銀幕上所見的裝束，構畫下來。這些簡圖，畫成以後，即夜就以航函寄往紐約。在一兩星期以後，市上便可以發見同樣的那種價廉的上衣和大衣了。

好萊塢所設計的服裝，在時裝界，不常引起實在的傾向。但有一次却不如此；原因是由於嘉寶對銀幕上婦女所穿普通的晚禮服，非常厭惡。在『Inspiration』一片內，嘉寶應當拍攝一場在舞廳裏的戲，當時，在舞場中以穿露肩的晚禮服為時尚，因此著名服裝設計家亞特里安便準備為嘉寶設計一套露肩的衣服，可是她却大為反對，而且成見頗深，不肯就範。亞特里安處於這種情勢下，當然也相當不快，於是便憤然代她設製了一

套特式的禮服，不顧衣裝的式樣，貿然加了高高的領圍和長長的袖子。但是影片放映時，却出人意料之外，這套怪異的禮服，難於許多露肩赤背的禮服間，反顯得非常別緻。因此巴黎時裝界立刻予以採用，而這種式樣也便風行一時。

路易十六掌權時，巴黎是世界服裝的中心。當時當地所創設的式樣，時行甚久，即有修改，亦祇是瑣小之處，而「她們現在穿修飾」這句話，就是指「她們都穿着圍裙」的意思。後來婦人的側部逐漸加上狹窄的緣邊，背部也開始把牠遮掩起來，而「她們現在穿的」這句話，也因此變成「現在時行裙撐」之意。至於目前，因為巴黎的設計專家受了許多不同時代裏各種服裝的影響，因此對女裝的側影，不再固定，却加以相當的變化，而習慣的「她們現在穿的」這句話，却並不專指什麼標準的輪廓了。

好萊塢的設計專業，與第五街的不同。影片公司的設計專家，對社會人士的需要和心理，是不必顧問的。他們的責任是在設計一種式樣，以適合影片故事的風格，以及畫面的效果與聯貫性。此外，還得使製片家，導演，和演員們滿意。

影片公司為某片選定了一個開拍的日子後，當即便將這片的劇本送給服裝設計師專家。

後春便把牠全部看過，同時注意其中各個演員的性格，各種動作的種類，以及劇本中所描寫的社會階級，佈景，和道具等。

這種設計專家則不僅為創造各種新的式樣，在達到現代化的劇本時，他們的設計工作，還應顧到前後開映時，片中所用的服裝，是否適合時宜。普通在設計服裝時起見，至多公開放映時止，其間的期限是六個月。在這極長的期限裏，一般男人們看來，以為時裝的變化，不知有多少上下，但是二個設計專家，却頗具揣測的能力。他在先是注意各種時裝雜誌，或商業廣告。如果他發覺今天起肩膀部分是時行加闊了，那末他一面為這種式樣吹噓，一面便採用相同的這種服式。反之如果裙子的長度，逐漸在縮短，於是他也跟著把牠剪短。這種辦法，普通是往往不錯的。

要是他負責設計的，是一部古裝片子，那末他總先得把劇本中的重要各點，摘記下來，一面再向影片公司的研究部詢問當時的服裝，到底怎樣。事實上，他並不完全依照研究部供給的古裝式樣從事設計，但是結果，他創製出來的成品，却往往很切時代。

二個設計專家，在熟讀劇本以後，便隨之開始設計。或者他親自出馬，將圖樣詳細畫

好，或者酌量將重要部分鈎畫下來，送交助手完成。例如亞特里安在設計時，有時用水彩，將全幅時裝畫詳細繪成，有時却祇用鉛筆塗上幾十筆，交其助理負責。

一幅圖畫完成以後，便送交製片家及導演認可，這兩種人物，在設計家的生活中，無異就是兩個大對頭。照事實說，他們兩人都沒有資格，參與服裝設計的工作，但是兩者却往往不肯放鬆一步。在導演方面，他常常擔憂着一套衣裳，或許會轉移觀衆對故事結構的注意力，或者竟至妨礙其中的情節；而在製片家方面，由於他本人對新奇式樣的生疏，因此恐怕他的美豔明星，穿上這種衣服後，會被觀衆認爲荒謬不堪，不近人情。平心而論，人們對新奇的東西，往往都認爲不很可信，因此於六個月前看到設計家的那種六個月後的新裝，在情理上說，的確是不免要發生疑慮的。

至於說設計家與明星之間，却往往無甚問題，而後者也不會干涉前者的工作。因爲設計家頗能熟知明星的心理，知道她所贊賞的是何種式樣，所喜歡的是何種顏色，所以她對設計家，也頗具信心；而在設計家方面，爲避免遭受她的反對和作難起見，也會處處爲她小心着想的。

設計圖樣經製片家等認可後，便由成衣部開始縫製。因為演員的身長寬闊在影片公司裏都有據可考，所以縫紉的工作，可於極短期內完成，製成後的服裝也往往非常配身。衣服完成後，便由演員試穿，在送至服裝部準備應用之前，最後還需由該演員試穿一次。在影片公司的成衣部裏，剪裁，買辦，縫紉，毛皮，及鑲珠等門的專家，都招聘周全。這些僱員的薪金，再加上設計專家的聘金和酬勞，使一本古裝片在影片公司的預算表上，列成重要的一項。例如：縫製簡單的棉織品一件，約需美金一百五十元，而普通的各種禮服或便服，則需二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之譜。

一個明星，如果在某個劇本裏，要換十至二十套衣服，那末單是這一項費用當需五百至七百金元，此外所御皮裘與所戴首飾，皆係租用，尙未計算在內。

古裝片比時裝片費錢更多。據說攝製『隨風而去』時，女演員的服裝費用，竟耗美金九萬八千餘元之多。因為拍攝歷史影片，其中所用衣裝，皆需經長時間的縫紉，釘邊，鑲珠，及褶裯等工作。此外如長襪衣及棉墊等，因為在近代影片裏，根本不用，因此也需定做。此外如果這影片的規定的攝製時間較長，或者演員在片中的表演過多，那末同

式的一件衣服，往往要製六七套，以備意外之用。

服裝設計專家在工作時，一面固然要借助影片公司研究部的建議，但大部都從劇本上領悟而來。有一次，嘉寶在『The Painted Veil』一片內，需用帽子一頂，設計家亞特里安因鑒於該片的背景是在中國，因此，便為她設製了一頂東方色彩的帽子。該片試映時，觀眾不禁嘩然，但於不久以後，這種式樣的帽子，終成時髦的裝飾。

最近，亞特里安為着海蒂拉瑪在『Hullo Sister Wofan』一片裏的頭飾，又曾和影片公司當局起了衝突。該片開拍時，早在十八個月之前，當時一般人對於某種結髮帶，都不很熟識。亞特里安以為這種髮飾，如果用在海蒂拉瑪的頭上，一定會顯得非常別緻，但是公司當局却大為反對，以為婦女界一定不會喜愛這種笨重的東西。於是影片便擱置了一年，不予公映。最近公司當局為謀營業上的彌補起見，准予發行，因此亞特里安設計的那種髮帶，遂得公諸於世，結果立刻博得仕女們熱烈的贊賞。

由於激倫格，亞特里安，彭登，及勞道等服裝設計專家的能力，好萊塢因此得以對世界的時裝傾向，加上直接的壓力。反過來說，這一點也可謂不確，因為牠僅諮詢於世的，

不是時裝式樣，而祇是牠的影片而已。

如果說好萊塢對時裝界的影響，不是故意的話，那末而加利爾亞那裏的影響，却是顯著而有意的。那又是由於該地氣候天時的緣故。因為著名成衣專家如雅琳及霍碧瑪里亞等，皆以擅製時裝著稱，而濃厚的西部色彩，又是他們的特徵。然而他們却不是好萊塢啊！

影片公司聘用的服裝設計專家，每年約須負責設計五百部影片的服裝，因此我們顯然可知，他們的工作成果不能全部博取社會的贊賞和採用。因為他們設計服裝時，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供修改，祇要適合劇情，便什麼東西都採用了進去，因此便沒法像巴黎的時裝專家一樣，得有精益求精的機會。然而平心而論，巴黎的時裝式樣，也祇是選擇好的，才送到美國來，却不是全部都到美國的。

由於上述的那些理由，加之好萊塢的並不存心居為『時裝權威』，因此『世界時裝中心』論爭的熱度，想必可以略減，因為好萊塢並不會說過自誇自耀的話啊！

(By Lillian Churchill 約文譯)

好萊塢的魔力

一九三五年秋季，當女明星葛雷泰·嘉寶(Greta Garbo)回到美國時，全國仕女，無不惶惑騷動，幾乎釀成嚴重的危機。因為嘉寶的金絲美髮，現在已直垂至肩，沒有燙曲的波紋了。於是各家報紙，即刻刊載此項驚人消息，而各種照相，也競以嘉寶的頭髮拍攝出來。一般理髮師，則無不大為失望。嘉寶是萬千婦女所師法的。這樣一來，豈非以後永遠沒有人來燙髮了嗎？

幸而福至心靈，理髮師畢竟有生財之道。他們對美國婦女界說，這種絞練式的直垂至肩的頭髮，只有葛雷泰·嘉寶是美麗的；與嘉寶爭奇鬥艷的人，應該把頭髮掠到耳邊，然後在髮根上燙曲，也會同樣美麗。這個主張果然不錯。理髮師又有了生財之道，因為萬千婦女都把頭髮那樣燙曲起來了。

據理髮業公會言，電影之影響美國髮式，非自嘉寶始。始作俑者，乃是琴哈羅 (Tom Harlow)，當時她是一個所謂白金髮女人。此事遠在一九三〇年，她主演地獄天使 (Hell's Angels)，然而理髮師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婦女們蜂擁到美容室裏，要把頭髮修飾得像片中那個髮光閃爍的可愛姑娘。新聞記者當時所用的「白金髮女人」一語，至今猶成爲口頭禪。

第三是瓊瑪·希拉 (Norma Shearer) 扮演的「鑄情」一片中朱麗葉 (Juliet)。那是在一九三六年出現的；此後的一兩年中，幾乎全國婦女的頭髮，弄得頂上很光滑，而髮邊則蓬鬆。據髮式專家言，朱麗葉之髮式，乃肇源於希臘奧令配克。不過無論如何，提倡之功不能不歸諸瓊瑪·希拉，誠以她同時創始了兩種髮式：一種是前面所說的朱麗葉髮式，另一種是在其頭髮之上，加一十五世紀的頭飾，所謂朱麗葉便帽者；此項便帽，或以線結，或以珠穿，而整個冬季，全美國都風行這一種的花式。

此種影響，足證電影魔力之大，無論什麼花式，無論如何起源，一於電影中出現，即可風靡一時。至於時裝雜誌，無論如何編排，如果要使一種帽子，一襲罩袍，或一根項

練，流行於市，總難與電影相頡頏。譬如一條晚間披用的圍巾，無論如何形容描摹，如何攝影繪圖，總不若披在明星瑪琳·鄧 (Marlene Dietrich) 肩上，或喬在威廉·鮑恩爾 (William Powell) 手裏之來得容易流行。

此種電影魔力之大，則斷非旦夕所養成。推究其源，還須歸功於現代商品局的伯納·華特曼先生 (Bernard Waldman)。他是電影時裝，明星服飾，以及其他商品的創始者和承製人。當影片攝製之時，他便預備明星們所服用的那一種罩袍，那一種帽子，以及那一種小巧飾物比較最易吸引一般美國婦女。

正如電影製片商一樣，華特曼氏何也未必一定希望自己的電影婦女羣衆，她只是試行猜測而已。他會告訴美國婦女，那一種式樣不易流行，那一種式樣放在影星身上固然好看，然而放在普通人身上則未必高明。因此他總要完全適合，倘不如服用第三流明星的衣飾。假如那種式樣實在很巧妙，那麼一旦在大影片大明星創製之後，即刻可以風行全國。

現代商品局跟所有大攝影場的設計者都是相互合作的。設計者先得打量演員的身林體

應變而後得顯現影片的質地線條色彩等。一年之中，這位華特曼先生總可以在四五十張影片中看出點什麼來。譬如在新冰溜 (Iceberg) 一片中，他發現一種海盜的服裝，以為論有流行的可能性，於是這一批影片的人等便成爲套上衣服，所謂「監督」，也將這批影片拿過來。這批影片中的式樣，在各大城市的店舖中出現，從班哥 (Bangor) 到檀香山。這批影片各加一標籤，飾一海盜的頭，套着帽子，隨着假裝，寫着「海盜式樣」，然後拉影片公司的名片新水溜。

起初，影片公司方面，還要抽一成利潤，現在他們以為其要宣傳宣傳，已很足夠，而不必抽什麼利潤了。這種電影中的式樣，雖然在大都市中發現，却在小城鎮中發生最大的影響，因為在小城鎮中，對於式樣的創始方面，沒有什麼足以與之競爭的。

現代商品局的事業，始於一九三〇年，當時華特曼先生勸他公司老闆多製一套環球影片公司爵士歌王 (His Master's Voice) 中的金狗牌，以便提倡銷售。當時商人，無不大加嘲笑。他們以為電影之於時裝，決無什麼影響。時至今日，美國人民已無不公認電影之影響可以及於一切了。

時裝一項，僅是影星們影響羣衆之一端而已。各業商人，對於任何著名影片，無不特加注意，而且多方設法，使其可以仿製或銷售各種服用的東西。第五街上各家店舖，時有將著名影片用以號召者。譬如曼爾·奧勃朗(Marcel Ohron)在魂歸離恨天(Wuthering Heights)一片中穿的結婚禮服，當時曾在第五街的陳列櫥窗中陳列出來，另一櫥窗中便陳列着影片中的帽子，同時在各報上大登其廣告。

不特此也，影星的日常衣服也很重要。好萊塢明星的各種罩袍，在每種電影雜誌上都用大幅刊載。有時候，婦女們參考了許多明星的服裝，自己設計一種理想的式樣。有時候攝影師在網球場上爲明星們照了相，由時裝欄編輯加以詳細說明，關於質料及裁製方法，均有所道及。有時候僅爲一種「打樣」的服裝，如宋雅·海妮(Sonja Henie)所穿的工服，或米高梅影星裘蒂·迦倫(Judy Garland)所穿的衣裳；或竟是宋雅·海妮的挪威溜冰服，却都爲一般婦女所樂道。

有幾種電影雜誌，且還大放厥詞，報告新出影片對於式樣等等有何貢獻。專家們居然對於著名影片中重要影星的服裝，加以批判和非議。

在化妝方面，影星們也大有影響於人。如果一位電影皇后，長得很美，那麼口紅唇膏的商品，又可藉此吹噓號召；因為一個普通婦女，顧客毫不相識，無論如何不會有此號召力的。

電影之魔力尚不止此；電影中的一事一物，均可作為婦女們日常生活的參考，她們向理髮師，成衣匠，或裝飾者說明自己的理想，往往即以電影為喻。好比說：『我要一隻沙發，就像蓓蒂·黛維斯(Bette Davis)在卿何薄命(Dark Victory)一片中起坐室裏用的。』或者，『我要把頭髮燙成愛琳·鄧在畫中愛寵(Love Affair)一片裏用餐時的樣子。』

許多婦女的心中，都以為自己是克勞黛·考爾白(Claudette Colbert)，卡洛爾·朗白(Carole Lombard)，或是海蒂·拉瑪(Hedy Lamarr)的典型。有時候，她們竟有意無意地穿起那些影星的服裝來。如果她本身的儀表體態，稍稍與她所比擬的典型有點兒相像，便儼然振振有詞，大增身價。有時候對於選擇典型，也有舉棋莫定的。然而觀其結果，則模倣別人，總是缺點甚多。

如此追求典型，有時極有趣。她們心裏，都以為個人體態，確可改進，而且我們也必須力求完善。電影之為物，即在供給此種力求完善的藍本。於是越演便發生了，有一次一張英國影片賣花女 (Flower Girl) 這電影自放映。大家都知道那是蕭伯納寫的劇本，然而她們所注意的，則是賣花女一躍而為每天六兩的價目。於是商店女職員，都去看那影片，都想知道那件事究竟怎麼擺的。當那影片在克利夫蘭 (Cleveland) 放映時，公共圖書館即刻公佈了一種書單，標題是「伊麗莎白時代的書」。這批書籍，便大受歡迎，影片放映下去，書籍也一直被大家所爭讀。思惟及友之愛電影影響着，初不限於中年婦女們。

由於青年明星之增加，一般青年都可以在銀幕上找一崇拜的對象。她可以模倣年青女英雄如露絲·迪倫，狄安娜·寶萍 (Diana Wynne Jones)，和蘭氏姊妹 (The Joneses)。如果還要年輕，那麼有秀蘭·波兒 (Shirley Temple) 在。這個小女兒，對於現代人們的影響，有如神聖。她的寬闊衣服，未始不給小女兒們以福利；可是她燙曲的頭髮，却是小女兒們所羨慕的。據一九三九年全國迴響業會議中報告，許多青年美容室之勃興，皆因為

秀蘭鄧波兒的緣故。三歲兒童，居然都上美容室去燙髮了。

而小女兒們也頗願模倣秀蘭鄧波兒的生活，無論吃的食物，飲的牛乳，都願與秀蘭相同。而她的才能，也引起孩子們的敬仰，彷彿他們敬仰善歌的寶貝·白玲(Bobby Breen)，和善射善騎的奇納·奧屈理(Gene Autry)，和皮兒·鮑愛德(Bill Foyd)那樣。孩子們對於銀幕上的英雄，最欽佩的是：機警，有能力，和出人頭地。

但青年的口味，也往往隨着電影而不同。許多孩子在看到羅賓漢(Robin Hood)之前，簡直從未想到過弓矢，因為羅賓漢的箭術，遠較印度土著為強。宋雅·海妮引起了青年和老年人的溜冰狂熱。她在一九二七年世界運動會中榮獲冠軍，而美國人對於溜冰之術，却並未注意。十一年後，當她成為好萊塢的三流明星時，美國的溜冰生意即刻增加。當二流明星克拉克·蓋勃爾(Charlie Chaplin)在彈性情侶(Too Hot to Handle)中扮了攝影記者出現時，照相機的銷路，即刻大暢。

電影對於老年男人，影響甚小，反之，他們不像他們的太太那樣自以為有影星的風度。然而也有例外，那是電影中的小巧飾物，如袖紐與腰扣之類，頗為他們所注意。譬

如愛德華·阿諾爾特(Edward Arnold)主演的鑽石大王(Diamond Jim)一片放映時，大批模倣勃拉地(Brandy)的巨價珍寶而製的飾物，一時暢銷至鉅。

除珠寶以外，尚有一事足資記敘者。按現代流行的顏色襯衫，原來也是從好萊塢創始的。爲了攝影方便起見，影星們才穿了那種顏色襯衫。據說傳播出來，釀成風氣的是約翰·吉爾白(John Gilbert)。那天他離攝影場很遲，匆匆赴一宴會，來不及更換襯衫，於是美國人都學起模倣，也竟無人責備，且也無人知道在模倣那一位影星了。

電影也可以勸止人家，不穿某種衣服，此事言之鑿鑿，想來總是確實的。據說不穿內衣的風氣，是克拉克·蓋勃爾開始的。他的一夜風流(It Happened One Night)片中，有一場住在旅行營幕裏，沒有穿着內衣。於是男子內衣的銷路，就此大減；內衣業公會曾派遣代表，向影片公司嚴重交涉，要求刪去那一節場景。

婦女方面，也往往發生消極的影響。嘉寶的垂髮固於爲理髮師損失太大而設法挽救了；但是要使一種髮式流行出來，也往往爲明星們所阻。頗有許多摧殘商業的舉動，不能不歸咎於好萊塢。譬如赴宴就穿打球的衣服，不戴帽子而用絲巾之類。此種經濟之

鼠，實因桃樂嫻·拉瑪(Dorothy Lamour)在平時這樣生活而釀成的。

商品之受電影影響最巨，而銷路最足驚人者，厥為模倣電影卡吞所製的東西：如米老鼠(Mickey Mouse)，唐納鴨子(Donald Duck)，七矮人(The Seven Dwarfs)，水手(Popeye)等。據調查所得，白雪公主(Snow White)一片中的人物，竟有一百四十七家公司或個人，從事製作出二千一百八十三件東西之多。一千六百五十萬隻「白雪公主」牌茶杯，二百萬個玩偶，以及四百萬塊「矮人」牌肥皂，一起都銷掉了。此外還有鉛筆，帽子，內衣，甚至值價百元的手鐲，均以矮人來號召。除於聖誕節外，玩具本來沒有什麼銷路的，現在白雪公主一出，玩具業有救了。即以玩具一端而論，這影片供給了二百萬元的生意。有一家專做橡皮矮人的工廠，竟須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才可以應付外界的定貨。

總之，電影對於青年或中年人的影響，實足驚人。但是有些教育家們以為電影所教人者，並不足懼；反之，電影所掛漏者，則大可耽心。他們以為如果沒有嚴密的組織，則任何意志都難在年青人的心裏滋長。電影所可完成的任務，不是使兒童遠離性慾與罪惡

之事，却是使他們明瞭其真相。所以目前電影界的錯誤，不是缺德而是狹窄。他們以爲全體主義國家中的電影，是想宣揚他們政府所規定人民應有的意志，以及人民應過的生活；而在民主國家中，電影的領域，似乎應該寬闊得多，他們以爲美國的電影，範圍太小，領域太窄。他們常常講起溫柔的馬來君王的故事；在他延見第一個美國訪問者時，曾經高興地問：『從貴國的影片中，我們已很知道貴國的情形了。不知道閣下是屬於那類的？是一個惡棍呢，還是一個牧童，或一個哼歌曲的人？』

(By Margaret Thorpe 司馬聖譯)

好萊塢觀感

加利福尼亞祇遇到過兩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一件是地震，一件是好萊塢到了一位影星。影星蒞臨對於民衆的影響，報紙上總過甚其詞的大吹大擂，而關於地震的紀載，則常有意輕描淡寫。以事實而論，這兩件事情，對於民衆都沒有持久的意義。二者比較起來，則對於影星的興趣，或可歷時較長，但也不能多久。

好萊塢爲影星們能舒舒服服到處漫步的全球少數地方中之一。本地人民，早已習慣於和這些引人的物混在一起，而其他各地的人民尙祇能在影片上看到他們。親睽雖決不致發生輕視。但是它可以解除影星們到處被人跟蹤，當做一件古董看待的痛苦。在好萊塢大道買東西或是漫步的人，多數與影片攝製場有關。在這裏，一個影星決不會受人攔擾，除非他們有時走來問我，在我下次開拍片子裏，他們能否有一點事情可以做。

探詢的方法各人不同，有畏縮的，有謙恭的，有誠懇的，也有大有所望的。有一次，有一個人堅說是我的老朋友，我和他很知己的。他和我見面之後，好似很奇怪我沒有將他擁抱起來。他很熱誠的說：『你記得我——佛蘭克林P威爾遜——你記得！』在我的片子裏有幾千百個臨時演員；這人或許是其中之一。甚而我或許也向他說過話。所以我就採取一種最便當的辦法而含糊的說，『喔——是——你好呀？』

『好！』他很親熱的和我握手。『噯，吾到你這裏來，因為我想你一定喜歡知道一件事情。你記得阿爾弗蘭特蘭台爾——一個英國人——你一定記得他——他在這裏有好多年。你記得阿爾夫蘭台爾。』

我又用最便當的辦法說，『喔——是——我想我記得這名字。』

『噯，他前天死了。我想你一定願意知道。噯，我想，你又要開拍一張片子了——任何一個小事情，你知道。我仍和以前一樣的能做——可靠的老人——出名祇要拍攝一次的威爾遜……』直至我打斷了他依長談。

我對於世事的經驗很是有限，不過我想任何地方的旅館設備，總沒有再比好萊塢和舊

杉磯二地的舒適愉快了。你可以任意走進一家有莊嚴華麗的餐室，會客室，和跳舞廳的頭等旅館。你可以和在其他大城市裏一樣，預定一個或一組房間。不過在這同一的旅館裏，你還可以租一宅所謂「治理家務公寓」的房屋。這種屋子除了平常的臥室，浴室外，另有一間坐起室，一小間餐室和一間廚房。廚房裏面一切齊備，而且五六件竟是爲普通的美國主婦所感到缺乏，而未會想到竟會有這樣一件東西的。向飯廳裏去叫菜，當然與旅館以額外的利潤，可是，每一種動機都是使你可以不仰給於外面的供應。你對於這種機會能享受到如何程度，全在你自己決定，不過它總給你一種遺世獨立，泰然無慮的愉快感覺。

另有一種旅館的服務方法，除了加利福尼亞之外，在別處從沒有經驗過。這就是在旅館的地面上，建起許多平屋，租給人家。它的設備和上面講過的治理家務公寓差不多。一切事情，你可以自由做或由旅館代勞。在你自己的一所單獨小屋子裏，門前結滿了柚子，自有一種特別的風趣；可是一方面，你有一捺鈴即可得到所需一切的便利。旅館這樣辦理，他處或許已有，可是我總沒有見過。

在我看來，好萊塢的每一個人總日夜有一輛汽車等着的。你住在好萊塢不能沒有一輛汽車；因為那邊距離的標準，不能以其他城市的哩數計算，道路寬而直，且少障礙。你假若和一個朋友出去吃茶，你不必準備好要坐五哩或十哩路的重子，你祇須跳進去跳出來好了。

好萊塢對我第一個印像為寬曠，就是說總有伸展的餘地。一個廣大的鄉村，可以接連幾哩路的看不到較二層樓更高的建築。但這並不是絕對的，有幾處也有高大的旅館和店舖，可是數目很少而距離很遠。普通總是一長排一長排的矮屋。有照相館，茶館，藥房，菜館，古玩，藝術品店，以及英國烟管烟草，文具，熱狗，毛織品等等應有盡有。這裏的每一個舖子，都是個人的投機事業，意思就是，都由一個人努力經營，賴之以生活的，而且每一件東西看來都好像是臨時性質的。所有店舖都似乎在說：『等着看！等着看！』我們重行建築過了，一定可以給你們些東西看看！』可是好萊塢是在向前進的；它不能等待重建。另一家地產公司建起四份之一哩的店面房屋來了。這種房屋立刻為更多的古玩所佔據，變成更多的美容院，更多的文具店，更多的藥房——又幾哩路的擴展開來。

可是在耳所能聞，目所能見的環境中，總沒有一家工廠或是一條鐵路。

據我所知，這裏除了製造影片外，其他一無出產。每樣東西都是從美國其他各地運來的，甚至一棵樹木亦不能例外。從前一塊荒無人跡的大沙漠現在竟成爲一個花樣百出的地方。晚上，如果你開了車子，到四圍幽靜而雄麗的山間，你可以在你的下面，看到一大片燦爛的燈光。你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村莊。接連二十多哩路都是燈光，從來沒有這樣大的鄉村過；一定是一處廣大的仙境，每個仙人執有一枝飾星的手杖。祇在有時遇到幾處強烈的亮光，才使你知道這裏有人類在。而且今晚有偉大的開幕禮可以看到。

假如你是喜歡沙漠的，或是沙漠能蠱惑你的話，那你必定以爲好萊塢的造成是有價值的了。據我個人的意見，吾覺得沙漠是乏味的。吾曾馳過好幾百哩路的沙漠，除了沙和叢莽之外，其他一無所見，祇是難得搭有一架木屋，以供給一種冰淇淋蘇打。沒有了這種設備，在美國的沙漠中，將沒有一個旅客可以生存，甚而駱駝也不能例外。如果今天再有駱駝在這裏走過，我一定要買牠二頭。

我曾說過，好萊塢商店區的構造都好像是臨時性質的，住宅區的可迥然不同了。那裏

的房屋大都是引人入勝，富有畫意。每所屋子都有其特點。那裏沒有「一排排的屋子」。每一宅的結構均和鄰屋不同，建築人或許也造過兩三幢同樣的房屋，可是我沒有看過。園地差不多都很廣大，而且收拾得盡善盡美；使你不容易看到一塊荒蕪了的園地。你付極大的代價給園丁，他對於你的園地是負責任的。可是他並不是你一個人的園丁，他要替許多其他的居民負同樣責任。這種園丁似乎都是日本人。一個人要收拾多少家園地，我不得而知，不過他總是以最能滿意的效力，一天到晚靜靜的，孜孜不倦的工作着。澆水的方法，做得很簡便。看呀，他開了龍頭，在你整塊的園地上，每隔開五六呎的地方，都噴出一條水來了。我知道，如果用同樣的方法施之於吾凱脫的茅屋中，則自來水公司開來的賬單，必將使我破產。

好萊塢所有的壯觀，除了四周環抱的山之外，其餘都是人工的。你站在那裏，使你不能不驚嘆使好萊塢成爲今日之下的偉大工程和決心；在寬整平廣的，一直通到海邊的汽車路上，用來調整交通的不是粉線，而是青色的綵帶，街的中心復栽着一長條的花，使人在驅車前進的時候，有一種愉快之感。你對於難於置信的開鑿山路的工程亦必感到驚

奇。它使我們能於驅車上行時享受上達雲霄的樂趣，而不用抱着隨時有粉身碎骨之危的杞憂。而且各處都有豐富的水源。

我並不向你出售好萊塢，我在那裏沒有產業。不過我希望你知道，那裏並不祇是一大塊荒地，人們除了在攝影場裏開會議和練習英語之外一無所事。這裏每一件事情的完成，當然都是大規模的。在我許多片子的攝製中，很少經理處不願耗費相當巨大的款子，以使之完成的時候。在幾乎全賴油畫做佈景的劇台上長大的我，永遠不能忘却影片攝製場的無窮財富。蓋造起來的屋子，幾乎真的可供居住，莊嚴的教堂足以使你很嚴正的想到他人的罪惡，雄偉的堡壘臆造出與你沒有關係的偉大祖先。——在這種環境之下，表演起來自然容易了。

有一次我遇到因主演[Rip Van Winkle]一劇而聞名的約瑟夫傑克遜。我問他是否以爲他那時的表演比現在來得優美。他沉思了一會說，在他時代的表演恐怕須多用幻想。他說，因爲在他年青的時候，你須坐在一隻蓋着紅布的肥皂箱上，裝出一個皇帝的神氣，而現在則你可以坐在真的寶座上或是很像寶座的東西上面。我常想到我在銀幕上扮

演印度國王的情形，和坐在轎子裏面抬過真的山石嶙峋的加利福尼亞村莊，真的日光，真的青天，四周圍着真的土人。

在影片攝製場裏，你不能學到怎樣表演，怎樣化粧，或是怎樣烹飪，怎樣做一個賢妻或良母。你必須學的祇有『忍耐』。如果你是一個臨時演員，你早上七點三十分來工作，或許要到下午七點三十分才能上銀幕。如果你是一個小角色，你在太陽剛升時就費盡心力的化粧好了，坐着等待，直至一無所事的休息了一個晚上，於是卸去化粧，回到家裏，第二天太陽升時再來。如果你已是一位影星，照平時一樣，你在九點三十分時穿好衣服；不過導演如果還沒有為你準備好的話，你可以留在著衣室裏等待傳喚。所以你可有兩個鐘頭的時間吸煙看報寫信，以安定你的心神。——可是你不能。你不能做任何有效的的事情，因為你的思想已在行將拍攝的大場面上。

當做一個住家的所在，好萊塢可為美國最省儉的，也可為最靡費的一個城市。最講究的旅館和其他城市裏同等級的比較起來，或許要略貴一點，而且你當然可以生活得和其他各地一樣的奢華。在另一方面說來，如果你願意省儉的話，在這裏，你可以用同樣的

代價，得到較其他各地爲多的東西。你可以用低廉的租金租得一宅有一切摩登設備的舒適的公寓房間。在一個沒有雪，沒有嚴霜，陽光充溢，氣候溫和平靜的環境中，生活自能比較安閒。假如你能讓你的親友，資助你一點費用，送你到那邊，那你可以拿極小的進款得到相當舒服的生活。你的盤川當然是你家裏的一大筆支出；不過那裏離開你的家這樣的遠，你或許永不得回去；而且，在那裏你可以隨時取得冷熱水或甚而有一架冰箱，所以，這實在是對於每個人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對於幾位臨時演員如何在好萊塢登陸的歷史，真可寫成一本有趣的短篇故事。當我在注視着我的導演處置一間大會客室的混亂與困惱的場面，或是一個皇家的宴會，或是諸如此類偉大的事情時，一個動人而謙恭的臨時演員，走近身來，才提醒了我，知道導演正在技術方面指導一幕陸軍的額外演員時，那個演員在我耳旁輕輕的說，「衛隊長的舉動，從沒有這樣的」時，我知道我正站在一位美國的退休軍官面前。如果有一位老太太敢於輕聲的說，「宮裏的婦女，在王后面前決不敢如此做法，」那她從前必是一位白金漢宮中的人物；無疑的，如果再有一位高個子，情狀熱切的演員對我說，「請原諒，

先生，不過真是應該有人去告知導演，沒有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僕人……我知道我是在聽取一個從前在英國貴族那裏當過僕役的人的內行話。這種善意的忠告，不經證實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們常是錯誤的多。大家知道，禮貌方面的事情都是由導演全權決定，不過事實上，在攝製重要片子的時候，遇有需要特別智識的場面，總慎重選聘幾位專門顧問在旁監督。吾在攝製『教皇弄政』一片時，幾位牧師顧問深深的印入我的腦中，使我成爲替人的善良與真誠；當我談說的時候，我不歸咎於場中的器具，或是服裝，或是地氈，或是說有人在攝影機後面奇特的注視着我，而我幾乎要自己承認這是我犯的過失，我真的把字句都忘却了——這種過失，凡有地位和有自尊性的影星，是不肯承認的。

許多導演總鄭重其事的爲一般從舞台上來的演員們解釋說，銀幕上的表演技術和舞台上的表演技術是完全不同的；是兩種不同的境地，兩種不相連帶的事情。設或果真如此，但我總無法了解。我所能覺察到的不同，祇是在某種情形中，須遇到所謂『大場面』中的重點而已。

不過這也祇是我們在大小劇院中演劇時的一個顯著的不同點。演員必需知道的事務之一爲怎樣接近他的觀衆。他的技術是不變的，不過在大劇院中，他可擴大他表演的方法，以適合於建築的物質狀況。一個經驗豐富的演員，對於此種彈性方法的使用，已成自動。電影攝製器械的配置，使觀衆與演員的距離相去甚近，所以大劇場內的廣大的表演格式在這裏將成爲過份的著重。不過演員可不必拋棄任何在舞台上得到的智識；他的技術仍是不變，祇是看他的能如何運用而已。你若在銀幕上表演，你可以對你自己說：「這裏是我的觀衆，在前面一排；他們能看到我最輕淡的表情和最微小的動作。我不用擴大表演使他們注意……」可是你運用你所有從舞台上得來的藝術，所差的祇是有輕重之別而已。無論如何，這是我的見解。

對於民衆的嗜好，我不欲如一般因善於選擇題材而大獲其利的製片商人那樣知道得詳細，不過我相信「民衆需要些什麼」祇有一個解答，就是真正完善的。民衆不知道他們究竟需要些什麼，要至得到了才能決定。他們爲什麼不要歷史片子呢，依我看來理由是很明顯的。我們可以說，在一大批強盜故事之後，有幾個乖巧的製片商人，拍攝了一張

精緻的歷史片子，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於是立刻傳開來說：『這是民衆所需要的。』影片攝製場遂派出許多探求隊帶着鐵鏟鋤頭，把惠斯脫明斯特教堂中所有的尸體都挖掘出來，檢出最新鮮的，瘋狂般的算它復活了。許多歷史故事就這樣的迅速地寫了出來。有幾篇確是佳作，不過差不多都和第一張差得很遠。當人們已一連看了幾張拙劣的摹倣片子，他們不願再看，而歷史片遂成爲售票處的毒物。人們不再擁去看第一張片子，因爲它是歷史片，可是還因爲它是一張完善的片子。他們對於其他的幾張片子都遠而避之，則因爲它們是不完善的。

此外當然還有一種所謂『製片價值』的。你或許不知道什麼叫做製片價值。我也好久沒能懂得。我就這樣說罷，製片價值祇能於耗費多量不必要的金錢中得之，真如一個人在襯衫上飾了三粒金鋼鑽的鈕子，以與人深刻的印象；他實際是一個普通的人，可是他願意人家知道他的普通。我希望不久就有一天，能使製片價值不一定需要。我贊成故事中美麗的佈景應使之美麗；而且我還十分相信，佈景的變換，在普通舞臺上雖不特別重要，在拍製影片時是絕對必需的。我反對製片價值的理由是：在不需要的時候，它也

會突然闖入；它能引起興趣；它的瑰麗雄偉所具有的引力，足以破壞故事的排列順序。而另外更有一個理由是，觀眾享受太多，成了一個寵壞了的孩子。對於一幕耗資萬千的佈景，非但不驚嘆，而且不加留意；或是離了電影院即已忘之腦後。

我的意見以爲幾乎所有和影片事業有關的各項業務都因消費太大。影片的房屋價值太昂貴，廣告可招致毀滅，成羣的擲客必爲一無窮漏卮。現在雖不若「舊時」的瀟灑，不過描摹每張片子都須定出它是一張「Knock-out」或是「Flop」總是不對的。我知道我這樣談論影片事業的經理方面（對這一項我沒有真實的經驗）是會招致批評的，不過我之所以敢於出此言，因爲我對於觀眾和觀衆的嗜好，具有經驗而來的智識。我對於觀眾有長時期的經驗，而我相信他們有簡單的嗜好。簡單在我的意思是製造精良而不做作，且使觀眾感到興趣的並不是爲了它的「製片價值」。（By George Arliss 譯）

商店竊賊

作

如果你會站在一家百貨公司的櫃檯旁，若有所思的撫弄着一件貴重的華麗飾物，而想到順手牽羊取之以去是多麼輕而易舉的事，那末你就能明白爲什麼那些大商店不喜歡把任何關於對買（佯充顧客而乘機行竊）的事情，揭諸報端。在百貨商店內偷竊貨物，本來不需用那種在感化院中薰染所得的訓練，也用不着拜什麼老偷兒爲師，甚至不一定是道德墮落，身價低賤的人，才幹得出來。往往備具了一個強烈的慾望——見入之物，如己之物，不告而取，不別而行——就有幹此勾當的資格。

當然，這並不是縱容這個自古已然的妙手空空之術。這不過是說明最外行的人也能幹此對買的行竊——並且屢見不鮮，更甚於我們大多數人所能設想的。但是，不要忘記，他們被『眼線』捉住的，也更多於你耳中所聽到的。

「外行」對買賊和「內行」對買賊，彼此大不相同。還有一層，「外行」人數更較「內行」為多，約九與一之比。所以你不能把他們不分皂白，混為一談。甚至「外行」當中，又可以照他們行竊的動機技巧久暫和性質而分為數等。

例如，公園街有二個初出茅廬的女子，當她們因從櫃檯上竊取一些無甚價值的玩具而被捕的時候，她們涕淚交流的對店中當局解釋說，她們所以拿取東西的原因，是出於無聊，因為她們常常得到心中所要的東西，而這一次除了抽紙烟和飲甜酒以外，從未把手舉起來過。

在另一方面，每年聖誕節，總有幾個精神錯亂的母親被捕，因為她們竊取了一些小的禮物，以便放入孩子的襪中。

不數年前，我們看到一件奇觀：有幾個來自紐傑賽城外的婦人，經濟相當寬裕，被拖入警務法庭，其罪名為不斷向紐約各商店施行對買竊。那時候這幾個婦人含淚悲泣，她們的丈夫則暴怒如雷，店舖當局，不為所動，警察人員，鐵面無私，而東鄰西舍，則傳為奇談。

所以，這種事情，不能一概而論。「外行」的對買賊也許是一位來自公立小學校的年青孩子，偶然到市鎮上來遊玩一兩天，而竊取了一條綢的小褲，因為她的有錢的父親，不肯出錢讓那年青的一代購買這種奢侈品。此外，或有一班有夫之婦，偶然玩玩紙牌，把丈夫給與她們留作一星期化費的津貼輸去了，於是異想天開，就去幹一下對買的勾當，以便在丈夫前有一個交代。

商店對於「外行」竊賊，往往感到特別困難，因為他們（商店中人）如果操之過急，迫之過甚，勢必招怨惹惡。假定說胡西斯夫人，她是替教會做工作的主要人物，爲了找尋刺激趣見，乘人不備的時候，從櫃檯上竊取貴重的香水。有一天她失風了。市鎮上的人都不肯相信他們的胡西斯夫人會犯這樣兇惡的罪。嚴肅的鄰居都不知道她的行竊，既不爲生活所迫，也不是由於貪之一念，而不過是爲了從「拿東西不打招呼」中所得的一種快感。對於她——以及許多和她一樣的人們——這是一種逢場作戲的樂事，一種冒險事業，而犯罪還是屬於次要的。無論如何，那些樸實的本鄉人，對於當地有名人物的被控，大有認爲莫須有之冤獄而悻悻不平之概。然而，商店方面，則很明白有許多「外

行『對買賊』，如果第一次出馬就能滿載而歸，那末這一種順手牽羊的行爲，勢將變成習慣。有幾個將以爲易如反掌而不免再接再厲。據我們所知道的，有一個男人，爲了人言可畏，特地關照百貨商店，當他的妻子賊星高照躍躍欲試的時候，不要去干涉她，但把她所偷取的東西，開一筆賬，繕成發票，向他收錢好了！

如果你不信對買賊的如此猖獗，那末你不妨到美國最大的婦女衣物零售商的舖子——紐約市聯合方場上的克林商店——裏去兜一個圈子。在這裏對買竊案已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以致顧客們不斷見到用英文，西班牙文，波蘭文，和猶太文寫成的警告牌，上書『不誠實即是牢獄——勿玷辱汝之家庭』。這一個警告的後面，還補充以二十五名『眼線』，他們平均每天捕獲三四人。然而對買失竊使這一個和藹可親的克林老闆，每年約要損失十萬元。據說在梅雪商店內因對買而失竊的這筆賬每年竟達百萬元之巨，這裏面包括着被職員們竊去的損失和一百名左右『眼線』的薪工。

數年前紐約女子服務協會，將紐約市監獄中一百個對買竊犯的履歷，加以研究。在這二百個竊犯中，年齡不滿三十者七十一，失業者十六人，每週所得薪工不滿二十元者二

十九人，週薪在二十元與三十五元之間者十六人，依靠丈夫或家庭以生活者三十九人，在廠中做工的佔最多數。被竊之物，其價值達五十元者，只有一起；其餘則自一元五角至四十元不等；歸入價值五元一類者，共有二十四起。

上面這些簡單的數字，至少指明對買行竊的事情往往和個人經濟的拮据有聯帶關係。一個面色蒼白的毛頭小姑娘，偷竊了一襲女衣，為的是要在她的男朋友面前出出風頭。一個不幸的母親，見了一些貴重的麻布，就老實不客氣袖之而去，以便作為女兒陪嫁的禮物。一個頭輕腳重的絲廠做工出身的少女，只想如何弄一些漂亮的妝奩。

本來各商店對於這種性質的案子，並不十分認真。但是他們如果過於顯明地姑息寬容，也是一個錯誤。所以他們對於『外行』對買賊，依照環境情形而定嚴責與寬饒。

例如有一個婦人，為了在紐約市亞爾脫門商店內竊取兩襲女衣，而被扯交警察，那時她對人解釋說她正在寫一部書，為了缺少廣告之故，所以異想天開，出此下策。

又有一個婦人，自稱是心理治療學家，從梅雪商店中竊取了價值六十元的貨物，她說她的行竊，完全為了搜集資料，預備寫一部書。

有一個女子，可說打破了一切「外行」竊賊的規矩。她在打烊的時候藏匿在一家商店內，後來到了晚上在店堂中兜了一個圈子，把好的東西，裝在一隻手提篋內，然後酣然入睡，直到第二天早上開店門的時候，才被發覺而功虧一簣。

當一個對買賊被捕的時候，通常的手續是把他或她（百分之七十五是女性）帶到經理室，然後檢閱存案，調查他或她在這同一家商店內，以前曾否犯過對買行竊的罪。同時並打電話到商店互助保護聯合會，查問他或她的姓名有否列入該會所備的竊犯芳名錄內。

這一個聯合會是若干年前紐約各大商店共同組織的。會中另外僱用「線眼」在各商店輪流兜差。別處城市中各大商店也有這種類似的組織，它們彼此時常互通消息，並於必要時共同合作。

如果從商店的存案或互助保護聯合會的存案中查出那對買賊是一個積犯，不論在那一個城市或那一個商店偷過東西，那末就把他扭交警察。

反之，如果那個對買賊是一個初犯，那末大多數商店總是叫一個面目嚴峻而口才流利

的職員，來對他或她大談其犯罪之工價的耶穌道理。等那個可憐蟲聽到痛哭流淚，無地自容的時候，就着他或她立下一張悔過書，承認行竊不諱，願意照價付款，答應以後永不踏進店門，並言明倘再故態復萌，自願兩罪俱罰。當然，如果一個初犯，言語支吾猶圖抵賴，那就把警察叫來，公事公辦。

梅雪商店往往發見有些被控的初犯，遇到溫和的法官，非但從輕發落，有時竟被判無罪，因而誤捕的訟案，也時有所聞。

克林商店有幾間四周圍以玻璃的房間——名爲「哭泣室」——一班初犯未經「審訊」之前，都被囚禁在那裏。如果克林老闆認爲有利於青年犯人的前途時，就把他的父母一併叫來立悔過書。

大多數百貨商店，對於貧苦的人竊取一些日用必需品，往往不加追究。但你切勿輕易嘗試，除非你真正是一個貧窮無告的人。

在一九三二年，紐約市內一家百貨商店有一位速記打字員，曾向百貨商店內竊取了一千四百張悔過書，意圖向這些悔過書的簽字人，擇其境况較佳者，敲一筆現成的竹槓。

那時候有許多簽下了這種悔過書的人，如果知道有這麼一會事，一定會感到坐立不安。但後來這一種敲詐的陰謀，並未成功，因為那個速記打字員把他的計劃告訴了另一個人，而這個人却向店中當局說破了，於是店當局就報告警局，由他們去執行法律手續。

『外行』對買賊與『內行』對買賊，其間主要的差別是這樣的：大多數『外行』，在被捕的時候，雖然覺得不開心，但有一種聊以解嘲的安慰。他們往往自認他們的手腳不乾淨，已成了一種習慣，只有坐牢和羞恥的威脅，才能使他們把這種習慣打破。『內行』則不然，他們最恨有人干涉他們的買賣，被捕的時候，不肯坦白直認，更不願簽什麼悔過書。

對買行竊之事，雖有相當長久的歷史，而對買的技巧，却是千篇一律，很少進步。

『外行』對買賊，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往往不管什麼東西，拉在籃裏便是菜，袖之而行。『外行』所特別看得中的東西，要算手套。這種竊盜，多半是『自然發生的』。一個婦人試戴一頂女帽，或試穿一件女衣，等到她突然覺察那職員已轉身去招待另一顧客的時候，她就施用『閃電戰術』，不別而行。這樣，一個平常本來是誠實的好人，在

一剎那之間，却已變做了一個騙子。

但「內行」對買賊之行竊，既不是偶一為之，也不是橫衝直撞，而對於所竊的東西，更有成竹在胸，預先着眼。他們未進店門之先，早已打算要取什麼東西。他們中有許多專竊某一種貨物。有時候他們在外面預先擬好了一張「定單」，如玉器，綢料，香水，藝術品，飾物，皮貨，花邊，內衣，或花籃等物。總之，所竊的東西，必須輕便值價，易於藏匿而速於脫售的。

一個聰明的男性「內行」對買賊（男性對買賊自一九三二年以來，大見增多，因為不景氣的潮流造成了多數人的失業），決不混入婦女所常至的百貨商店，以免引起人家的特別注意與嫌疑。而且，「內行」決不在孔道中逗留徘徊，露出欲取不取，舉棋莫定的神色。他們大多數手法敏捷，技巧純熟，走近預先選定的櫃檯，三言兩語，調虎離山，機會一到，動手就跑。他們活動最忙的日子是在聖誕節和復活節那幾天假期內，其時店中購物者人山人海，此時下手，最容易避人耳目。有幾個測字帶看相，在買客擁擠的時候，乘機摸竊衣袋，這是對買賊的「兼職」。這些「內行」對買賊，都是穿得衣冠楚楚

的。

百貨商店和牠們的互助保護聯合會，對於對實行竊的方法，都是諳莫如深的，因為他們深恐別種人聽到了，難免有臨淵羨魚的心思。但是個中秘密，終不免於洩漏。

數年前，有一個男子走進芝加哥一家珠寶店，嘴裏嚼着一隻蘋果，叫櫃檯後面的職員，拿幾隻戒指出來看看。他在察看戒指的時候，忽然發覺他的蘋果上有一條小蟲，於是皺眉蹙額，裝出一副厭惡的神色，走到門口，把手中那隻蘋果，往溝中一去。這時候他的同黨，正在街沿上閒蕩，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俯身把那隻蘋果拾了起來，然後悄然而去。你道爲何？原來那隻蘋果裏面，已嵌了一隻鑽戒在內啊！所以現在珠寶店內的戒指，給顧客選看的時候，都放在一隻盤上，而暗中繫以金屬物的絲線，必須由職員把一粒鈕子揪一下，才能脫得出來。

不久以前，鐵芬尼商店的經理，在紐約市的臘克辛頓街上，走進一家古董店，瞥見一件價值數百元的瓷器，仔細一看，才認出來，原來那件瓷器就是在數星期之前自己商店中所失竊的東西。調查的結果，發覺那件瓷器是由一個婦人以十九元代價賣給那古董店

裏的。後來她又把一件銀器來向古董店求售，於是偵探就把她拘捕起來。到了這個時候，大家才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從陳列櫃上竊去的。原來警察在這婦人的家中搜出一隻硬紙板做成的堅固的盒子，盒子的頂有一個活門，盒子的大小很適中，可以挾在臂下。活門上面有一張紙蓋着，行竊的時候，只要把那張紙捲在一邊，就可以把戰利品由活門中放入紙盒內。

兩人串同合夥行竊的對買賊，被稱為『連黨麻子』和『動手人』。他們一搭一擋，分工合作。『連黨麻子』故意無風起浪，大驚小怪，移轉店中職員的目標，於是『動手人』就乘機下手。爲了這種原因，所以每一家管理良好的商店，對於顧客上門時的招待和看貨，都有規定的手續，以免上了這種事情的當。

女性對買賊所用的計策，有一種是這樣的：她臂下挾着大包小包，經由孔道中蹣跚而來，走到櫃檯面前，假裝一個不留心，把大小紙包一起打翻在地上。當那好意的職員，俯身下去，替她把紙包一一檢起的時候，她已從櫃檯上攫取了一些東西，而倏忽不見了。等到後來那個職員把大小紙包打開來一看，裏面包的都是舊報紙。

有時候『內行』對買賊，在店門口和他們的同黨擦肩而過，就把他們所竊得的東西，轉交給他們。有幾個十惡不赦的竊賊，竟然訓練一班年青的孩童，來幫助他們幹這件『飛過海』的手法。

往往一個竊賊做這一種神乎其技的手法，甚至那些經驗有素的『眼線』也想像不出怎樣成功的。

譬如，一個婦人從一間櫥窗裏取得一件上等的羔皮外衣而竟沒有被覺察；或一件價值一萬二千元的皮衣，在紐約第五號街的一家漂亮的店舖內被人偷去，而過了幾天，又由郵局寄了回來，這些事情，你能道其所以然嗎？

雖然，有一個『眼線』曾捉到過一個人，這個人專用剃刀割取椅上墊子和椅子背上的花氈，而這種椅子，最好的，其價值達一千二百元之巨。他在紐約好幾家商店內，專做這一套買賣，其中有一家商店他光顧得更勤。最後，這家商店，特地派一條很貴重的花氈，懸在壁上，並派了一個偵探，暗中守望着。過了幾天，果然有一個穿着寬大衣服的男子，非常迅速的從壁上割了一大塊花氈，捲在衣服內，雙手交叉着胸部，大模大樣的

開步走了。但這一會他沒有走得成功，原來他們安排香餌，正是請君上釣呢。

有時一個『眼線』捕到一個女性對買賊，是由於她的行路有異。原來有些竊賊，把東西藏在她們的裙子裏，而學會了大腿不動的行路法。有一個婦人對於這種本領，特別高深，她能在兩腿間夾着一件重的外衣，而走起路來仍很自然大方，非老於此道者無從起疑。女性對買賊的標準設備是一隻藏在兩腿之間的夾袋，連繫到有摺縫的裙子，而裙子上則有一條看不出的狹縫。但她們中也有幾個人不用夾袋而喜歡在裙子上開一條縫和裏面一條容積寬大的燈籠褲。燈籠褲可以裝不少東西，只要你身體不很肥胖而衣服穿得很緊束。但這班女賊中偶然也有一個志氣太高的，兩腿間夾了一捲綢料，走起路來，還想嫵媚生姿，彈動自如。如果一個『眼線』看到這種情形，心中懷疑她是否故作鎮靜，藉以避免嫌疑，那末他可以假作顛躓，撞在那個嫌疑犯的身旁，乘機向她身上可疑的地方，試探一下。

一個女人購買一件外衣，總是東選西擇，穿了又穿，對買賊的施技，就是利用這一種事實。她揀了一件值得竊取的外衣，穿在身上，然後又叫職員再去拿幾件來選看，等到

那職員去拿的時候，她就不慌不忙的走出店門外去了。

有一個婦人，在紐約一家商店內偷了一件外衣，放入夾袋中，到女廁所中去了。然後離去。一個「眼線」在大門口攔住了她，叫她一同到經理室去。到了那裏，那竊賊打開夾袋，怒氣沖沖的顯示那夾袋中的外衣，上面是一張另一家商店的標籤。那個「眼線」正想賠禮道歉的時候，忽然發見那隻夾袋另外還有一層，內藏縫針，棉線，剪刀，以及當地市鎮上許多商店的標籤。原來她在女廁所中的時候，已把那件外衣改頭換面過了。

各商店在對買賊行竊的當兒，本欲馬上加以拘捕。然而，他們從經驗上學得一種教訓，就是在店門內施行拘捕，往往被竊賊反咬一口，說他們正在把貨物拿到亮光下察看，或說他們找尋賣貨員以便交易。那末，因誤捕而要求賠償損失的訴訟，差不多是避不了的。

有一個「眼線」覺得他看見櫃檯上一件飾物忽然不翼而飛，而櫃檯前面正站着一個衣服整潔的青年人。那「眼線」不照通常的手續，冒冒失失的走上前去，要求那個青年，

把上衣脫去。那青年也不拒絕，依言而行。這時那『眼線』心想自己一定弄錯了。於是打躬作揖，賠禮道歉，並替那顧客把外衣穿上，不料在替他穿衣的當兒，那『眼線』的手觸及那青年的肩上，覺得有異，襯衫裏面，似乎有一些可疑的東西。當他們在經理室內，把這個青年的上衣一齊脫去的時候，他們發見這一個竊賊身上穿有一種像魔術家所穿的馬具那樣的東西。原來他身上藏有機關，一根線橫過兩肩，分左右，沿手臂，直通至每一隻手腕旁。線的一端，繫以一隻夾子；另一端輕輕一拉，便可把夾子所夾的東西，縮入袖中，溯臂而上。

其他對買賊，也有用手提袋或包得很考究的紙包，這種紙包的旁邊或底下，設有暗門。他們把這些手提袋或紙包放在櫃檯上，一隻手拿了貨物，橫看直看，絆住了售貨員的注意力，而另一隻手却在暗撥機關，掛取東西。當然，家眼不見野眼見，離櫃檯數尺之遠，在孔道上東張西望的胖老婦或瘦小子，說不定是一個『眼線』，那只能算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還有一些『票友下海』的竊賊，往往手中拿了一柄洋傘，以便囤積一些零星的小東

西。另一種老法子是在大衣上做一隻特大號的口袋。

當然，商店中人，對於這種五花八門的詭計，也能洞燭其奸而加以防備。但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行竊的成功與否，全視手法的敏捷和笨拙，此外，最重要的是必須找去一種地方律師所謂「犯罪的意識」，就是要不慌不忙，鎮靜自若，一點也不能有「做賊心虛」的痕跡。

有一個女子，因竊取一件銀器而被捕，第二天她的一個朋友走進店中，把一件同式同樣的銀器出價購了回去。等到那女子在法庭受審的時候，把購貨的條子是交法庭，作為反證，但條子上的日期已私下改爲那女子被捕一天的日期。但那店裏的人，早已防到有此一着，所以在購貨條子上，有三個共同簽下了名字，因此他們就共同證明那購貨條子上面的日期，已被塗改過了。

對實行竊固然需用鎮定的頭腦，但你若把已經竊得的貨物，向店中退貨還錢，則更需要有膽量。有的商店，派一個偵探，站在退貨檯旁，專門留意這一種「把戲」。雖然大多數商店，對於沒有標籤的貨物，例不退貨還款，但顧客如果把貴重的貨物退回掉換價

值較低的東西，而以相差之數，折現退還，那也時常可以照辦。對買賊有時甚至買了許多種類相同而價目不一的東西，用偷天換日之法，把價碼較高的標籤，改貼在價錢較低的貨物上，然後一本正經的掀起面孔向店中交涉，要求退貨還款。

店中職員們，有的也參與對買行竊。當店規鬆弛的時候，職員們也會串通了朋友或親戚，前來購貨，在包裝的時候，把數倍於代價的貨物，包在一起。有許多百貨商店，採取一種嚴密的職員間諜制度，連商店互助保護聯合會也在其內，表面上是專門從事於偵察外人的對買行竊，而暗地裏對於自己的職員們也「另眼相看」；雖然如此，但職員們的「走私」，仍舊是很活躍的。

大多數商店的「服線」每喜無中生有，大提其浴帽風，對於職員所有一切行動，總是「拿着鴨毛管管令箭」，以便討好上峯，而保持他們的飯碗，甚至職員過於接近了一個完全合法的工會，也在報告之例。

竊盜的行爲本來不是令人感到趣味的的事情，但你看看到三四個身穿斜紋棉布衣服的人，大膽三步的走進紐約一家百貨商店，扳着一本正經的面孔，像煞有介事的把一隻大鋼琴

扛出門口，人家還沒有打聽明白他們到底是怎等樣人，他們却已把鋼琴載上卡車，疾駛而去了，這時候不由你不顯出會心的微笑了。（By Ralph L. Wood作 嚴安宇譯）

夏季生活

一

當十九世紀初期，哲斐孫總統（Thomas Jefferson）爲了要證明在新世界的氣候中動物（包括人類）並不致退化起見，便把一隻大麋鹿的骨骸送到國外去，以却尚存觀望的歐洲人士之疑。我們在美國的人向來爲人這樣誤解着，直至今日還是如此。在今日淪於戰禍之歐洲，已無人懷疑我們的能力與財源，然而他們對於我們的神經，則尚存懷疑。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們是一個坐立不安的民族，終日努力着想發財，老是往前直衝而不自目的何在，故而缺少判斷力與一定的目標，凡事只要能刺激我們神經，使我們大大發洩一下的，我們就幹。

以上所云，乃係多數本外國人所寫關於美國的畫之大意。真的，這是報人的一種看

法，這種看法或由讀書得來，或於美洲「搥足者先登主義」時代，或於新近遊歷美國一年中的努力時間內的大都市時得來。只是那種看法也頗有真理。我人回顧南北戰爭後之發財狂時代，或閱讀強盜稱王時期企業家，政治家，或財政家之傳記，即知美國歷史過程中確有一種神經之緊張。這般未來百萬富豪不知閑散爲何物，這樣下去終必走上神經衰弱之一途。那般領袖沒有工夫享受家庭的樂趣，沒有餘力去從事文化與教育，除冀求更大之權力外，更無其他目的。美國的工業與經濟是與他們的理想相適合的。這一切亨利亞當看得很清楚，他那本有名的自傳有幾處甚爲悲觀，也就是這個緣故。

只是沒有人會否認一個變動已經蒞臨了。這個心理上的變動，其原因很多——有的是有關經濟的，有的是有關教育的。我這裏只擬討論一種原因，只是那個原因，雖則甚爲顯然，然討論美國生活之變遷者甚鮮注意及之。於過去數十年中所寫關於美國社會史之書籍中，於美國人民暑期之生活對於風氣之影響一點加以伸述者，殊不多見。我們要了解今日之美國，須先明瞭美國人的夏天是如何過法的。

我們生活習慣之大變動，由於少數人之生活方式初則漸漸地後則迅速地爲成千成萬的

大眾所亦能享受。因為汽車之大衆化，美國人民對於美洲氣候的適應，財富之增加，以及城市破天荒的生長，美人的一般普通人民之生活，已與從前大有不同。

二

這個變動當我年少時便開始，那是二十世紀開端的前後數年間，當時人心雖則甚爲恐慌，然物價工資以及一般的收入均在不斷地增加。就在那時，向之僅爲富者之奢侈品，僅爲教授牧師醫師所能享用者，而今美國的一般中等階級的人士亦開始可以受用。也就在那數年中，上等工作階級以及工人的工作時間開始合乎人情地縮短。當一八八〇年——一八九〇年，我父親七時進廠做事，六時後才回家。只是到了一九〇八年，這倒成了一種變例。工作時間各地均在縮短，向者假期僅一星期者，今則延長至三星期。因爲閑暇時間之增多，凡附近電車所能到達的海灘湖澤的四周，簡陋的木板房屋便蓋造了起來。

只是大變動是與汽車俱來的；汽車使任何人能赴避暑區域。這個時期，大約說來，是在前次歐戰方興未艾時起至戰爭結束時止那段時期中，那時汽車已不復是奢侈品，而是

種公衆得利用的工具了。於大戰時我去消夏的那康納克脫格脫州的農村裏，當時我們也聽外面有人喊：「一輛汽車駛過了山時，我們會跑到山畔去觀看。到了一九一九年時，汽車（那時冬季還是把汽車藏起的）已是一種中等收入的人們的普通必需品了。

其影響所及，第一件事便是避暑機會之擴大。從前欲往鄉間去過清閑生活，得購用火車月票，而且須住在車站附近，如今則成千成萬的人都可往附近的鄉間去享受那種生活。這麼一來，他們的暑期生活都有點像過假期了。在那些小城市的四週，在緊張生活區域以外，在山上與山谷中開始有人去居住。

在火車地帶以外的區域，因為有了這種新式的交通工具，便開始起了變化，在那種區域本來居住着的人們看來，簡直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各地旅舍開設了起來，原有的旅舍則復興了起來，這許多旅舍以及好幾千所路旁的小木屋是給遊歷家居住的，一到夏季便每夜宣告客滿。古舊的人家的住屋便加以油漆，使看去富裕些，以便給遊客居住。女的打掃房屋，每夜給客人備飯。男的耕耘田園，並給客人講述當地的往事。只是對於美國生活之由緊張而趨於鬆弛最有影響者，便是把很多的地方變為住宅區。

這在新英格蘭以及中部數州最爲顯著。最值得注意者，便是康納克脫格脫州。牠的海岸各地，交通甚便，因低薪階級閑暇時間之增多，該地便有人滿之患了。只是現在康納克脫格脫南部已自荒蕪衰落的田地變爲森林地帶和新的夏季避暑區域。該地的地價在一九二〇年每畝僅值七元，以後漸漸漲價，到了一九三〇後較佳的住宅地皮已漲到每畝六十元。在人口較密，交通較便的地帶，地價漲得更高。在白克郡，本雪爾凡尼亞，北加老利那山，以及密雪根湖等地，本來只有木屋或是荒地，而今別墅在在皆是。因爲汽車，財富，與夫閑暇之增多，中等階級的美國人本來只有一個住所的，而今却有二處住所了，因而他們的生活也隨着轉變。說也奇怪，那一九二九——一九三二的不景氣，非但沒有使這種享受停止，却更促進了這種享受。當時有成萬的人失業，這般人發現住在鄉間較爲省錢。當他們的一切均已失控時，他們的汽車却沒賣掉，祇要有了一輛汽車，樸素的暑期生活可自四月延長至十一月。

過夏的方式是和前不同了。就是最低級的薪給階級，雖不能每夜出去遊玩，却至少得個週末總可以往森林或海濱去享受假期生活。除開汽車或打高爾夫外，他們尋求的並非

活動。他們已脫下長襪穿上短襪，或是改穿更便服；他們使上一代的人難以置信地去過閑散生活去了。當英國人乘空閑時去爬山打獵或旅行時，美國人在暑天却不喝咖啡而飲冰過的茶，不著皮鞋却穿拖鞋，走出公寓移居湖濱寬敞的屋子裏去了。總之，他們的精神經自緊張轉到鬆弛。我們的氣候，自九月或十月到四月或五月這幾個月間，是世界主各地中最令人興奮作事的期間；至於自暮春至初秋乃是最令人鬆弛的時候。當美國人隨氣候而閑散時，美國的夏季便成爲甚重視的一種全國人民的特色了。

三

這種新的暑間生活的風氣雖爲人所熟知，其重要性却尚爲人所忽略。我知道有一份勤作的人家——是一個有錢讀大學的人家，那男的整個暑期中是空閑着的——他們在六月裏便帶了點必需的物品，駕了一隻平底船，到一個很遠的沒有陸路可以到達的一個湖的島上去，像他們的移民祖先似的住在那裏，一直到下霜的時候才回去。我還知道一個書店做事的女子，她雖祇有二星期的假期，却總把她的汽車準備了停在門口，在每個週末以及夏季的下午，她便駕着車天南地北地去玩，直到看中了一個旅舍，便在那裏過宿。

男人們在冬天工作甚為緊張，一到夏天却甚閑散。女子們在別的季节終日忙着交際和研究學問，在夏季中便往鄉間或是山中種花除草去。

我在這裏不擬討論閑散的境處。我亦不擬述及琅島 (Long Island) 或是新澤西 (New Jersey) 海濱或是芝加哥湖邊的那般無產階級的夏季生活。那幾處生活的轉變亦甚是重視，然不足以代表美國生活的特點，足以代表的還是中等階級。我却也沒有忘了農民。對於農民，夏天表示更多的工作，因為收入的減少，他得多賺點錢。我這裏所講的是一般的美國人——生意人，律師，教授，醫生，等等——每年收入在三千元至一萬五千元之間的那種人，這般人向大百貨公司購物，住的是公寓，或是一家住一所房子，間或到國外去，這般人也就是一般作家尤其是歐洲人心目之中的美國人。

除此以外，美國的夏季生活之所以與其他地方的夏季生活不同者，還有兩個特點。第一便是兒童的夏令營。如果我們把那一般只過一二個星期的篷帳生活的童子軍也算進去，美國的兒童在夏天去夏令營的總不下二百萬。這在兒童看，便是富家子弟之享受的擴張。在父母看，這當然是一種與前不同的暑天生活，他們神經得以鬆弛，可以自由旅

行，可以去住在很靜很遠的農家休息，只是爲孩子們的幸福着想，它也住得太安靜太遠了點。

四

這種暑期生活之發展，並非由於閑暇之增多，雖則美國的財富之增加使這種生活能夠實現。並且也非由於汽車。兒童營是都市化的結果。在我幼年時所過的暑期生活，是在樹木蔽天的幾所屋子組成的小市鎮裏，在屋後有天井，開出後門就是鄉野，可以自由踴躍，這種生活在今日千萬中等的家庭已無法消受，他們今日是在房子造得很高的都市裏過着立錐之地的生活。在暑天，除街道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遊戲，因此只要他們的父母能力所及，他們就到樹林子的木屋裏去住，在那裏終日可以遊戲，晚間便聽故事。這是一種風氣的轉變。然而奇怪，社會學家不會重視這點。

美國的夏季生活的另一特質便是暑期學校。因全國學生人數之激增，利用夏季以求教育乃爲自然而然而事。因經濟寬裕，在假期中之兒童已無做工之必要。其他尚有許多成年人，因在別的季节工作繁忙，欲更求學問而不可能，於是暑期學校尙矣。暑期學校在

美國人已經成爲一種普遍全國的事業了。暑期學校生活是一種夏天假期式的生活。暑期教育是一種鬆弛的教育，在優美的環境之中以閒散的態度出之。暑期教育是工作與假期之混合，是與美國式的夏季生活俱來的情緒之鬆弛的一個例子。

我曾說過美國式的夏季於人們的心理方面頗有重大的影響。我們如說美國式的夏季生活足以影響人們的生理，那或許還更妥切些。我們的歐洲旅客的見解是不錯的——美國城市裏的奔波緊張，與夫煩心的市籍，不斷的電話的打擾，中年女子的長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約會備忘表，青年母親的答處張羅極力設法爲子女謀利益，新聞紙上的驚人消息，驚神盪魄的電影——這種生活，如果繼續下去，是不會合理的。內心的生活居於不重要的地位，頭腦不能安靜。中古時代的哲人推薦三位大醫士，休息醫生，戒酒醫生，與快樂醫生，這三位醫士中，第一位從未進過門，第二位醫生的用藥已主張每次飯前飲啤酒，在美國第三位醫生却是撒私的里亞。我在紐約已住了許多年了，却祇看見過一個閑散的人，他是一個剛自南方來做工的黑人。

幸而我們有夏季生活，所以我們一年做工的時候僅有九個月，我們的神經於過九個月

的繁忙生活則尚足以應付。九個月的繁劇生活，三個月的閑散生活，已成爲中等階級美國人的一般經驗。

五

所奇者，我們於九個月中工作的濶子雖已加速，我們神經毛病的徵象却較前一代的人爲減少。如果十九世紀的美國人與外國作者的意見有相同之處的話，那便是他們均認我們全國人們普遍的病徵是消化不良。只是這種病徵顯然已在減退了，真是，現在這一般最年青的一代恐怕已經不知道消化不良爲何物了。一個典型的美國人已不像珊叔叔 (Dad's) 那樣骨瘦如柴，臉上露出筋骨——消化不良的一種象徵。他已有如德國人那樣胖，可幸得很，頸部却沒像他們那般粗。他的臉容圓潤。現在的婦女的臉色也不如從前的新英格蘭人那麼帶菜色。自醫藥廣告上看來，疝痛，胃氣，便秘等病現在還普遍，由於終年奔波互相競爭而來的那一種五臟的病痛以及營養不足已消滅了。我們在汽水櫃台上胡亂吃點東西充飢，我們的身體却仍胖胖的，精神亦殊飽滿。婦女的衣袋及提囊裏本來裝着薄荷蘇打的，而今置放着鎮靜劑。我們現在已沒有消化不良症了，如果我們的

精神不佳時，乃是由於別的毛病所致。

我毫不懷疑這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夏季生活。我新近讀一本法國人論美國的書，依照那本書裏所述的那種日夜奔波活動的生活，美國的人，無論男女，確乎以爲然的。然而在夏季裏多數的美國人是並不受這種生活的強制的。那位法國人回國得太早了。他沒有等着看我們的夏季的弛鬆而接近自然的生活。

至於紐約的夏季生活，我以爲與在公路，森林或是海濱的那種夏季生活同樣顯著。紐約是從不放假的，只是一屆暑天，紐約也如女子出去會情人似的變更樣兒。服裝，臉容，舉止，聲調，思想，一到夏季，均與他時不同。在夏天，即在中午的時候，市容也懈弛了下來。在那行人稀少的派克路上，汽車不復作怒吼聲，却作嗡嗡聲了。在小街道上，兒童們視人行道如屬於他們似的，可憐的穿着襯衫在階梯坐着；在公寓的窗畔邊頭女人們傾洋洋地倚立着。在冬天的時候，鄉野對於紐約似乎很遠，然而到了夏天，馬車載着鄉野的花草綠色的蔬菜到都市裏來。都市裏的美國式的夏天，其最顯著的象徵便是一到下午四點鐘，大批的人們開始擁到地底車火車船隻上去，他們是到海濱或是鄉間去

尋求娛樂休息去的。因為晚間行人的稀少，第五號街便成為情人們盪手踱步的地方，在無線電城（Radio City）和公園的欄杆邊頭倚立着一般閑人。這種對炎暑表示屈服的優閒情調，自六月開始一直至勞動節（通常為九月第一星期的星期一）才終止。這是對於我們美國人們繁劇生活的一種調濟。

美國人士雖也有在冬天往熱帶去休假的，然這總是少數人的享樂，是難於普遍的。在我們這種氣候中，能和緩我們生活的，是適當的夏季生活。我幼年的時候，軟領襯衫是叫棉球衫的，成人穿了，無論是做事時或是在家裏，視為是失身份的事。腰帶是僅用於浴衣上的；對於成年人星期六的下午和其他的日子沒有什麼不同。那時把衣領翻下來是認為不尊貴的。只有兒童們在夏季才能過自在的日子。

至於現在的夏天，多數的美國人是變得年青而隨便了。因冬天緊張的結果，並為準備將來做事可以更有精神起見，我們一到春季的末日便開始如青年那樣地閑散起來。一到九月初的時候，美國人便扣上他們的拉領（Snap），打緊他們的領帶，深長地呼吸了一下，又開始忙碌了。在九月裏，他們開始抱着新的希望新的計劃，開始做新的工作。

經過一個漫長的夏天的閑散後，一待楓葉紅時，我們的精神又甚飽滿。

如果來遊歷美國的外國人能等着看看我們的學生生活，他們就會知道爲什麼我們還生存着，沒有瘦弱，却更豐滿了。他們也會知道我們正在發軔着一種新的人生哲學。美國的舊式冬季差不多把我們初期的移民先輩消滅掉了。那般沒有看見我們怎樣度夏的歐洲人預言我們的神經必出毛病，然而這新式的美國夏季必能使我們免去這種危

• (By Henry Seidel Canby 何文介譯)

By Henry Seidel Canby

天下叢書

美國生活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編選者

陶亢德

國內代理人

戴行遙

出版者

亢德書房

代發行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上海赫德路67弄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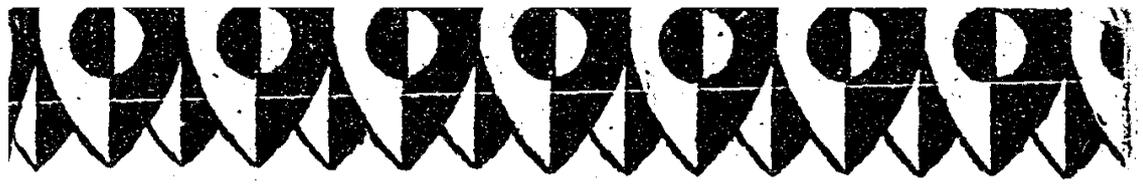
重慶民族路二一六號

營業部 重慶民權路三七號

印刷廠 南岸敦厚下段67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渝版

實價國幣三元五角
外埠另加郵運費



新 生 圖 書 女 子 公 司

1917年